

丙子冬日

國民政府的政績

李蘆洲重編

丙子冬日

國民政府的政績

李蘆洲重編

民國三十三年十一月十一日
民國三十三年十一月十一日
民國三十三年十一月十一日
再發行
再發行
再發行
再發行
再發行
再發行

歡迎
編案

定價八角

主編者 李 蘆 洲

發行者 朱 鳳 栖

印刷者 庸報社印刷部

天津法界二十六號路二十七號

發行所 庸 報 社

電話 三〇六九四 三三四四二
三二六四四 三二六六八

言猶在耳

殷汝耕題

國民政府的政績序言

蘆洲李子志堂授余國民政府政績一書，讀之如禹鼎鑄奸，魑魅魍魎，形象畢具，民有戒心，不爲蠱惑，其功偉矣。自國民黨竊柄以來，種種失政，人神共憤，然猶箝制輿論，防民之口，僅有官方之宣傳，而無民衆之呼聲，是以民怨沸騰，而報章猶歌功頌德，天下矛盾之事，無過於黨國之政治也。國民黨專政之成績，外則樹敵強鄰，喪失領土，猶引蘇俄革命政府初成時失地爲例，何其不類也。內則外戚總攬財權，內債二十萬萬，加以法幣政策，民已敲骨吸髓，無以聊生。今且大舉外債，依歐美各強國爲護符，其獍猛，窮兇，極惡，毒辣，數千年來中國政治史中，暴如桀紂，譎如操莽，惡如董卓，黃巢，朱全忠，張獻忠，李自成輩，均所不及也。夫以如此萬惡之政府，南方各省人民，迫於淫威之下，敢怒而不敢言，吞聲飲恨，俯首帖耳，受其統治。所謂士大夫者，甘其餘瀝，佻佻倪倪，爲虎作倀，殘民以逞，天下可哀之事，誠莫過於此也。溯國民軍將出長江時，漢滬蘇杭所謂士大夫者，亦嘗奔走呼號，謀以對付，迨國民軍出長沙，佔武漢，都江寧，其惟一政策，即把持金融，最初發二五庫券，繼而裁兵整理等債券，源源發出，民之脂膏，源源吸盡，今已二十萬萬矣，法幣政策實行，即人民之賣身券已寫就，所謂吾且柔之矣，無如之何也。嘗謂黨人之事，初到長江時，猶盜入人室，而奸其處女，初尙抗拒，家僕亦嘗倒挺狂呼，無如四鄰遠隔，終鮮應者，於是守身如玉之處女，竟至被奸，寢假而懷孕生子，所謂紀綱之僕者，因得盜小惠，亦遂安之，黨軍初到時，強發債券使人民就範，猶強奸處女，士大夫之甘其餘瀝，猶紀綱之僕得盜小惠，今皆認賊作父，恬不知恥，天下可哀之事，孰又有過於此也，李子熱心時事，勤於搜羅，以生花之筆，敘述黨政府失政，使天下共知共見，其

痛快淋漓，如并州之剪，哀家之梨，吾知此書於國家興亡，民族盛衰，所關至大，初版無多，復懇愿其續印，爰爲之序，而發其端。

中華民國二十五年丙子十二月

冀東通縣池宗墨序

自序

予曩編國民政府政績一書，將國民黨十五年以來篡國竊政之經過，與以鈎稽抉別，如黨部之黑暗，財政之紊亂，外交之失敗，內政之腐化，軍事之糜費，以及黨國要人之朋比爲姦，獨裁肆虐，內鬨頻仍，貪污特著，凡所以禍我國而殃我民，閉中華千古未有之紀錄者，均詳細加以事實上之引證，並附以最新的圖表之解釋，綱舉目張，力求確鑿，揆其用心，亦無非慨於國事之日非，黨禍之日烈，欲藉以警惕國人，加強其反黨救國之決心耳。迺刊行以來，見之者每譽爲鑄鼎圖奸，燃犀燭怪，魑魅現形，足當筆伐，既獎飾之逾恆，益勉勵於無已。然此要亦爲國民黨失政之深，作惡之甚，國人心理，久已厭棄，方得以此頑拙之筆，草率之著，竊比附於陳孔彰罵曹之檄，駱賓王討賊之文，博天下之稱快，獲國人之同情也。而返躬自省，此書原係當時急就之篇，調查庸有未周，搜羅尤多未備，以國民黨此十年來彌天之罪惡，濯髮難數，其勉能指摘而出者，恐尙不足以盡其萬一，則於平生嫉惡之本懷，及口誅筆伐之天職，亦或有所未盡，不足以對國人焉。茲乘諸同志慇懃續印之便，乃不惜竭其心力，將前作略加修正，並特別注意於補充資料，校正圖解，雖不能卽期其盡美盡善，要當使其益臻翔實，俾國民黨人再不能逃罪於天地之間，以早獲得舉國人民最公正之裁判。但能人心不死，黨惡貫盈，民國有匡復之望，衆庶得衽席之登，外足以協和隣邦，內亦可重興民治。則區區之用心爲不虛，而此書之價值亦常在矣。

中華民國二十五年十二月

李蘆洲序於津門立志堂

國民政府的政績自序

重編國民政府的政績目錄

題 字..... 殷汝耕

自 序..... 池宗墨
自 序..... 李蘆洲

第一章 南京政府的財政

- (一) 驚人之內國公債..... (一)
- (二) 收入大部供內戰..... (一〇)
- (三) 所謂建設費乃軍事建設費..... (一八)
- (四) 軍政費與世界各國之比較..... (二三)
- (五) 最後一着『現銀國有』..... (二四)

第二章 南京政府的外交

- (一) 空前之國土斷送……………(二九)
- (二) 對外絕不抵抗……………(三三)
- (三) 擁兵不救與日相通……………(三五)
- (四) 賣國有賞救國有罪……………(三八)
- (五) 國聯外交之欺人……………(四一)
- (六) 分期出賣之可怕……………(四三)
- (七) 邊疆不值一顧……………(四七)
- (八) 媚外成性……………(四九)
- (九) 結論……………(五二)

第三章 南京政府的軍事

- (一) 北京政府的內戰及內戰時期一覽……………(五六)
- (二) 南京政府的內戰及內戰時期一覽……………(五七)
- (三) 民國以來領袖人物當政年數及其內戰次數……………(五九)

- (四) 內戰與蔣介石的人格……………(六二)
- (五) 反蔣陣線……………(六四)
- (六) 內戰的損失……………(六九)
- (七) 蔣共戰事之一隅……………(七三)
- (八) 西班牙內戰或將重演於我國……………(七九)

第四章 南京政府的內政

- (一) 萬惡的一黨專制……………(八四)
- (二) 萬惡的軍閥專制……………(八六)
- (三) 破天荒之浪費公款……………(八七)
- (四) 殖殖器關係與同鄉關係超乎一切……………(八九)
- (五) 兼差數字駭人耳目……………(九一)
- (六) 貪污爲世界所無……………(九七)
- (七) 彈劾是笑話……………(九八)
- (八) 懲誡更可笑……………(九九)
- (九) 豺狼當道……………(一〇一)

第一章 南京政府的財政

(一) 驚人之內國公債

國民黨的先總理說：『政是衆人的事，治是管理，政治是管理衆人之事』。這句話最少國民黨的人應該承認是對的。根據這句話的邏輯推論起來，政府是管理衆人的事的總機關。這總機關的好壞，就拿他對衆人之事管理的好壞，可以斷定，如今我們就依據這個原則，來稽核這十年來國民政府的好壞。

在管理衆人之事上，財政的管理是最重要的。因為政府是拿人民的錢，代人民做事的機關，錢上的一入一出，就是政府的財政。財政上出出入入的賬目清楚，做出來的事值得人民所負擔的金錢，那就是好政府。反過來說，政府在收入支出上，賬目不清楚，甚至至於無賬可查，那就是一個混賬的政府。拿了人民的錢，儘管有出出入入的賬目，却沒有替人民做正常的事業，這依然是個混賬的政府。這十個年頭的國民政府，他的財政，在賬目上清清楚楚嗎？他拿了人民的錢，拿了人民血汗的錢，代人民做了正當的事業嗎？這些問題我們不願拿意氣來回答，我們並且勸一般國民不要拿意氣來回答。我們如今要拿十年來國民政府的事實，來回答這些問題。

我們先看這十年來，國民政府到底用了我們多少錢？這筆賬當然算不清，因為他在財政上就沒有賬可查。不過我們可以拿一件事來做稽核的根據，其他就可用『以此類推』的原則來推想。這個稽核的根據，是國民政府舉行的內債。憑什麼我們拿內債來做稽核的根據呢？因為在別的收入上，他們可以含含糊糊的混過去，內債的收入是不能混的。不是政府不想混，是債主不肯讓他們偷偷摸摸的混，因為內債倘若偷偷摸摸的混過

去，債主將來向誰去要錢呢？

談起內債這件事來，國民政府的成績，那就驚人了。大家猜猜，國民政府在這短短的十年內，到底借了多少內債呢？從民國十六年，到民國二十五年三月止，國民政府統共借了二十三萬萬餘元（二，三零一，一五二，七八二元）。這數目國民不覺其大嗎？換過來說，國民政府執政以來，除了我們向他貢獻的正捐正稅，擔負的苛捐雜稅外，我們每個小百姓身上，添上了六塊大洋的債務。這二十三萬萬餘元的內債，國民黨肯代我們還嗎？蔣介石宋子文孔祥熙以及其他黨老爺們會代我們還嗎？他們說：『羊毛出在羊身上』。這是國民的債務，這是奴才們的債務，這是國民的責任，這是奴才們的責任。可憐我們小百姓，拉車的，挑担的，聽差，老媽，甚而至於行乞的，討飯的，龍鍾老者，黃毛小兒，我們都有六元錢的債務在身上，這不是隨便捏造出來的，請看下面的數字表：再參看財政部公佈的數字便明白了：

國民政府

發行之內國公債

年份	本年發行額	累 計
民國十六年	81,090,074	81,090,074
十七年	103,000,000	184,090,074
十八年	243,000,000	427,090,074
十九年	174,000,000	601,090,074
二十年	416,000,000	1,017,090,074
廿一年	<small>此年未發行公債專向銀行暫時高利借貸</small>	1,017,090,074
廿二年	134,000,000	1,151,090,074
廿三年	144,000,000	1,295,090,074
廿四年	<small>此年與二十一年同例</small>	1,295,090,074
廿五年上半年	500,600,000	1,795,690,074

統計國民政府發行公債三十三種，共二十三萬萬餘元，民國二十一年二月，曾一度爲公債之整理，無甚成效，民國二十五年二月，財政部以稅收短絀，公債基金動搖，上海債券市價，起劇烈之變化，爲統一整理換償舊有各債券，兼以另籌新欸起見，發行統一公債十四萬萬六千萬元，又爲平衡國庫收支，撥存平準債市基金，發行復興公債三萬萬四千萬元，又以建設爲藉口，發行建設公債一萬萬二千萬元，發行國庫短期憑證一萬萬元，在今年財政部所公佈者，爲二十萬萬二千萬元，前所舉二十三萬萬餘元之數字，係有未經財政部公佈者。（二十三萬萬餘元之數字，見國聞週報第十三卷第六期）

國民黨不是罵從前的北京政府黑暗嗎？國民黨不是拿『打倒北京的貪污政府』來號召國民嗎？真謝謝他們『弔民伐罪』的恩惠呢？不考察事實的人，或者要說北京政府與南京政府是『以暴易暴』是『一邱之貉』在事實上考核一下，纔知道南京政府與北京政府相比，北京政府是豺狼，南京政府直是虎豹，纔知道中國的政府是『每况愈下』纔知道中國的政治是『一代不如一代』，口說無憑，我們拿事實來證明。

我們要知道，從民國元年到民國十五年，北京政府統共發行的內債，不過六萬萬餘元。與國民黨比較起來，才及四分之一，若以每年平均比較纔算五分之一，倘拿個人的担負來比較，北京政府代我們借的債，每人不過一元半，而南京政府代我們借的債，每人却有了六元了。

這樣的比較還不公平，我們要查查，北京政府有多少年？南京政府有多少年？北京政府從民元到民十五年，每年平均發行的內債，不過四千一百多萬元，而南京政府從十六年到二十五年，共借內債二十三萬萬餘元，平均每年二萬萬三千萬元以上。國民政府每年發行的公債，比較北京政府每年發行的公債增加到四倍。南京政府時代發行的公債，在民國十八年那一年就是二萬萬四千萬元，在民國二十年那一年就是四萬萬一千六

北京政府歷年所發行之內國公債表

年 份	本 年 發 行 額	累 計
民 國 元 年	6,248,460元	6,248,460元
二 年	6,842,200	13,090,660
三 年	24,970,520	38,061,180
四 年	25,834,155	63,895,335
五 年	8,770,515	72,665,850
六 年	10,516,790	83,182,640
七 年	139,363,760	222,546,400
八 年	28,358,700	250,905,100
九 年	121,960,450	372,865,550
十 年	115,362,248	488,227,798
十 一 年	83,234,910	571,462,708
十 二 年	5,000,000	576,462,708
十 三 年	5,200,000	581,662,708
十 四 年	23,000,000	604,662,708
十 五 年	15,400,000	620,062,708

總計北京政府十五年間共發行內國公債620,062,708元
平均每年發行 41,337,514元。

總計南京政府十年間共發內國公債 2,020,000,000元。
若據財政部尚未公佈者加入則為2,301,152,782元。
平均每年發行230,000,000元。

北京政府與南京政府內債發行額比較表

項 目	種 數	金 額	百 分 數
北京政府	28	620,062,708元	21
南京政府	33	2,301,152,782元	79
總 計	61	2,621,215,490元	100

截至民國二十五年止。

百萬元，在民國二十五年上半年就是五萬萬六千萬，這是多麼可怕的一個數目。總之南京政府無錢應急，就是發行公債，這是它們的財政政策，其由公債換來之現金，不外供蔣介石之軍事揮霍，從沒有用在百姓身上，此中內容，留待以後詳述，茲先將北京政府時代，發行公債數目列下：

倘我們拿民元到二十五年這個時期，劃分五期來比較，第一期（民元年到民五年）政府不過借內債七千二百萬；第二期（民六至民十）政府不過借債四萬一千萬；第三期（民十一至民十五）政府不過借債一萬三千萬；第四期（民十六至民二十）第五期（民廿一至民廿五）所謂國民政府時期所謂革命時期，所謂三民主義時期，借債廿三萬萬以上，以全債百分比比較，第一期佔全數百分之三又三四，第二期佔全數百分之一四又二三，第三期佔全數百分之四又五一，第四期却佔了百分之三四又八二，第五期佔了百分之四三又一零。這又是多麼可怕的一個比較？關於這種比較可參看下列數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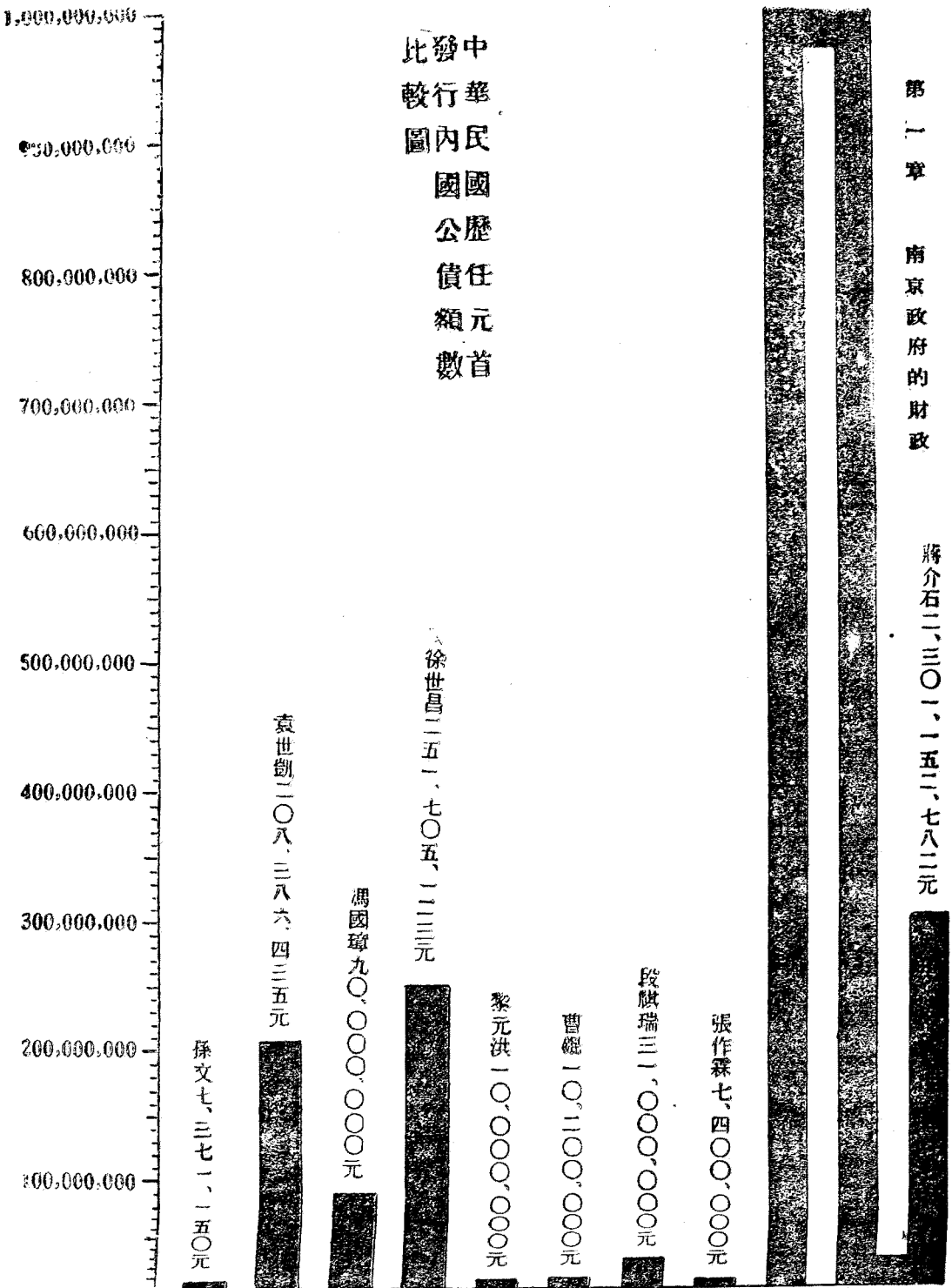
內國公債發行額分期比較表

項 目	種 數	金 額	百 分 數
第 一 期 民 國 元 年 至 五 年	6	72,665,850元	3,34
第 二 期 民 國 六 年 至 十 年	9	415,561,948元	14,23
第 三 期 民 國 十 一 年 至 十 五 年	13	131,834,910元	4,51
第 四 期 民 國 十 六 年 至 二 十 年	12	1,017,090,074元	34,82
第 五 期 民 國 廿 一 年 至 廿 五 年	21	1,284,062,708元	43,10
總 計	61	2,921,215,490元	100,00

五

上面是拿南京政府與北京政府比較，結果，南京政府的腐敗，遠在北京政府之上。南京政府實際上就是蔣介石的政府，蔣介石是以打倒北洋軍閥做號召的。那麼拿他與北洋軍閥比較比較，又看他的成績怎樣？後面就是一張中國歷年來當國元首發行的內債比較表：

中華民國歷任公債總數
中華銀行發行之內國公債總數



這裏我們還應注意一點，上面說的是長期公債；短期公債的數目還不在內。短期公債的數目，爲數太小，并且遠過北京政府時代的數目，那是不問可知的。在千家駒先生的『中國的內債』那本書上，有這樣一段：

「政府向各銀行抵借之短期借款，墊款，透支等，北京政府時代之各種債務，我們有財政整理會的材料可以利用。南京政府時代，完全是一個秘密，除掌度支及參與機密的一二屬員外，我們自然無從知悉。不過有時從報紙中洩露出來一些消息，則知今日政府欠各銀行之短期借款，決非少數，殆可斷言」

這是專門研究財政的人的見解。這種見解，當然我們用不着懷疑了。所以在這十年來的國民政府期中，他們到底借了多少債，我們不知道，據二十四年財政部公開發表向銀行界政治借款有八千五百七十萬元，其不公開，付諸秘密者，當不在少，我們小百姓，更不要以爲這些債分文都到了政府，都作了公家的開支。這裏邊的問題還多得很呢。千家駒的書裏又有這樣一段話：

「公債利率常在一分五六釐以上，然發行價格與實際價格相差甚遠，故實際利息亦超過名義利息甚遠。設債券本身不因政局變動，而得完全償清，則其利息通扯當在三四分以上，即依新辦法，利息亦在一分五釐以上」。

上面這段話，大家看了或者尙不明白？我們如今再舉例來說明，例如政府發行一種六釐公債，發行價格定爲一百元，實收九十四元。這樣的公債，除去折扣，除去預付利息，除去募集費用，除去匯水，實際淨收總不過七八十元。發行公債的費用，還不止這些，再除債票印刷費，還本付息手續費，各項零星雜費，如此推算，政府在公債上得到的實際利益更少了。用這種推算法去計算利率，那利率就遠在六釐之上了。政府在

公債上吃虧的地方，還不止這一點。政府發行公債，總在需款甚急的時候，所以南京政府每次發行公債，總是預先用債票向各銀行抵押現款，然後由各銀行陸續按市價去出賣債票，等到債票售出，再行結賬。抵押債票的辦法，等於小民拿貨物進當舖，政府能拿到的現款，比票面價格總低得很多。有時候抵押到的款是票價的對折，或六折。那就是說，一百塊錢票價的債票，只能抵押五十元或六十元。同時我們更知道，因南京政府發行內債太多，公債出售的時候，市價竟有落到三四十元以下的，在這種情形底下，將來政府與銀行結賬時候，百元票價的債票，實收祇有三四十元，而還本的時候，却仍按百元計算。因為這緣故，所以國民政府從十六年到二十年，發行債額雖達十萬萬元以上，而實收款項，則極為可憐！下面是財政部報告書中『債券收入』的數字，從此我們就知道政府在借債的損失上，到底有多少？

國民政府內國公債實收數

年 度	債 券 收 入
民國十六年度	61,363,331,71元
十七年度	63,554,600,99元
十八年度	90,510,656,13
十九年度	192,816,436,88
二十年度	125,455,691,39
總 計	538,700,717,10元

國民政府截至民國二十年度止發行內國公債達 1,006,000,000 元而實收額僅 538,700,717,10 元，僅有發行額之半數，政府實收雖僅此數，而償還時仍須以票面作值，十足計算，還本付息。立法院長孫科是公債發財之人，它曾良心發現向新聞記者談話謂公債到五六折，押抵現款國庫受損失太大，政府宜設法整理，今年財政部發行統一公債，本是以整理為名，但內容仍抱籌款性質，故復興公債建設公債短期憑証接連而生，僅僅於一個月光陰增加國人五萬萬二千萬元的坦負，實打破募債紀錄，而他之公債，如建委會，交通部，實業部，及各省市所發行者，尚不在內，此實駭人聽聞；

我們想想，就在窮鄉僻壤的土豪劣紳，他們的高利貸，有過三四分利息的借款嗎？加今の中國，銀行的資本家就成了土豪劣紳，而政府的本身，儼然是個大戶人家的敗家子，他倆是雙方勾結，彼此利用。一方面只要有錢可用，一方面只顧有利可圖，橫豎放債的人與用錢的人都不怕人民不負擔「欠債還錢」的責任。所以現今每月應付公債本息基金至一千五百餘萬元之多。

害處還不止如此，銀行的功用，本在流通社會經濟。中國公債上既有這種高利貸的辦法，結果，一切銀行以經營公債爲唯一目的了。民間直接的借款，利息較小，一班銀行就不屑經營了。銀行同時把社會借款的利息提高，人民負擔能力不够，因此，人民亦不能向銀行借債了，結果，工商業的經濟更受阻碍，更不流通而工商業更形凋蔽。人民愈不敢向銀行借款，銀行更有錢借給政府，政府更有錢可以耗費；如此循環互進，銀行日見發財，官益富，民益貧了。

或者有人要問，政府何以肯這般發債，借十萬萬元，實收五萬萬三千萬元，肯幹這儂買賣呢？這是十分容易說明的。第一，這筆債難道要國民黨還？難道要蔣介石宋子文孔祥熙還？借債的人不要還債，那麼，借一百元拿五元亦是合算，何況一百元可拿五十元以上呢？第二，如今的銀行家資本家與黨國要人分得開嗎？蔣介石宋子文孔祥熙等就是中國的大資本家，大銀行家。蔣介石宋子文孔祥熙等就是代表政府借錢的人。政府的錢，固然是蔣介石宋子文孔祥熙等人用，銀行的錢，又何嘗不是蔣介石宋子文孔祥熙等人賺？這是一舉而兩得的事，豈有不幹之理？我們查查，上海的銀行界，孰非與蔣宋孔相親密相往還，財閥軍閥是融合而一體了，故南京於財政上有所舉動，上海就預先知情，彷彿演雙簧，彼此照應，甚至財政部長每月就有大半光陰在上海辦公，銀行界的人，經營公債發財，即蔣宋孔亦以公債上一借一扣的結果，也變成不可估量的富翁

了，（蔣宋孔私財，誰也無從估計）

（二）收入大部供內戰

上面說的，不過就內債一點，證明國民黨的南京政府在財政方面的腐敗情形，遠在北京政府之上。我們就財政的整個狀況來說，國民黨的南京政府，他每年收入支出的數量，比北京政府亦大得多。據我們的調查北京政府的財政，在袁世凱時代是最好的時代，然而民國四年的國庫收入，不過一萬萬三千萬元（見賈士毅民國財政史上冊六六到六七頁）民國五年的預算，那是最高的數目，亦不過三萬萬一千萬元；國民黨的南京政府那就闊多了，從民國十七年起，總是超過四萬萬的。參看下表：

民國十七年	四三四，四四〇，七一二元
民國十八年	五三九，〇〇五，九一九元
民國十九年	七一四，四六八，一四四元
民國二十年	六八二，九九〇，八六九元
民國廿一年	六二一，七〇七，三五〇元
民國廿二年	六八〇，四一五，五八九元
民國廿三年	九一八，一一一，〇三四元

我們就隨便拿幾項稅收的數目來比較，亦可以證明國民黨的南京政府的收入，是在北京政府之上。參看下列二表：

鹽稅歷年收入比較表

民國二年	19,044,200
三年	60,475,300
四年	80,503,400
五年	81,064,800
六年	82,245,800
七年	88,393,700
八年	87,822,500
九年	90,052,400
十年	107,495,000
十一年	109,011,000
十二年	109,118,000
十三年	105,401,000
十四年	113,813,000
十五年	122,815,000
十六年	130,694,000
十七年	143,101,000
十八年	156,973,000
十九年	160,814,000
二十年	170,765,000
廿一年	157,212,000
廿二年	172,224,000

(附註)本表自民國十年至民國廿二年之數字，係錄自鹽政實錄，及鹽務稽核所年報彙編上篇

關稅歷年收入比較表

民國元年	62,143,052
二年	63,505,031
三年	60,633,504
四年	57,252,926
五年	58,836,797
六年	59,499,130
七年	56,625,580
八年	71,682,271
九年	77,619,381
十年	91,932,107
十一年	92,481,124
十二年	98,939,623
十三年	108,429,214
十四年	110,190,589
十五年	125,319,229
十六年	107,162,163
十七年	123,274,076
十八年	238,109,285
十九年	281,405,583
二十年	385,002,673
廿一年	311,976,210
廿二年	339,524,490

(附註)本表材料，係根據歷年海關貿易報告冊

在收入方面，國民黨的南京政府比北京政府的數目大。論起道理來，南京政府的財政狀況就應比北京政府強。其實不然，北京政府入不敷出，而南京政府更入不敷出，原因很簡單，南京政府的開支，亦遠在北京政府之上。我們舉袁世凱時代來說，在民國四年，國庫實支不過一九九，〇三六，四五四元，民國五年的預算，數目比較大，亦不過三二五，一七五，一八八元。南京政府時代，情形却大不同了。當然，國民政府每年到底開支多少，這只有蔣介石，宋子文，孔祥熙幾個人知道，這數目是絕對沒有公開過。就拿他們發表的官樣文章的報告來說，亦就很可能了。從民國十七年到二十三年，每年總開支的數目如下：

民國十七年	四三四，四四〇，七一二元
民國十八年	五三九，〇〇五，九一九元
民國十九年	七一四，四六八，一四四元
民國二十年	六八二，九九〇，八六四元
民國廿一年	七八八，三四六，六三七元
民國廿二年	八二八，九二一，九六四元
民國廿三年	九一八，一一一，〇三四元

北京政府時代，每年開支，最高不過三萬萬多，國民黨的南京政府時代，最低的數目，是四萬萬以上。民國二十三年，高到九一八，一一一，〇三四元。我們還應記到，這是國民黨公開的數目，其不公開的數目每年開支到底有多少？那就更不知道了。

國民黨的人，或者要自己辯護，說：「南京政府雖然錢用得多，事亦做得多」。南京政府到底做了些甚麼

事，到底做了些什麼有益於國家的事？這又是我們要考查的了。

我們又回到內債那問題上來了，我們記得南京政府直到此刻，發行了廿三萬萬餘元公債。這些錢用到那裏去了？我們且看看千家駒先生書上的一段話：

「現在我們要問，國民政府發行了鉅額的公債，究竟其用途為何？」

「在民國十八年四月二十日立法院通過的公債法原則草案上，關於公債的用途，有如次的規定；（一）充生產事業上資產的投資，但以具有償付債務能力而不增加國庫負擔之生產事業爲限；（二）充國家重要設備之創辦用途，但以對於國家人民，有長久利益之事業爲限；（三）充非常緊急需要，如對外戰爭及重大天災等數皆屬之？（四）充整理債務之用，但以能減輕負擔爲限」

「在事實上我們知道南京政府發行債券是完全沒有用在這三方面的。以「生產事業」來說，公債的發行，不僅不能促進中國生產事業的發達。而大部份不過用作內戰的軍費，而內戰反使得僅有的生產機關，破壞不堪。以「國家重要設備」來說，如國防設備等，中國沒有國防計劃，致使日本得以四小時佔領瀋陽，這些都是人所共知的事實。說到「充非常緊急需用」，如對外戰爭及重大天災，誰也知道民國二十年來國內戰爭雖一年至少要爆發數次，但對外戰爭是從來沒有過一回的，民國二十一年上海一二八的事變發生，十九路軍兵士自動的抗日，並沒有要政府發過分文公債。以言重大天災，則以民十九年泛濫十六省區的洪患，人民財產的損失，據賑務委員會有報告的統計，僅農產價值一項已達四萬萬五千萬以上。對但於這樣空前的水災，國民政府最初祇允發行公債一千萬，後以立法院全體委員以去就力爭，才算通過了發行八千萬元，但結果發行了第一期三千萬元後，第二期的五千萬元就籍故不發了。以區區的三千

萬元來賑災，杯水車薪，無濟於事，又是不待說得的。

那麼，國民政府發行巨額的公債究竟消耗到那裏去了？」

上面是千家駒先生的話。我們如今亦要問問國民政府發行的巨額公債，到底消耗那裏去了？

據南京政府公開的報告，從民十六到民二十年共發行公債十二次，共有債額爲一，〇〇六，〇〇〇，〇〇〇，在這數目中，軍政費支出，爲八六一，〇〇〇，〇〇〇，而用在勉強視爲生產及建設事業上的，合江浙絲業公債與海河公債計，亦不過一千萬元，還佔不到總額百分之一。軍政費却佔全額八五·六〇（參看
下圖）

同時大家又要注意，政府雖然把「軍政」兩字並列，軍費與政費的比例，又是怎樣？我們可以看看下面兩個圖表。南京政府在二十年度，軍費與政費的比例，是九二，二二對七，七八。這在十比一以上。一個國家的政府，一百塊錢，用九十三塊錢來打，害國害民的內戰，用七塊錢來辦政治，這國家可以好得了嗎？況且這七塊錢還不一定真正辦政治呢？

國民政府軍務費政務費比較

年 度	軍 務 費		政 務 費		合 計
	支出實數	%	支出實數	%	
十 六 年	131,176,340	93,77	8,688,338	6,23	139,884,678
十 七 年	209,536,969	88,19	28,088,394	11,81	237,625,363
十 八 年	245,445,112	87,71	34,387,438	12,29	279,832,550
十 九 年	311,946,128	89,87	35,172,036	10,13	347,118,164
二 十 年	313,777,062	92,22	26,453,970	7,78	340,231,032

註：（一）軍費係指中央直接支出，各省軍費，地方攤派不在內。

（二）民國十六年度之政務費，係根據財政部公布自十六年六月一日至十七年五月底止之財政收支實數，所列政務費，乃統計國務費，外交費，司法費，教育費，財務費，工商費，農礦費，內政費，建設費，工程費，支出之總和，原數為8,601,088元，又56,000兩。

（三）民國十七至十八年度之政務費，根據各該年度之財政報告書，所列政務費，係指國民政府，五院，及其所屬機關支出之總和。

現在每年收支不敷之數，恆逾一萬萬元，財政當局抵補方法，即是舉債，就近來兩年支出項下而論，軍事費債務費竟佔歲出百分之八十五左右，其餘百分之十五，分配於國務費普通行政經費，而普通行政經費項下之財務費，竟佔行政費百分之四十五，財務費之中，又以徵收費為大宗，（即財政部關鹽各署所開支）這樣畸形的分配，無論如何巧辯，總是不合理，總是浪費，茲將軍事費與債務費列表比較於下：

年 度	軍 事 費	估歲出淨數百分比	債 務 費	估歲出淨數百分比
民國十七年	二一〇、〇〇〇、〇〇〇元	五〇、八〇	一五八、〇〇〇、〇〇〇	三六、三〇
十八年	二四五、〇〇〇、〇〇〇	四五、五〇	二〇〇、〇〇〇、〇〇〇	三七、二〇
十九年	三一二、〇〇〇、〇〇〇	四三、六〇	二九〇、〇〇〇、〇〇〇	四〇、五〇
二十年	三〇四、〇〇〇、〇〇〇	四四、五〇	二七〇、〇〇〇、〇〇〇	三九、五〇
廿一年	三二一、〇〇〇、〇〇〇	四九、七〇	二一〇、〇〇〇、〇〇〇	三二、六〇
廿二年	三七三、〇〇〇、〇〇〇	四八、五〇	二四四、〇〇〇、〇〇〇	三一、八〇
廿三年	三三二、九九〇、九一〇	三六、二七	二五七、五三〇、二三一	二八、〇五
廿四年	三二〇、〇〇〇、〇〇〇		二七〇、〇〇〇、〇〇〇	
廿五年上半年	二九〇、〇〇〇、〇〇〇		二三〇、〇〇〇、〇〇〇	

再將軍事費與政務費列表比較於下

年 度	軍 事 費	估歲出淨數百分比	政 務 費	估歲出淨數百分比
民國十七年	二一〇、〇〇〇、〇〇〇元	五〇、八〇	六〇、〇八八、三九四	一一、八一

十八年	二四五、〇〇〇、〇〇〇	四五、五〇〇	三四、三八七、四三八	一二、二九
十九年	三一二、〇〇〇、〇〇〇	四三、六〇〇	三五、一七二、〇三六	一〇、一三
二十年	三〇四、〇〇〇、〇〇〇	四四、五〇〇	二六、四五三、九七〇	七、七八
廿一年	三二一、〇〇〇、〇〇〇	四九、七〇〇	一二三、〇三五、二一九	二八、三〇
廿二年	三七三、〇〇〇、〇〇〇	四八、五〇〇	一五五、四五〇、三五〇	一八、七〇
廿三年	三三二、九九〇、九一〇	三六、二七〇	三二〇、五二六、一三八	三四、三〇

(附記) 政務費之中，剔開黨務費及軍事教育費，軍事建設費，而二十三年度政務費實支為數二八五，五二六，一三八元，不過佔歲出百分之十，再將財務費剔開，而純粹之政費，則微乎其微，完全為官吏薪給及公費而已，

(二) 所謂建設費乃軍事建設費

再看看建設費的支出

年 度	總 歲 出	建 設 費	建設費對總歲出之百分比
民國二十年	八九三、三三五、〇三七	二、一九七、六一四	〇、二四六%
民國廿一年	七八八、三四六、六三一	七、〇八六、一九五	〇、八九六%
民國廿二年	八二八、九二一、九六四	七、一五、〇〇〇	〇、〇八六%
民國廿三年	七五一、八一三、二九八 <small>(經常)</small> 九一八、一一一、〇三四 <small>(總臨合計)</small>	一、八一二、一八〇 <small>(經常)</small> 三五、九八九、〇四五 <small>(總臨合計)</small>	〇、二四一% 三、九一〇%
民國廿四年	九五七、一五四、〇〇六	三六、三七四、八九〇	三、八〇〇%

上列數目，在民國二十三年以前，經常建設費之支出，恆不及總歲出百分之一，民二十三年度，臨時建設費之支出突然增為三千餘萬元，二十四年度更有增加，彷彿似注重建設，然細按其內容則列有軍事建設費，因編制預算時，軍費達四萬萬餘元，以數目太大，有點刺眼，乃酌移費用於建設部項內，稱軍事建設費，照嚴格的講，此不能謂為建設，即或強勉稱為建設，而所有費用，亦不過佔歲出百分之二，或謂近來鐵路公路，確有許多成就，不能將建設功效，一筆抹煞，嗚呼！是豈知鐵路貸自庚款，公路出於徵工，而南京政府實際並未撥用許多現金，

國民政府歷年政務費，軍務費，債務費支出佔歲出百分比

年 度	政 務 費		軍 政 費		債 務 費		歲出總數
	支出實數	%	支出實數	%	支出實數	%	
十七年	28,088,394	6.74	209,536,969	48.41	159,981,191	36.9	434,440,713
十八年	43,387,438	6.38	245,445,113	45.52	200,248,259	37.1	539,005,920
十九年	35,172,036	4.92	311,646,128	43.72	289,528,579	40.6	714,498,144
二十年	26,453,970	3.87	303,777,063	44.52	269,843,922	39.5	682,990,864

註：（一）政務費係指各年度財政報告中所列國民政府，五院及其所屬機關支出之總和。

（二）軍務費指中央直接支出，各省軍費，及地方攤派，臨時戰費均不在內。

尤有可笑者，航空公路建設獎券，發行數年，究竟共得贏利若干，用於航空與公路，各幾何，始終未見據實列表公佈，其所公佈，登載報章者，不過含混籠統之數字，當初發行此項獎券，類似鼓勵賭博，社會原多非議，即政府中人，亦以害多利少，大有微言，然因上海流氓杜月笙等，自法租界巢穴，禁烟禁賭後，所部徒黨十餘萬衆，生活頓告無依，國府要人常川往來上海須賴此輩爲保護，又以蔣介石原出身於一系，不使袖手莫顧，遂由該流氓等組織「大運公司」包銷此項獎券，據聞每月收入，足數十餘萬人優裕生活，較之向靠租界煙賭爲進項者，高出一籌，故至今航空公路建設獎券是國府財政部頂招牌，其利益則由杜月笙等分配，然杜等亦不能單獨入喉，尚須酌送若干於宋子文孔祥熙之皇親國戚，而財政部之高級職員辦事有權者，亦可分得少許，故所謂獎券，其內幕如此實玷辱建設二字，然國府遇事講統制，祇許自身賺錢入荷包，不許別人稍有冒效，凡外省之欲發獎券者，皆遭干涉，而關於賑災之黃河獎券，一再被取締，而此害人之航空公路建設獎券，尚不知伊於胡底，並聞杜等有時挪用款項，以不發頭獎爲能事，恐外間清查，則以門市售出爲對，此非黑暗之尤者乎！

北京政府軍務費，政務費支出比較

年 份	政 務 費		軍 務 費		合 計
	支出實數	%	支出實數	%	
六 年	83,928,134	64,3	46,718,677	35,7	130,646,811
七 年	137,529,658	70,4	57,778,364	29,6	195,308,022
八 年	112,985,534	71,1	45,886,986	28,9	158,872,520
九 年	107,733,172	70,2	45,809,617	29,8	153,542,789
十 年	97,984,764	70,5	40,990,387	29,5	138,975,154
十 一 年	72,891,786	66,8	36,173,831	33,2	109,065,617
十 二 年	48,437,411	53,2	42,653,494	46,8	91,090,905
十 三 年	29,373,821	46,1	34,380,031	53,9	63,753,852
十 四 年	59,404,905	59,6	40,286,364	40,4	99,691,269

北京政廳歷年政務費，軍務費，債務費，支出佔歲出總數之百分比

年 份	政 務 費		軍 務 費		債 務 費		歲 出 總 數
	支 數 實 出	%	支 出 實 數	%	支 出 實 數	%	
民 國 七 年	57,778,364	24.1	137,529,658	57.7	44,511,210	18.2	239,819,232
八 年	45,886,986	21.1	112,985,534	53.2	53,428,065	25.6	212,300,585
九 年	45,809,617	22.1	107,733,172	52.5	53,431,572	25.4	206,974,361
十 年	40,990,387	18.8	97,584,769	45.2	78,722,269	39.0	217,997,425
十 一 年	36,173,831	19.3	72,892,786	38.8	78,737,182	41.9	187,802,799
十 二 年	42,653,494	24.8	48,437,411	28.2	80,731,531	47.0	171,822,436
十 三 年	34,380,031	23.0	29,373,821	19.7	85,389,057	57.3	149,142,909

(四)軍政費與世界各國之比較

同時我們更應注意，中國軍費與歲出比較，佔了百分之四十四又半，這是世界比例最高的國家，而政費只佔全數支出三·八七，這比例又是世界最低的國家。楊汝梅先生所著的民國財政史，關於各國軍政費與總支出，有這樣的一個表：

政 費

英 國	百分之五十四
法 國	百分之四十七
義 國	百分之五十五
德 國	百分之六十
美 國	百分之五十
中 國	百分之三·八七

軍 費

英 國	百分之一十五
美 國	百分之二十七
法 國	百分之二十一
義 國	百分之二十五
中 國	百分之四十四

中國政費軍費債費每年開支，可參看前表：

總結起來，在國民黨執政以後的財政上，我們知道了這些事實：（一）國民黨的南京政府發行了廿三萬萬元以上的公債；（二）國民黨的南京政府代人民每人平均增加了六元以上的債務；（三）國民黨的南京政府發行的內債四倍于北京政府，國民黨的南京政府每年的開支，遠在北京政府之上；（四）國民黨的南京政府，軍費開支十倍於政費開支，把所有的收入都供給害國害民的蔣家軍隊之費用。這就是國民黨的南京政府的政績，這就是蔣介石的政績！

更有危險者，自法幣政策厲行後，所有現金，名雖集中保管，陰實運往海外變成蔣宋孔之私財，而由中交三行及四省農民銀行，濫發紙幣至五萬萬元以上，全國盡是紙票飛行，一旦蔣宋孔滾蛋，則紙幣必成爲俄之舊盧布，德之舊馬克，分文不值，此種損失，眼看快要臨到，小百姓將奈之何，故於蔣宋孔三人，非活捉算賬不可，倘國人仍抱優容態度，聽憑蔣宋孔抓著大權，則軍費只有更見增加，財政只有更見紊亂，世界各國雖皆軍費膨脹，然別人是對外，非若吾國之對內，吾國政財一言以蔽之曰，蔣宋孔三人任意携任意揮霍而已，放眼一觀，處處凋殘，處處破產，國窮民困，到了極點，再如此延遲下去，大眾皆不能活命。

（五）最後一着「現銀國有」

又南京政府從來不願犧牲國家財源，認爲處窮乏財政無二法門的公債政策，現已濫發到極度，無可再發，乃別開途徑重樹了新通貨制度於去年十一月實行改革，但這也不過是南京政府赤字財政的一時彌縫策，強化南京政權固與有力，於國計民生，則反遭其害百無一利，蓋自新通貨制度實施後，南京政府只知強化自身政權，不恤把國內經濟優越階級勢力加以推殘或削減，力圖掃除一切掣肘以便自由濫發不兌現的紙幣（現

在由中交三行及四省農民銀行濫發紙幣已達五萬萬元之鉅）將民間所有現銀集售海外充作輸入軍需品的代價，結果，現銀外流，全國變成空空洞洞的紙幣世界，如所謂中德密約，中美密約，無一不是這樣勾當，現在南京政府又在計劃由換銀政策再進一步實行換物政策與貿易的國營，想榨取我們民衆的產物去換取軍需品來當內戰工具，試想國內現銀已被盡量吸收到國外去，倘再把國內生產供他們一班黨國要人充爲升官發財作威作福的資本，我們小百姓將怎樣生存呢？今後不須帝國主義來侵略，我們自身經濟破產，就要亡國滅種了！茲揭民廿五十一月七日天津庸報的社論來給大家看看，便知道最近黨大爺做出甚麼好事！

宋孔等不啻市儈

從前士大夫，有貪殘無厭惟利是圖者，謂之行同市儈。蓋市儈惟以營利爲唯一宗旨。士大夫而有市儈行爲，遂不見容於世；清議固可畏也。今之士大夫何如乎？憑藉政權，壟斷市場，吸商民之膏脂，填谿壑之營求；有國民政府財政部者，眞市儈之尤，而民之蠹賊也。從先，財政部多仰銀行之鼻息；蓋如發公債也，庫券也，多賴銀行爲之推行，故金融界之推勢，幾超財政部而上之。迨宋子文，孔祥熙掌財政，對於銀行始以甘言蜜誘，繼以威勢相加，如中交等行，則以增加官股，攘其政權。所增加之官股，不過以有名無實之庫券抵充，此憑藉政權摧殘商業之初步，而銀行界從此弭耳低頭，唯命是聽矣。當法幣未施行以前，財政部員以及宋孔之親族，爭相購存貨物，爲屯集居奇之計。彼時法幣之說，財政部對外猶諱莫如深，而一般人窺測彼等舉動，即知法幣之施行，爲期不遠，已而果然。

法幣政策，美其名曰規撫先進各國，然試以吾國情勢論之，則於維繫民生，危險殊甚。自時局不甯，農

村破產，於是內地金錢，集中都市，識者已認爲不合經濟原理；今更將都市之金錢，集中於二三政府銀行，一有不虞，全體崩潰。從先尚有商業銀行可爲人民維持一部份財產，今則竭澤而漁，胥爲政府吸收以去。吾民猶不自知，一聽政府之撥弄，不亦大可哀哉！

法幣之施行，謂爲經濟政策，猶可說也；對於以前發行之銀行，視之若仇讎，追呼促迫如恐不及，所指定之接收銀行，及發行準備管理委員會，假藉權勢，任意挑剔，被收各行，有如罪人之抄家，強盜之打劫，其所以不敢抵抗者，以首領銀行如中交等，皆爲財部以空頭庫券，攘奪而去，其餘遂無抵抗之能力，不得不聽其摧殘。在財部固以爲得計，而商業銀行之生命危矣。乃財部意尤未足，自稱中央銀行爲銀行之銀行，儼然爲銀行之母；而夷考其實，則惟以剝削商業銀行之利益爲能事。於中央銀行之下，附設中央信託局，於是儲蓄，匯兌，存放款，押匯，與夫一切信託事業，凡商業銀行營業之途徑，皆爲其一網打盡；一似不置商業銀行於死地，不足爲快者。此真市儈之尤，忝不知恥矣。

法幣施行之初，本限於中中交三行，其餘有發行權之銀行，均在被接收之列。嗣因農民銀行爲蔣家銀行，於接收一事，竟不可能，於是復承認農民所出之紙幣與法幣等。此種出乎反乎，尙復成何事體？宋子文掌財政時代，曾將公債減息延期一次，彼時聲明，永遠保持此制，不再變更。乃孔祥熙復巧立名目，改爲統一公債，分爲甲乙丙丁戊五種，而將本息改減，期限又加延長；悍然行之，置國信民生於不顧。更於未經宣佈之前，市情搖惑之際，組織大公司，操縱公債行市。孔妻更盡勢力，任意抑揚；於是經營公債者，無不虧累鉅萬；而孔之黨羽妻孥，則大量收穫。人謂孔氏夫婦，財產不下兩萬萬；孔佔八千萬，其妻則萬萬有餘。是孔經營之力，尙復不逮其妻，此真千古奇聞也！迨後有人向蔣介石揭穿此事，蔣派人查辦，交易所中有財

記等戶出進最大，查辦員畏孔淫威，欲究不敢，於是令交易所具結，謂并無政府人員買賣公債之事；如再查出，情甘認罪。此種掩耳盜鈴手段，真可謂無恥之恥矣！

宋子文，宋子良，孔祥熙，徐堪，及渠等之爪牙戚屬，憑藉政權，壟斷市場，幾於無所不爲。公債無論矣，標金也，棉紗也，麵粉也，無一不經營，無一不操縱。且每於政令難行之際，輒假藉滬上大獠之兇談，迫而成之。官乎？強盜乎？是不可辨矣。

以上所述，特舉其大者約略言之；稽其罪惡，直是罄竹難書。市儈當權，流惡無盡，哀哉！吾民其何以生存耶？

第一章 南京政府的財政

第二章 南京政府的外交

南京政府成立已經十年了，在這十年之中，我們國民眼見光榮燦爛的山河，被國民黨和蔣中正等飛快的領導到國破家亡的道路上去。我們的心境，真好像是被一千把刀在那裏宰割；我們的忿怒，簡直要直衝到雲霄上去。但是我們在此並不主張感情用事，我們不贊成離開事實來說話，因為離開事實，便會成爲意氣的討論。我們在此所要敘述的，乃是十年來真確的事實。這種事實是每個國民都應該知道，而且永遠刻記在心裏。

(一) 空前之國土斷送

南京政府的外交成績，最重要的自然是大宗國土之失去。在這一方面，南京政府不但勝過北洋政府，而且勝過滿清政府。我們現在先將國民黨和九十年來其他的統治者，比較一番，便可明白。

- (一) 道光皇帝在位三十年，喪失國土二百一十方里，(香港)
- (二) 咸豐皇帝在位十一年，喪失國土二百七十萬方里，(黑龍江以北及吉林以東)。
- (三) 同治皇帝在位十三年，喪失國土五萬方里，(琉球羣島)。
- (四) 光緒皇帝在位三十四年，喪失國土二百九十萬方里，(安南，緬甸，九龍，高麗，台灣等)。
- (五) 宣統皇帝在位三年，未失地。
- (六) 袁世凱，黎元洪，馮國璋，徐世昌，曹錕，段祺瑞，張作霖，統治十六年，未失地。

國民黨未執政以前，中國的當局總共失去國土六百九十萬方里。這些當局固然是昏聩，固然是罪不容誅，但是國民黨和蔣中正執政不到十年，便失去國土八百五十餘萬方里。計：

(一) (東三省)三百三十五萬方里；

(二) 熱河，五十二萬方里；

(三) 察北，(以察省三分之一計)二十六萬方里；

(四) 冀東二十二縣，八萬四千方里；

(五) 南新疆，(以新省一半計)二百四十七萬方里；

(以上皆據二十三年申報年鑑)

(六) 班洪，一百八十萬方里。(根據申報二十三年三月二十六日，前滇省特派調查國界員，現任第三軍軍官趙雲岩報告)；

(七) 南海九島，面積未詳。

總計國民黨所斷送的國土，比起近百年來滿清政府歷次失地之全部，還超出一百五十萬餘方里！國民黨和蔣中正不只打破了中國全部賣國失地的紀錄，同時在世界史上也創造了一個空前的成績！

請看下列圖表：—

因爲國民黨所斷送之國土盡在邊疆，一般國民至今還沒有正確的認識，許多人還以爲不過若干城若干縣，最多兩三個行省，却不知道國民黨所斷送之國土，竟與十六個行省之面積相等！如果我們把河北，山東，山西，河南，陝西，江蘇，浙江，安徽，江西，湖北，湖南，四川，貴州，福建，廣東，廣西十六行省的面積加起來，還不及國民黨和蔣中正所斷送國土之廣大！大家試想一想，假使敵人侵佔了本部任何一省，如廣東，如河北，如江浙，那情勢是如何的嚴重！國家的損失是如何的巨大！然而如今國民黨和蔣中正正在過去幾年中，竟斷送了七個四川，十二個廣東，十三個湖南，十四個陝西，十五個湖北，十六個河南，十七個山西十八個山東，十九個安徽，二十個河北，二十三個福建，廿七個江蘇，廿八個蔣中正墳墓所在之浙江。我們不曉得中國國民，和國民黨及蔣中正到底有何冤何仇，如許的江山，竟被輕輕的斷送，這真是作夢也不會想到。參見（國民黨執政所失去之國土等於十六行省之面積）圖

我們若是拿過去每次失地之面積來比較，那麼國民黨所斷送之國土，等於六個緬甸，六個半安南，十個高麗，六十五個台灣，四十萬個香港！大家大概還記得香港的割讓，是琦善在道光二十一年所承認的。當時及後世，沒有人不罵琦善賣國。其實琦善只把一粒瓜子大的香港送給英國。如今蔣介石，黃郛等送人禮品時，用擔子來把瓜子挑，似乎還嫌其太少！以下是列次失地面積的比較：（參見（歷次失地面積比較）圖

若是我們拿幾年來的失地，來同外國一比較，那更是駭人。國民黨和蔣中正替我們國民所斷送的國土，竟等於日本英法德意奧匈比荷丹瑞士十一國本國面積之和。同時也可說此次失去之國土，等於四個法國，五個德國，六個日本，十個英國，六十個瑞士，七十個荷蘭，八十個比利時！大家當然還沒有忘記，歐戰時比利時的國王及政府，以叢爾小國去抵抗德國的侵略，最後竟然把國家保全了。目前中國，敵人佔去了中國如

許國土，蔣中正帶著兩百萬的軍隊，竟然好像沒有看見一般，天下也有這種奇事！

最近美國紐約時報，就載着蔣介石失却如許國土，實打破世界古今所未有之紀錄，蔣介石不心痛，外國人却代爲心痛，蔣介石有幸福，生於中國，多的是土地，任憑斷送，若生於他之任何一國，必爲國民所不容，必早已身首異處，今蔣在中國，尙在稱獨裁，稱英雄，稱領袖，實有點價值相反，西諺有曰：『牛皮臉』，以言臉皮之厚，蔣能逃此譏嗎？我國人讀此一段紀載，其感想爲何如？參見（國民黨失去之國土等於下列十一國之面積）圖

中國共有面積三千三百萬方里。國民黨和蔣中正正在過去四五年之中，便斷送了四分之一，如果再將華北五省拋棄，就去了四分之一，設再由其執政十年，則中國整個土地，便可以被國民黨和蔣中正，斷送得精光無餘。

以上所說的，完全是鐵一般的事實，擺在全體國民的前面，誰也看得清楚，誰也忘記不了，蔣中正和蔣中正的走狗，以及那些還替蔣中正辯護的人們，就是要抵賴，就是要否認，也是徒勞而無益的。

(二) 對外絕不抵抗

以上不過把國民黨和蔣中正賣國的成績指出來，現在我們還要研究國民黨和蔣中正出賣國家的經過，和他平日賣國外交之方針。南京政府，自成立以來，可以說有兩個基本的政策：對內絕不妥協，對外絕不抵抗，日本的侵略，東北的淪陷，和西北西南邊疆的喪失，都是導源於這個「不抵抗」三個字。現在大家一提到「九一八」事變，沒有人不痛恨張學良和湯玉麟。就是吃國民黨飯的監察院，也「特提呈中央，將張學良湯玉麟，立正典刑，以勵人心而挽危局」。不錯，我們這跳舞將軍及鴉片將軍，當時手下擁有三四十萬大軍，而且又是東北邊防司令長官，及一省主席，負有守土之責任，張學良和湯玉麟誠然是「罪無可道」，「死有餘辜」。但是負這個失去東北責任的，難道只是幾個守土的官吏嗎？請問當時的中央政府那裏去了？當時以「黨治國」的國民黨那裏去了？蔣中正擁有全國二百餘萬軍隊，而又是國民政府的主席，全國海陸空軍總司令，蔣中正難道沒有守土的責任嗎？瀋陽之失，固然是變出非常，（且丟開疏於防範之罪不問），這個責任，也許可以由張學良負擔。但是遼，吉，黑各城相繼淪陷，以至於錦州危急，榆臨被佔，熱河失守，何以我們始

終沒有看見蔣中正出來抵抗敵人呢？

不錯，蔣中正正在「九一八」事變之後，有一次在南京曾經當衆宣言過，他要北上到最前線去和敵人作殊死戰。當時在座全體起立，向他致敬。各地許多民衆籌備歡送這位民族英雄，到東北去殺敵救國，不料他所謂「最前線」，乃是指西湖，奉化，漢口，岳陽，廬山，南昌；他心目中所要殺的，乃是國內的政敵，內地的農工，和革命的青年；他所要抗的是國民；而他所要救的是他自己的地位，權利，和存在中外銀行中他自己和其他黨國要人的存款。

不錯，兩年以後，在二十二年的春天，他確曾北上了一次，又說是要抗日禦侮。可巧他北上不在東北榆臨熱河未失之前，而在長城各口已陷之後。而且不知爲何在路上忽然心生一計，一到保定便打住了。打住沒有幾天，便又回到江西去「殺敵」了。

蔣中正應負不抵抗失去東北之罪，這並不是我們有意誣陷他，而加他以這個罪名。事變不久以後，他在杭州演講，曾公然說中國不應抵抗，而且引孫中山十日亡國之說，來證明中國不能抵抗日本。在日本氣餒正盛，東北尚未全亡之時，蔣中正要是稍微有一點良心，稍爲明白一個官吏和一個軍人應有的天職，便不應如此喪心病狂，公開的作此種反宣傳，以自挫民族的意志，消滅國人的自信力，而增長敵人的威風和野心。

滬戰未起時，陳友仁氏新任外長，卽主張對日絕交，以表示中國反抗之積極，陳氏並沒有主張宣戰，不過希望以絕交而引起國際之重視。然而蔣中正生怕得罪了日本，竟不以與「確商之餘地」。現在且看陳氏所述當時情形（一月二十五日之辭職談話見各報）：

「當余就外長職之初，因過去蔣介石對於東三省事件，原一貫主張其消極不抵抗政策之故，以致錦州失

陷，而中國軍隊且全部撤退於關內，外交問題，至是乃愈陷於困難，依據上海和會之決定，本一致反對消極無抵抗之政策，且主張積極政策，以不失領土不辱國權爲方針。余經兩星期之考慮，以爲貫徹和會所定之政策，則對日絕交，實爲必要而不可免之方法。蓋必先有此着，而後引起國際間之重視，使華盛頓條約九國或凱洛非戰公約諸國，不能不召開會議，而此項會議，或於東三省問題得一公正而妥善之解決也。惟絕交事實，爲蔣氏歷來所反對。觀其最近發表對日問題之演講，以對日絕交爲中國之絕路。其斷論之堅決，且無磋商之餘地，使余對外交方針之進行，受嚴重之打擊，更無異明示日本軍閥，中國決始終無抵抗，汝欲如何斯如何矣」。

果然，陳氏談話後不到三日，便有淞滬的變故。

在廣州時之蔣中正，把「打倒帝國主義」的口號，做他的口頭禪語，在他，這本來不過一句口頭禪。

「九一八」以後，他嘴裏也還叫了幾聲抗日，然而假面具還沒有取下來。到了二十二年熱河陷後，蔣氏部下，不少忠勇愛國的將官兵卒，激於義憤，忍無可忍，紛請抗日，蔣中正竟至下令所部：「在「匪」未剿清以前，絕對不許言抗日，否則予以嚴厲之處罰」。自此而後，假面具除下了，蔣中正的原形，始完全裸露於國人之前。

(三) 擁兵不救，與日相通

蔣中正既然不願抵抗，不願犧牲，但當此日兵壓境，江山變色之時，若有別人願意抵抗，願意犧牲，蔣中正如果稍具天良，也應該給他接濟，給他援助，通力合作，以盡國民一份子之責任。這樣一來，我們的

國家，也許還能保全，敵人也許還能抵住。然而事變發生之後，馬占山孤軍抗日於白山黑水之間，爲時數月，蔣中正和他所盤據的南京政府，擁兵百萬，擁財萬萬，竟至坐視不與接濟援救，結果是『內無糧草，外無救兵』（馬氏通電語），終至敗北。

就是錦州未陷時，國民黨一般高等黨員，如汪兆銘，孫科，伍朝樞，孔祥熙等，皆主張力守錦州。如果國民黨政府真是有意死守錦州，當時關內附近即可調動之軍隊，何只數十萬？所能接濟之款餉，也不應發生問題。然而錦州竟於新年失去。錦州之失，全由於南京國民黨政府之無決心，無誠意。何以見得呢？張學良事前曾經多次電請中央接濟，而結果仍是『餉彈兩缺』（張氏一月六日通電），其後守錦州的榮臻代表王達對大公報所言，更爲痛心。他說：

『東北軍在前敵抵抗亦無不可，惟須舉國一致。爲國犧牲，原無不可，而餉項彈械，均無接濟，如何作戰？中央僅下令死守，豈欲兵士徒手作戰耶？此次最可痛心者，爲受傷兵士，均無藥醫，聽其呻吟，』云云。

這樣，這般，也可算是國民黨政府曾經『死守錦州』了。

『二二八』變起，十九路軍奮然抗敵，精忠貫日。不但舉國國民，勇躍興起，就是世界各國也無不敬佩。蔣中正應如何努力接濟，通力合作，以期戰爭之勝利。然而十九路軍與敵相持一月有餘，『日人陸續增援，至窮師數萬……我方初以十九路軍孤軍應戰，嗣加派第五軍，合計不過三四萬人，每戰對敵，衆寡懸殊，益以疲勞，上海之危，早在意料……迭電請援，聲嘶力竭，以致爲敵所乘……觀十九路軍通電，有一後援不繼』之語，孰令致之，當局不能不負其責也。（三月三日留滬中委孫科，柏文蔚等十六人與中央電）。

這不是蔣政府坐視不救，有意使抗日隊伍挫敗的鐵證嗎？

滬戰危急時，不但民衆請援，南京國民黨政府，置之不理，就是各省將士，向中央請纓，自願犧牲，而南京政府，也不肯准許，甚且與以阻擾，不令假道。然而最奇怪荒謬的，便是那時政府的海軍。據監察院高友唐等彈劾海長陳紹寬呈文所說：

「自暴日在東三省發難以後，迄於滬滬失守，所有吾國海軍不獨未開一礮，且避匿無蹤。……當滬事發生之始，該部長陳紹寬密令各艦隊，略謂：准日海軍司令來函：「此次行動，並非交戰，如中國海軍不攻擊日艦，日艦亦不攻擊中國軍艦，以維持友誼」等情，凡我艦隊，應守鎮靜云云。厥後日海軍在下關開礮，該艦隊司令公然秉承部長意旨，下緊急命令各艦隊云：日海軍礮擊獅子山砲台及京市，與我海軍無干。非日軍艦擊我艦，不准還擊等語。同時上海高昌廟艦隊，亦奉到上項命令。……十九路軍曾向海部借大炮，借鐵板，均被拒絕。日軍運輸艦擱淺於白龍港三日之久，我海軍如當時前往轟擊，必可捕獲多數軍火。陳紹寬接得報告，置之不理。所謂維持友誼者如此！以上各節，皆極駭人聽聞，由該部次長李世甲事先與鹽澤秘密斡旋接洽。當十九路軍血戰時，李世甲竟與日軍司令野村，同坐汽車參觀各處戰壕，萬目睽々，毫無忌憚」。（見監察公報第十五期）。

國民政府監察委員的話，當然不是像一般反動派之肆意造謠詆毀。然而幾位監察先生，只知道「按之軍法，陳紹寬李世甲即處以死刑，已屬咎有應得」，却不知道陳李還奉有上司的命令呢！不是不知道，是知道不敢說，說了飯碗便要拍拉一聲也。

南京國民黨政府根據於他的始終一貫與敵相通的原則，此後對於榆關戰事，熱河戰事，平津戰事，以及

東北數十萬義勇軍之與敵相搏，都是隔岸觀火，坐視不救，而隨時隨地給敵人以種種的便利。其中經過情形真是『雖罄南山之竹，不能盡其罪惡』。因為篇幅所限，這種工作只能讓給後世的歷史家了。

(四) 賣國有賞，救國有罪

蔣中正下之國民黨政府，既不願自己抗敵，也不接濟別人抗敵，這也罷了。只是岳飛不去，秦檜何能甘其心呢？因此四五年來凡是曾經參加抗敵工作，忠勇特著的個人或軍隊，到現在差不多都被蔣中正收拾得乾乾淨淨了。因為要如此，蔣中正才快意。全世著名的十九路軍血戰淞滬時，蔣中正正在後方百計破壞，以致功虧一簣，上面已經說過。誰料不出兩年，南京政府竟藉口政治問題，公然把十九路軍當作『逆』軍來消滅了，抗日軍隊不消滅於日人之手，而消滅於蔣家軍之手。原來民族的英雄，便是蔣政府之眼中釘，所以必須拔去而後纔痛快。

馮玉祥氏崛起於張北，組織抗日同盟軍，幾天之內，便把多倫收復，開失地以來之新紀元。中央政府應該如何獎賞，而竟因此獲罪。十三師中央軍層層包圍，一直到把馮氏迫上泰山，抗日同盟軍瓦解，蔣中正才志得意滿。

方振武吉鴻昌孫殿英所部，都是曾經勇躍殺敵，著有殊勳的隊伍。然而蔣中正認為殺了日人，便等於殺了他的爺老子，必不共與戴天。所以就毫不容氣，一個個把他都消滅了。並且彰明較著派人暗殺吉鴻昌不死，而付以明殺，殺了之後，蔣中正才志得意滿。

至於說到民衆方面的愛國運動，蔣政府起初是害怕，其次是仇恨，最後是摧殘。例如「一二八」之前夕

，日人要求取締排日，上海市長吳鐵城便欣然回信說：「至來函所提取締抗日運動一項，現查本市各界抗日救國委員會業經令行主管局將該會取消，關於類此之行爲，本市長仍當本法治精神令行取締。至其他各抗日團體，並已令局與以取消。」不幸得很，吳市長雖然奉命惟謹，日人仍不領情，「一二八」之轟炸，仍然無法免除。不過國民黨政府，並不接受瀛戰的教訓，瀛戰以後，政府對於各地民衆的壓迫，只有一天緊似一天。目前言論的檢查，集會的禁止，團體的解散，可以說比近百年來任何時期更加厲害。

蔣政府一面嚴懲忠良，另一方面便是嘉獎奸賊。在蔣政府之下，簡直可以說失地愈大愈受賞，賣國愈多愈有功。何以見得呢？我們不妨先讀監察院高友唐彈劾張學良的呈文：

「查國家威信，首在紀綱。疆吏天職，責在守土。綜覽史鑑，歷代征戰，凡軍法嚴肅者，無不勝算立操。凡姑息從寬者，無不敗績奔潰，如影隨形，如響斯應。遠者不必論矣，證之宋，明，清之歷史。宋節度史梁方平失黎陽，金人渡河，靖康立誅之。明御史楊一鵬失鳳陽，流寇南竄，崇禎立予棄市。此外則因失守封疆，一目而戮巡撫陳祖苞，總兵吳國鎮等三十六人。降及前清，何柱清失守金陵，青巖失守武昌，均予正法。鴉片煙之戰，耆英以失大沽，賜令自盡。中日之戰，衛汝貴以失平壤而梟首。皆歷歷可數。從未有一而再，再而三，喪師失地，政府既不加以懲處，當事者亦視然而目，毫無羞恥。如今日之張學良者。張學良以副司令兼邊防長官，後以綏靖主任兼代軍事分會委員長，統轄五省之地，軍隊至三十萬之多，每年糜欸至四五千萬之鉅，而東北海軍與航空及兵工廠尙不與焉。職權非不高也，耗欸非不多也，軍隊非不衆也，器械非不精也。詎「九一八」倭人發難，不崇朝而遼寧失，吉，黑繼之。……至近日熱河告急，不及十日，相繼不守，斷送東三省，已萬死不足蔽辜，再以熱河資敵，更百喙難辭厥咎。

爲此依法提出彈劾，將張學良明正典刑。抑友唐等猶有言者；用兵須先立軍威，作戰尤重激士氣。喪師失地，邦有常刑，軍事委員長蔣中正赴鄂贛剿匪，對於各路軍官，有失職處死之嚴令，用能將士用命，克奏膚功，張學良喪失國土至四省之廣，其應處死刑也，毫無疑義。」（二十二年三月七日提案，監察公報第十九卷）

這位高先生侃侃而談，確是有古賢御史風。我們且看蔣中正和國民政府，對於這位高先生所彈劾的張學良，作何處置。最初東三省被張氏斷送淨了，中央請他坐鎮華北。不到許久熱河，冀東，察北，又被斷送完了，中央請他以國府委員資格出洋遊歷，使外國人士得親觀中土的良將，（英國皇后聽說張年青當上將，失却很大國土，就很詫異，就特意從傍見了一面），迨張氏飽遊而歸，被中央委任坐鎮武漢，繼又委任坐鎮西北，不愁斷送無物了。國民說他是國賊，國民政府說他是功臣，國民黨說他是忠實的好同志。這就是今日南京政府的官常！這就是今日國民黨的紀綱！至於說到蔣委員長『失城處死之嚴令』，不錯，確有此嚴令。不過所謂失地云者，乃是指失地於中國人，失地於政敵，委員長之意，何嘗是指失地於外國與異族呢？

失地三省之張學良，既膺上賞，失地一省的湯玉麟，縱然『背職潛逃，失地千里，』（監察院彈劾文）在蔣政府看來，却也不無微功，蔣政府之一度被輿論所逼迫，而通緝湯玉麟，這原是蔣政府失其常軌。所以不到幾時，湯玉麟之通緝令，便取消了。而且蔣政府追念湯氏失地之功，不能沒有報酬，於是曾一度請我們的前任熱河省主席，暫屈就北平軍分會參議之職。

除此以外，擁共聯俄或依存歐美的賣國老手，佈滿了政府機關；義士忠良，在朝的被擠出去，在野的被關起來，弄到是非混亂，賞罰顛倒，烏烟瘴氣，充滿了全中國。論其究竟，又無非是由於蔣中正及今日南

京之黨國要人，立志要作今日秦檜，所以倒行逆施，而毫無顧忌。然而彼等猶動輒以漢奸二字加人，試問漢奸之大，誰有過於蔣中正嗎？

(五) 國聯外交之欺人

「九一八」事變發生以後，蔣中正雖始終抱定不抵抗的決心，但是也知道這次情勢的嚴重，和民氣的忿激，同時更懼怕人民因軍隊之未抵抗，起來打倒其政府及其個人。巧得很，歐戰以來，世界帝國主義者，在日內瓦設立了一個紙老虎似的國際聯盟，這聯盟打出來的招牌是：『增進國際合作，並保持國際之和平及安寧，担任消弭戰爭的義務……』（盟約序文）一類好聽的話，蔣中正認為這是最好沒有的機會，一方面可以向國民表示外交有辦法，而同時可以藉此遷延時日，聯絡英美，保持自己的地位。於是把東北四千萬民衆的前途，竟完全託付於這個無聊的機關，『中國絕對的置其本身於國聯。』（五月二十日施肇基向國聯演說）『中國政府自此問題發生以來，即忠實信賴國際聯盟，……認為信任國聯，為吾人唯一之義務。』（十一月二十四日外部訓令施肇基）

國聯處理中日問題的經過，我們在此無須詳述。自從中國把問題提出以來，國聯集會的次數，也不知有多少次，議決的案件，也不知有多少個。但是結果呢？『忠實信賴』的結果，國聯多聚會一次，中國省分多失去一個，國聯多通過一案，中國城市多佔去一個。什麼停戰，什麼撤兵，什麼調查，什麼報告，大吹大擂，無非是蔣政府和帝國主義者互相勾結，一個是欺騙世界的民衆，讓世界相信日內瓦那些帝國主義的劊子手，真是熱心於世界和平，另一個是欺騙中國的民衆，讓國民相信政府有辦法，東北能收回。你看蔣中正二十年

九月二十二日在南京黨員大會演說：「余敢信凡國際聯合會之參加國，及非戰公約之簽字國，對於日本破壞公約之行爲，必有適當之裁制。」

一個月後（十月二十六日）蔣中正的話更加肉麻。在國府紀念週裏他說：

「國聯地位與其經過種種苦心，不能不說已盡責任，亦不能不說國聯已表現其精神與力量。故吾人應諒解國聯之地位與其處理之苦心與努力，爲保護世界和平而表示接受其決議。國聯既通過此決議，相信定能本其通過該案之決心，確實達到保持世界和平之目的。因此益信世界今後之和平，已由國聯之努力，而得確實之保障。」

這是什麼話？確實保障在那裏？難道蔣中正真相信國聯有如許魔力麼？大家知道，蔣中正平日在內政上並不相信會議，演說，通電一類法門，他所相信的是刺刀，機關槍，大炮，飛機。如今偌大一個國際問題，如何能由幾個代表，在幾萬里外，幾篇演說，幾個決議，便可解決？中學生也知道走這條路是靠不住。蔣中正不是不知道，乃是別具用心，什麼用心呢？就是九月二十三日國府告民衆書中所說的：「政府現時，既以此次案件訴之於國聯行政會，以待公理之解決，故希望我全國軍隊對日避免衝突，對於國民亦一致誥誡，務須維持嚴肅鎮靜之態度。」

原來蔣中正知道國民忿怒已達極點，國內將士及民衆，有採取直接行動的可能。設使國民直接抵抗，不但開罪了日本，弄得蔣中正進退爲難，還有起來推倒南京賣國政府的可能。所以蔣中正心裏明知國聯之無用，而嘴裏却不能不說其有用，藉此以欺騙國民，搪塞責任，而達到『對日避免衝突』的目的。蔣中正之計策雖甚巧，蔣中正之用心，亦可算是毒極了。

蔣政府一次一次的勸國民「嚴肅鎮靜」，「特意忍耐」，「忍痛含憤」，「逆來順受」。一番一番的要國民「謹守秩序」，「服從紀律」，「信任政府」。○（以上皆政府文告及要人語）不管敵兵如何壓境，同胞如何被難，蔣政府總是對國民說：外交如何有希望，國聯如何有辦法。但是希望在那裏呢？辦法又在那裏呢？一天又一天，一年又一年。日本不曾撤退一個兵，中國不曾收復一寸土，現在東北已亡了，熱河已亡了，冀東察北也完了，無數的財產已經毀壞了，無數的同胞已經死去了，但是蔣中正以欺騙國民爲目的的國聯外交却大告成功。

（六）分期出賣之可怕

上面所說的國聯外交；只是蔣政府在消極方面，用來欺騙國民的，這個政策，現在可以說已被國民看穿，而失其效力了。但是在積極方面，還有一個政策，目前正在進行，這政策便是暗地和日本交涉，分期出賣國家之領土主權。這個「分期出賣」的政策，不把他說明，一方面不能解釋過去幾年來國民黨和蔣中正所取的外交方針，另一方面不能了解國民黨和蔣政府今後將取的外交途徑，同時也無出了解國民黨和蔣中正賣國罪惡之程度，和今後中國在國民黨和蔣中止下前途之危險。我們承認蔣中正，汪兆銘，黃郛等並非生下來便非賣國不可。只是蔣中正等愛生命，愛地位，愛金錢，愛享樂，比較愛遼，吉，黑，熱，要多一萬倍。因爲如此，便自然而然的走上賣國的道路上了。結果是爲要保存自己的生命，地位，金錢和享樂起見就是出賣國家或任何事，都做得出來，但是同時却又怕輿論和民衆的唾罵，尤其是民衆的行刺，如黃郛之幾次被炸未遂，於是對於日本人的要求，不敢一次全盤接受，而只好分期接受，分期交貨了，我們有充足的事實來證明。

九一八之初，蔣政府不是說：『誓死抵抗』和『抵抗到底』嗎？不是說『不撤兵，不交涉』嗎？你看汪兆銘說得多強硬，多漂亮，多動人！

『以土廣民衆之中國，對富國強兵之日本，縱有一二城鎮，不幸而落於日本手中，而中國之內，人人皆抵抗，處處皆抵抗，日本雖有二三百萬精兵，亦不能遍佈也。外交方面日本所希望於我者，惟簽字於喪權辱國之條約耳。然自去年九月十八日以來，南京政府隨時可以簽字，而終不肯簽字，最近甯可遷都洛陽，以作長期抵抗之計，而仍不肯簽字，則中國之決心，亦可概見也。』（二十一年二月十三日）

然會幾何時，從洛陽一溜烟又回南京了。『一面抵抗，一面交涉』的花樣文章也拿出來了。不必撤兵，也可以交涉了。更進一步，當我十九路軍正在與敵人血肉相搏之時，全國民衆正在勇躍助戰之日，蔣政府的代表和日政府的代表，也可以秘密往返確商於南京東京之間了。

又進一步，於是乎公開的在上海和敵人交涉停戰和撤兵了。雖然這次交涉是像顏惠慶所說：『有人蹲踞在我胸上』，但也願不得這許多了。到了五月五日上午十一時，虎的一聲，鋼筆尖頭便在停戰協定上簽字了。這次協定，表面上看來，好像真是一個軍事協定，『無涉政治性質』如汪兆銘所說。但是實際上這個第一期賣國條約的意義，却是異常的重大，我們且將外交家陳友仁氏之批評抄在下面，好使國民充分明白分期出賣之可怕。陳氏說：

『中華民國領土是整個不能分割的，如果敵人侵犯中國的一部如滿洲，就是侵犯整個中國，所以中國國民爲什麼要堅持東三省問題與上海問題一起，作爲同一問題來解決。這是全體中國國民之公意，南京政府領袖汪先生也曾宣言過。可是協定結果如何？在南京政府以爲上海停戰協定僅軍事問題的臨時協定，

不涉到政治問題，自與國家領土統一完整不相侵犯，但事實上有那麼一回事麼？當甲國一部份領土受乙國侵略，而甲國與乙國竟簽定自己另外一部份領土暫時休戰的協定，可是其餘領土仍繼續在敵人侵犯中，這不是明明已將自己領土統一完整撕破嗎？所謂只是解決軍事，不涉政治，還不是爲自欺欺人之談？

『調查團報告指出日人侵略結果，只造成東三省無政府狀態，此是日本在國際上的面子很壞的一樁事。日人正企圖怎樣恢復東三省治安，就是用盡全國兵力，亦在所不計，日人故熱望上海停戰早得解決，俾可調回在滬精銳之師，到東三省去，消滅中國人民抗日死戰的義勇軍，以完成其吞攬整個東三省計劃。而同時中國方面，却由一紙協定，限制中國軍隊，不能再自由調遣到原屬自己領土的上海週圍。日人却因此一紙協定保障，可省上海五萬駐兵的兵力與軍費。此後僅用少數部隊，就可以很安慰地拿着上海，這不是於日人最有利益的嗎？』

『還有一層，詳考協定條文，如第二條所載中國軍隊在本協定所涉及區域之常態恢復，未經決定辦法以前，留駐其現在地位。究竟所謂常態恢復，幾時纔能決定，幾時才能得日人同意的決定，且日人聲明所謂常態恢復，不止軍事，即反日宣傳排貨運動等也均在內。此外日人還在外報宣言，他們所認爲涉及區域，連蘇州河以南黃浦江以東一帶地段也在內，而我方未聲明否認。照此推測，我國在上海主權，豈易恢復？』（見國聞週報九卷十九期）

第一期賣國條約既是如此厲害可怕，但是墨水乾了沒有好久，第二期賣國條約之塘沽協定，又在次年五月三十一日簽下了。第一次簽字時，國民黨政府還不免有點含羞忍痛。第二次便非高舉香檳，互相祝賀，不能表示愉快。（此事各報皆登載）至於塘沽協定之內容，我們只要詳細一看，便知只有比上海協定還更壞。

第一，是中國撤兵之區域，比上海協定之區域大無數倍。第二，是日本可以用飛機視察該區域，這是上海談判時中國所不肯接受的。第三，是上海協定有無附件尙不可知，而塘沽協定則至少有口頭附件。其中吾人已知者，爲在一年內通車與通郵之一項，此爲最近由日人所傳出，至於塘沽協定把東北領土置之不聞不問，其政治上的害處，當然與上海協定相等，而且更厲害的地方，便在長城以南一帶，設立一非武裝區域，中國不得駐兵，結果使滿洲僞國更加鞏固，而將來武力收復東北，更加困難。這又証明了蔣政府賣國之變本加厲，日甚一日。事後汪兆銘却又來一套聲明，一番解釋，說是『僅屬軍事，不涉政治』。但是有誰相信呢？最可笑的是汪氏替蔣中正洗刷此次事件的責任，說是應由他一個人負責，與蔣氏無涉。唉！汪兆銘如此奉承軍閥，於臣妾之道深造至此，亦可以登今世之佞臣傳中矣。

第二期賣國勾當完了之後，第三期是什麼呢？第三期便是在冀東戰區一帶無形放棄主權，讓日人及一般主張親目的份子，在區內得大活動而特活動，上面所說的漢奸李際春，居然被南京政府委任爲戰區官吏，便是一種表現，目前無論誰，只要到冀東去一看，便可知這二十二縣被斷送到什麼程度了。

至於第四期賣國營業，交貨沒有呢？與滿洲國通車通郵（承認滿洲國之第一步），一年來國民黨政府不是極端的否認『絕無其事』嗎？然而黃郛的南下，爲的是什麼？當時北寧路局長殷同和日人之殷勤往來，爲的是什麼？閻葫蘆閉了一年，一直到前年五月三十日果然『絕無其事』的通車詳細辦法，在中央政治會議通過了，（恰好碰上年塘沽之口頭應允）此事中外報紙既皆登載，其他要人如孫科等也不否認，汪兆銘於事後却又來一個『否認』。原來是西南來了一個反對電報。唉！汪兆銘，你既然胆小如鼠，又何必要做行政院長？做了又何必幹下那賣國勾當呢？

至於第四期賣國營業，就是最近與川越大使爲各種問題之交涉，據聞蔣於日本所提原則，已經承認，只看日本給蔣以何等虛體面，就可分條解決。我們可以預言，在此交涉時期，蔣政府一定要來大批的『否認』無數的『聲明』來欺騙國民。一直等到交涉好了，又是一宗賣國勾當成功。這次勾當成功，中國就必華北五省莫保了。

數年前陳友仁氏曾經警告過國民說：『余敢警告國人，蔣氏此種消極不抵抗政策，如更進一步，難保其不接受日人之要求。』（二十一年一月二十五日談話）過去三年的事實，證明了陳氏的話，一點也不錯。蔣政府分期出賣國家的事實已經是鐵証具在。根據蔣政府這種巧妙的計策，他們把國家出賣完了，國民也許還在夢中呢！唉！國民，國民！你們如果要挽救你們的江山廬墓，此時不把賣國政府打翻，請問再待何時？

（七）大塊邊疆不值國民黨之一顧盼

以上我們已把東北問題自發生以來的外交經過詳細敘述了。至於其他的外交經過，我們只能簡單的一述，不是認爲不重要，乃是因爲篇幅有限的緣故。

南新疆的獨立，從面積方面來看，與東北的損失，實在相差不多。南疆之獨立，等於江蘇，浙江，福建，安徽，江西，湖北六省之獨立。（一共二百五十萬方里）爲什麼南疆會獨立呢？一方面是由於帝國主義者（英國與日本）在背後的勾結，而其動機則可以說是被蔣政府對於東北之不抵抗所鼓勵。另一方面則由於新省政治的腐敗，使一部份回民不能忍受。例如爲縣知事者，就任一年，可括到二十餘萬！（據二十三年四月二十五日申報）此外連年新省內戰，民衆被慘殺者至三十萬之多！（據北平世界日報二十三年四月十五日）

（由此可見一般。只是目前政治的腐敗，並不限於新省一隅，長此下去，各地人民，因不滿意蔣政府之統治，而紛紛獨立的，正不知還有多少呢？）

南疆宣告獨立以來，快到三年了。蔣中正一直到如今可以說是連睬也沒有睬一下。南京政府甚至於將所有消息皆秘不發表，使人民陷於不知不覺之中，而賣國之徒，便可不受人民之責備，得以保持其飯碗。因為這個緣故，所以一般國民對於有關西北前途之南疆獨立，至今還是莫明其妙。

除了東北及南疆以外，大塊國土之損失，便是雲南邊境之班洪及峨哈。班洪是金銀出產之地，是我國寶庫之所在。英人所以敢於侵佔，自然又是因為蔣政府對於國土之毫不在乎。自從班洪被佔消息傳出以來，中外震駭。思普縣黨部來電明明說得異常清楚：『上年十二月十九日，英國派其駐緬軍隊二千餘人，侵入瀾滄境內，掠奪該地礦場』（見二十三年三月二十四日天津益世報）順甯縣長的報告也是說：『查英兵去臘已進據班洪廠』（見同年四月十九日北平晨報）騰衝殖邊善辦李曰垓，根據鎮唐縣長的十萬火急電，並且說：『英兵二千餘名，用機關槍大砲，直向班洪村寨攻擊，雙方尚在激戰中』（天津益世報四月十六日）班洪王胡玉山更報告：『已開火三次』。同時建水縣黨務指導委員會又來電說：『正月二十八日，有武裝法兵一百五六十名，如狂風驟雨，突來中猛，將峨哈寨完全佔據，任意搶擄』（天津益世報四月十六日）

這樣確鑿的事實，而又發生在好幾個月以前，蔣政府如果不是一向睡着了，也應早有聞知，早有舉動了。乃舉國皆知的時候，蔣政府之行政院及外部竟云：『尚未接得開火報告』（上海二十三年四月十四日申報）其後行政院長汪兆銘在國府報告，竟說：『有無侵入黃線（國界）以內，則尚有待於調查』（見四月十七日北平晨報）有無侵入，尚有待於調查！這是什麼話？同時大公報據南京四月十六日電竟標題『滇邊無事』！

該電文說「外交當局以外傳演邊班洪瀾滄被英兵佔據等訊，經迭據滇省覆電中央，證明不確。某國報紙更張大其詞，挑撥中英感情，盼國內報紙慎重刊載」云，我們知道，雲南省府三月二十九日的電報還說：「英人所使者確爲班洪」（三月三十日北平晨報）南京外部簡直替英人說話，替英人否認，替英人宣傳，替外敵欺騙本國人了，天下竟也有這等奇事，這等怪聞！荒謬至此，止矣，盡矣，無以復加矣！

（八）媚外成性非一日

現在有許多人認爲蔣政府之賣國只是近三四年事，從前是很好，這話初聽像是真的，重要的失地，原來都是近年發生的事情，不過我們只要追溯一下國民黨執政以來十年的歷史，我們便會明白那賣國媚外的態度，是始終一貫的，只是到最近每况愈下變本加厲而已，我們只要舉兩三件事，便可證明，

民國十七年蔣中正北伐之時，日本出兵山東，到了濟南便大肆屠殺，那時的橫暴殘惡，並不讓「九一八」和「一二八」的時候，我們且看蔣中正和黃郛（當時外長）兩人的報告，便可明白：

「日軍派大隊至交涉公署，蜂擁入內，將戰地政務委員會交涉員蔡公時，用麻繩細綁，挖去眼鼻，縱開槍將蔡擊斃，並縱火焚燒交涉公署。事後又轉往外交部長辦公處行兇，遂縱火又將外長辦公處燒去。日軍以有組織之槍砲，向我國軍掃射，我國軍民死者，不計其數……（十七年五月五日）」

其後日軍更幾次砲轟濟南，死傷無算。這是如何的大國難，大恥辱！當時蔣中正身在前敵，而且手握大軍，蔣中正如果真具革命精神，尙有愛國觀念，便應即時抵抗，就地殺敵。乃蔣中正怕死媚外，並非一種。故「遲遲前進，迨衝突一開，蔣即嚴令制止還擊，故華兵死傷遠過日兵。」（國聞週報五卷十八期）而黃郛五

月四日對日之抗議書中，亦自承「我軍隱忍不與抵抗。」日軍在濟南時，既深知不抵抗為蔣政府之既定對外政策，故「九一八」後，敢於到處侵佔，到處屠殺。此後張學良湯玉麟之不抵抗，見敵脫逃，實亦不過採用蔣中正四年前發明之秘方而已。蔣政府對外如此，又何怪日本之再度來攻，又何怪張湯之上行下效呢？

最可笑者，濟案發生後，南京政府即議決：（一）通令各軍一律戒嚴（無非對付國民而已）。（二）制止各地對日之無意識的舉動。（民衆協助政府對外為無意識！）（三）通令民衆團體及學生須嚴守紀律，有違反命令者，照戒嚴條例處理！（好厲害！）大家請更聽一聽那時黨國要人所發表的高論：蔡元培說：「此時機，宜將範圍縮小。」（大事化小）何應欽說：「此時應戒輕舉妄動，須待十年以後，方有實力。」（十年馬上就完了。）譚延闓說「民衆應該鎮靜。」（像墓石一般）蔣中正更特別關懷日本僑民，打電報給上海市黨部：「切望民衆，持冷靜態度，勿作暴動及遊行等事，不可對日僑有虐待情事。」你看：日人侵佔了我們的國土，屠殺了整千整萬的同胞之後，蔣中正還要小心保護他們，蔣中正閉着眼睛，不去看日本虐待中國人，却怕中國人會「虐待」日本人。由這樣的人來主持中國的政治外交，請問：日人又如何能不加緊侵略，加緊屠殺呢？

有人也許要說：不管怎樣，濟南事件後來總算解決了，日兵也撤退了。蔣中正當時之不抵抗，避免衝突，也許不無見地呢。而且今後東北日軍也許同樣的會撤退呢。不錯，日兵後來是撤退了。但這並非蔣中正之力，而是出於日本的自動。而且天下事，有出人意料之外者，蔣中正甚至曾要求日本延期撤兵！有二十年九月二十八日汪精衛在廣州中央紀念週的報告為證明。那次汪氏演講的題目是「抗日倒蔣誓以死爭。」他說：

「我們總不敢說蔣中正必會做到袁世凱，但是有什麼方法可以證明他必不會作袁世凱呢？請看過去的事

實；民國十八年時，蔣氏爲消滅第二集團軍軍事上的便利，要求日本延期撤兵濟南。」

這不是蔣中正賣國的鐵證嗎？至於說到將來東北日軍是否也有撤退的可能，不要說日本之視東北和山東兩樣，絕不會自動撤去，這是誰也明白的，就使不然，我們也難保蔣中正不再「請求日本延期撤兵」呢！況且汪精衛說得好；「若果蔣中正是獨斷獨裁，忍辱投降，斷送東三省的主權，簽訂國民的賣身契，試問那時國民將若之何？」（同日演說）。（按：「這抗日倒蔣誓以死爭」的汪精衛，便是前此親日擁蔣榮任行政院長之汪兆銘是也），

濟南慘案之經過既是如此，我們且舉一件最早的外交來說，便可見國民黨自執政之第一天，便蟄伏在帝國主義者脚下過日子。民國十六年三月二十六日，這時南京政府還沒有成立，國民黨軍還是第一天打進南京城。在下關江裏的英美法幾個帝國主義者之兵艦，竟大肆咆哮起來，砲彈如雨一般直向南京城裏落，打死無辜居民，不計其數。他們開砲的理由，據說是有暴徒搶劫了城內外國人。就使真有其事，試問何以值得開砲？暴徒搶劫之事，何時何地沒有？那裏值得開砲轟擊？開砲轟擊的理由，只是兩個國家已經宣戰了，而且照國際公約，這不能轟擊像南京那種無防禦之城市。這次開砲完全是帝國主義者，藉口要發洩其屠殺的獸慾，把我中國人的性命當作螞蟻，蒼蠅，蚊子和微生物一樣的對付。國民黨和蔣中正一類領袖，如果真有一點革命的勇氣，人道的觀念，愛國的思想，那時便應誓死抵抗，替死難的同胞報此大仇奇恥。」

誰料到國民黨和蔣中正媚外怕死，自始已然。不但彼時不即反抗，而且隨即倒在那些屠夫們的懷裏，與之勾結，供其玩弄，作其走狗。從此日以升官發財，屠殺同胞爲能事。至於此次南京慘案，早已置之腦後。後以各帝國主義者之敦催，過了一年，纔算解決，而結果適與國民所期望相反。南京政府於致各外國照會中

竟說：「茲因對於貴國國旗政府代表等有不敬之處……不得不以極誠懇之態度，向貴國政府深表歉意。」此外懲罰兇手，軍隊解散，及賠償各項無不一一答應。總共賠款至數十萬元之多。（參看洪鈞著國民政府外交史一五一頁）至於我國同胞生命財產被砲擊所受之重大損失，則一個小銅元的賠償也沒有。懲兇一層更談不到，各國對砲擊獸行唯一的表示僅僅說出「抱憾」兩個字，還強辯了一大頓，說開火是「不得已。」

這樣的結果，便是南京慘案的下場！這樣的結果，也就是此後南京政府所辦理一切外交的下場！而且是江河日下，每况愈壞。因為國民黨執政之日子愈久，賣國之本領愈高，賣國的本領愈高，出賣的成績愈大，以至於有今日空前的國難，和空前的國恥。

（九） 結 論

若是今後國民黨還是繼續執政下去，我們敢說，還有更大的國難和更大的國恥，在前面等着我們！

英國泰晤士報，批評國民黨政府外交訣竅，是三個字，即「拖」「媚」「送」，何謂拖，即遇事拖延，何謂媚，即拖延不了而諂媚，何謂送，即諂媚不了而斷送，我們試細看看國民黨政府十年來之外交，非此一貫之訣竅嗎，但是從前蔣中正，沒有親身當外交之衝，凡遇着斷送土地，斷送利權，它都有詞狡辯，現在日本為交涉事項，找蔣中正直接談判蔣當無可再狡辯了，如果慷慨慨慨而亡國尚不失為光明，最怕是遮遮掩掩而亡國則國人將如之何？所以倒黨倒蔣倒南京政府為現今一致之要求，國人呀！中國是大眾有分，不要讓蔣與國民黨包辦亡國。

或者謂蔣於外交，經已再三宣明，謂有一定之限度，逾此限度，必盡力與日本一拚，况蔣已覺悟從前退

嬰爲失計，今正準備作拚的工夫，現在北方馮閻，南方李白，與蔣合作，皆因蔣有抗日準備時機一到，蔣必作民族英雄，以蔣之前途着想，抗日是一條出路，不抗日是死路，抗日而失敗，猶有再起餘地，不抗日而失敗，則永不能翻身，蔣之聰明，寧不了解及此，殊不知蔣之抗日，正是利用以騙人，只要日本肯給蔣以何等虛體面，蔣必就此了結，現在因爲日本所提條件過苛，蔣不能遽然承認，不得不虛張聲勢，以裝做準備抗日的模樣，其實若日本將條件改變和緩，蔣必應允唯謹，我們並非冤枉蔣，據其外交部長張羣致楊永泰函云，「委座之意，仍注重埋頭整頓內部，非至忍無可忍，決不輕言破裂，設對方真顧念東亞和平，應體察委座立場，不强以所難，」云云由此以觀，是日本稍爲讓步，蔣必歡迎喜悅不暇矣，或又謂蔣正勾誘英美俄法，出而共同抗日，依國際情形，將再演一齣三國迫還遼東半島故事，最近各列強使節紛紛活動，即是跡象已見。

殊不知縱使蔣有以夷制夷的策謀，時勢變遷現在國際外交情形複雜，非往昔可比，且各國的甜言蜜語，一舉一動，全由自己利益的立場出發，那裏真有人道公理，肯作扶弱抑強的義俠。看它國聯當初豈不以正義公理爲旗幟，以排難解紛爲相呼召，而實際不外是列強的辦公廳，帝國主義者的集團，自聯盟成立以來，對於國際糾紛未聞有所解決，如滿洲事變當初，根據李頓爵士的報告，一時懲日之聲，高唱入雲，徒使國人雀躍三百企望無疆，究其結果如何，又意亞戰爭正酣時期，美國首唱甚麼對意經濟封鎖，鑼鼓喧嘩，舌敝耳聾，及亞京一旦失陷，亞皇亡命倫敦，則如喪家之犬，誰爲同情，可見依人不如恃己，果蔣氏弗思自強，不改歐美依存主義，勢必陷中華於亞國第二，現在國難已臨最後關頭，樹立國策是當前的急務，豈可儘聽蔣與國民黨一手包辦，而以國土爲贈品，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如許廣大民衆，誰信中國挽救無人。

第三章 南京政府的軍事

談到軍事，南京政府只有對內的軍事，沒有對外的軍事。在對內的軍事上，在內戰上，南京政府却打破了民國歷史的紀錄，蔣介石個人亦打破了民國歷史的紀錄，蔣係摹仿袁世凱，袁棄小站練兵發跡，蔣靠黃浦軍校發跡，袁必使士兵人人腦筋中有一「袁官保」，蔣必使學生心目中有一蔣校長，士兵心目中有一蔣總司令，凡能老老實實，服從唯謹者，蔣則喜歡，凡富於見地與主張，略為調皮者，蔣則猜忌，所有南京政府之內戰，皆蔣剷除異己而發動。

從民國元年到十七年這時期，我們定為北京政府時代，從十七年起到現在，這時期我們定為南京政府時代。把這兩時期的內戰統計起來，北京政府時代共有內戰十一次，南京政府時代却有內戰十三次。當然，民國二十五年中，統共絕對不止二十四次內戰，我們所統計的，是專就與所謂中央政府有關係的內戰。例如北京政府時代的直皖戰爭，直奉戰爭，江浙戰爭等等，習用的名詞，彷彿是省與省的衝突，實際是中央與地方的衝突。這種內戰，我們要計算的。南京政府時代的蔣桂戰爭，蔣閩戰爭，這更很明顯的是中央與地方衝突。這種內戰，我們都計算在內。至於純粹一省以內的衝突，例如北京政府時代西南各省的衝突，南京政府時代雲南貴州陝西等省內部的衝突，却不在我們統計之內。就這樣統計起來，南京政府的成績，已超過北京政府時代了。同時，我們又要注意到時間的問題。南京政府只有十年的歷史，北京政府却是從民國元年到民國十七年，共有十七年的歷史。以時間合算起來，北京政府當政十七年共有十一次內戰，平均每年不到一次，南京政府當政十年，却有十三次內戰，平均每年一次以上了。

拿時間計算起來，北京政府總計打內戰的時期，爲八百八十五日。而南京政府截至到民二十三年却有三千零二十八日。北京政府內戰時期與統治時期比較起來，內戰佔百分之七又零一，南京政府內戰時期所費時間則超過統治時期之上。南京政府從南京政府成立足到民二十三是不到六年，內戰費去的时间却已三千零二十八日，即從十五年七月誓師北伐算起，亦不到八年，而內戰却已過了八年。南京政府內戰時間超過任期，這是很容易解釋的。南京政府領袖蔣介石是個內戰的能手，他是幾方面可以同時發生內戰的。例如他與共產黨的戰爭，是從十九年就打起。然十九年到現在，這幾年當中，却同時在別方面又打了許多內戰了。這是一個理由；此外，南京政府在內戰上有的是錢，有的是軍械，有的是精力，所以每次內戰，總可延長許久的時間。北京政府時代，直奉戰爭，直皖戰爭，規模亦不能算小，在時間上比起南京政府的內戰，戰那真是小巫見大巫。直皖戰爭不過十日，直奉戰爭不過十五日，南京政府時代的內戰，發動以後，總是一個月起碼。蔣共戰爭，從十九年打到現在，從東南打到西北，已經六七年之久，到底打到如何結果，都是國人共見，因爲時間太短，規模大小的戰爭，在蔣介石是不過癮的。看看下面這個表，就知道南京政府內戰時期與北京政府內戰時期的比較了。

(一) 北京政府時代的內戰及內戰時期一覽

- 1 二次革命 民國二年七月兩月 戰期二月
- 2 洪憲帝制 民國四年十二月二十五日至五年六月六日 戰期六月十一日
- 3 復辟之役 民國六年七月三日至六年七月十二日 戰期九日

4 護法戰爭 民國六年九月至七年四月 戰期半年

5 直皖戰爭 民國八年七月十五日至二十五日 戰期十日

6 湘鄂戰爭 民國十年七月二十九日至八月底 戰期一月

7 第一次直奉戰爭 民國十一年四月二十六日至五月五日 戰期十五日

8 江浙戰爭 民國十三年九月三日至十月十三日 戰期四十日

9 第二次直奉戰爭 民國十三年九月至十月 戰期一月餘

10 奉浙戰爭 民國十四年十月十七日至十一月七日 戰期二十日

11 國民軍與奉軍之戰 民國十四年十一月至十五年八月十四日 戰期九月

(二) 南京政府時代的內戰及內戰時期一覽

1 北伐戰爭 民國十五年七月九日至十七年六月四日 戰期一年十一月 七〇〇日

2 甯漢戰爭 民國十六年十月二十日至十一月十一日 戰期二十日 二〇日

3 蔣桂戰爭 民國十八年二月二十一日至十二月底 戰期十月 三〇〇日

4 蔣馮戰爭 民國十八年十一月中旬至十二月初 戰期二十餘日 二〇日

5 蔣唐戰爭 民國十八年十二月下旬至十九年一月十五日 戰期二十餘日 二〇日

6 蔣馮閻戰爭 民國十九年五月中旬至十月上旬 戰期四月二十日 一四〇日

7 蔣奉與石友三戰爭 民國二十年七月十四日至八月一日 戰期半月 一五目

- | | | | |
|---------|------------------------|----------|-------|
| 8 膠東戰爭 | 民國二十一年九月十八日至十月下旬 | 戰期一月十日 | 四〇日 |
| 9 四川戰爭 | 民國二十一年十月三日至二十二年九月五日 | 戰期十一月 | 三三〇日 |
| 10 蔣馮戰爭 | 民國二十二年七月上旬至九月 | 戰期二月 | 六〇日 |
| 11 齊閩戰爭 | 民國二十二年十二月下旬至二十三年一月二十一日 | 戰期一月 | 三〇日 |
| 12 蔣孫戰爭 | 民國二十三年一月下旬至四月初 | 戰期二月又十五日 | 七五日 |
| 13 蔣共戰爭 | 民國十九年十二月蔣出發南昌至現在 | 戰期五年半 | 二〇〇八日 |

上面的統計，是拿政府做單位的比較。若拿軍人領袖做單位來比較，那蔣介石的成績，在民國有史以來，真算空前了，蔣介石真可算集內戰的大成了。據我們的統計，在袁世凱統治期內，中國有內戰二次；在黎元洪期內，中國有內戰一次；在馮國璋期內，中國有內戰一次；在徐世昌期內，中國有內戰三次；在曹錕期內，中國有內戰二次；在段祺瑞期內，中國有內戰一次；在張作霖期內，中國有內戰二次；在國民黨的蔣「委座」統治之下，却有了內戰十三次。倘以時期來比較，袁世凱在內戰上的時間為二百日，黎元洪九日，馮國璋一百八十日，徐世昌五十五日，曹錕八十日，段祺瑞二十日，張作霖二百七十日，而蔣介石却有了三千七百五十八日。關於這個統計，我們可參看下圖：

(三) 民國以來領袖人物當政年數及其內戰次數

袁世凱 當政時期 五年又六月（元年一月至五年六月六日）

內戰次數 二次 二次革命 洪憲帝制

黎元洪 當政時期 一年（五年六月至六年六月）

內戰次數 一次 張勳復辟

馮國璋 當政時期 一年又一月（六年七月至七年八月）

內戰次數 一次 護法戰爭

徐世昌 當政時期 三年八月又二十三日（七年十月十日至十一年六月二日）

內戰次數 三次 直皖，湘鄂，第一次直奉

曹錕 當政時期 一年零二十日（十二年十月十日 至 十三年十一月二日）
吳佩孚

內戰次數 二次 江浙（孫傳芳齊燮元與盧永祥）直奉戰爭

段祺瑞 當政時期 一年半（十三年十一月 至 十五年四月）

內戰次數 一次 徐州之戰（孫傳芳與奉軍）

張作霖 當政時期 二年（十五年五月 至 十七年六月）

內戰次數 一次 張與國民軍之戰

蔣介石 當政時期 十年 十五年至現在

內戰次數 十三次 北伐 寧漢 蔣馮 蔣唐 蔣桂 蔣馮閻 石友三與蔣奉軍 膠東川戰 蔣馮

寧閻 蔣孫衝突 蔣共

上面我們所說的，不過證明南京政府內戰的時期與次數，超過北京政府，證明蔣介石在內戰的時間上及數量上，亦超過以前一班北洋軍閥。倘是我們拿過去內戰的緣由來分析一下，更可證明南京政府和蔣介石時期所有的內戰，較比北洋時代的內戰更無價值。我們先看看北京政府時代的內戰。第一次內戰是民國二年的『二次革命』，第二次是『洪憲之役』。發動內戰的人，第一次是李烈鈞，第二次是蔡鍔。明白一點民國歷史的人，當然不責備李蔡發動那種內戰，那種內戰是有政治意義的，發動內戰的人，目的是在打倒袁世凱的獨裁與帝制。民國六年打倒復辟的內戰，發動的人是段祺瑞。事後，國人認那次內戰，是段祺瑞再造共和的功績。這種內戰，當然亦有相當意義。民國八年的直皖戰爭，及十一年的直奉戰爭，表面上似乎是私人的攻訐，實際上當時吳佩孚之所為，却能得到人民的同情。吳佩孚的目的是在推翻當日安福系與奉系的腐敗政治，最少，在當日的國民看來，那幾次的內戰，吳佩孚不是為個人的私利打仗。當然，北洋政府時代的內戰，有許多是爭權奪利，是毫無意義的。不過我們拿北京政府整個內戰史與南京政府的整個內戰史，一相比較，就知道南京政府的內戰，大部份是為維持蔣介石一個人的權利地位而打的。我們且來將南京政府時代的內戰分析，一切自然明白了。

說句公道話，民國十五年的北伐，這是一種有政治意義的戰爭。這種戰爭，最少，我們不寫在蔣介石爭權奪利的賬上。不過大家應記到，十五年北伐的成功，並不是國民黨或蔣介石軍事的勝利，那是民意的勝利，十五年的北伐，與辛亥年的革命，情形相彷彿，民心所向，故北伐軍所到無敵，在這一點上說，北伐却又不能認作國民黨的功績，更不能認作蔣介石的功績，而是國民一致革命的結果。民國十五年到現在，共有十三次戰爭，除北伐戰爭以外，其餘戰爭，那都是『倒蔣戰爭』。都應該記在蔣介石的賬上了。十六年十月二十

日的寧漢戰爭，那是『倒蔣』的發端。接著十八年的『蔣桂』戰爭，同年『蔣馮』戰爭，同年『蔣唐』戰爭，十九年的『蔣馮閻』戰爭，二十年的蔣介石與石友三戰爭，二十二年的『蔣馮』戰爭，『甯閻』戰爭，二十三年的『蔣孫』（孫殿英）戰爭，試問這些內戰，那一次不是『倒蔣』戰爭，這種戰爭，在『倒蔣』的人那方面說出來，他們當然不能承認這是無意義的戰爭，他們以為這與李烈鈞蔡松坡等的倒袁戰爭，沒有分別。但是在蔣介石本身，在一班擁蔣的人一方面說起來，那些內戰，有什麼意義？爲一個人的權利地位，竟至費用十幾萬萬元的金錢，犧牲千百萬人的生命，消耗十年以上的寶貴時間。試問中國所得的代價是什麼？

（四）內戰與蔣介石的人格

在南京政府的內戰上，在蔣介石的一切內戰上，我們還有兩個重要點應注意。第一，南京政府的一切內戰，是國民黨人的內戰。第二，南京政府的一切內戰。是蔣介石排除一班忠難朋友的內戰。

對這兩點我們又可拿事實來証明。寧漢分裂，寧方領袖是蔣介石，漢方的主腦人物是汪精衛唐生智張發奎陳友仁徐謙等等，這些人那一個不是國民黨的人物。十八年的蔣唐戰爭，唐生智是北伐時的前敵總指揮，這又是國民黨人的戰爭。十八年甯桂戰爭，李宗仁白崇禧等又那一個不是國民黨的人物？這又是國民黨人的內訌。十八年蔣馮戰爭，馮玉祥是國民黨的領袖，是國民黨的要人，這又是國民黨人與國民黨人的內戰。十九年的中州戰爭，二十二年的甯閻戰爭，南京的首領是蔣介石而反蔣方面的人物是馮玉祥閻錫山陳銘樞李濟琛蔡廷楷等，又有那一個不是國民黨的人物？這又是國民黨人與國民黨人的戰爭。一黨的內訌，却演成整個國家的內戰，在國家，在國民，這種犧牲，這種損失，是多麼冤枉？

南京政府的內戰，是排除患難朋友的戰爭。在這一點上說來，這更是人類一件可怕的事情。袁世凱雖然陰險，段祺瑞雖然剛愎，吳佩孚雖然偏狹，張作霖雖然強悍，他們這一班北洋的領袖，腦筋雖然陳腐，思想雖然頑固，然而他們在那個『義』字上，都絲毫不含糊。他們最少可以說這樣一句話：『不賣朋友』。袁世凱做皇帝，他有他的嵩山四友，同時他的一班北洋老同事，都封候拜將，無論如何，袁世凱沒有欺賣他的一班益友的事實。段祺瑞之於安福系，吳佩孚之於直隸系，張作霖之於綠林老友，都可以說是共患難，共安樂的朋友。蔣介石却不然了，他一生得了帝王時代這十二個字的秘訣：『飛鳥盡，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他是只有個人的權利地位，沒有朋友的恩義情誼的。我們且看看，從他在廣東辦黃浦，一直到十七年的北伐成功，與蔣介石同甘苦，共患難的一班朋友，如今還有幾人，沒有被蔣介石排除攻擊的？如今還有什麼人是蔣介石的朋友？民國十七年以後，直到此刻，民國歷史，是蔣介石排除攻擊他的朋友的歷史。歷史的事實，證明給我們，蔣介石的陰險，在袁世凱之上，他的剛愎，在段祺瑞之上，他的偏狹，在吳佩孚之上，他的強悍，在張作霖之上。他的猜疑妬嫉，殘忍酷辣，則歷史上的董卓曹操當不爲過了。

我們且看看民國十五年六月九日蔣介石在廣東誓師的時候，與他共同出師的是些什麼人？

蔣介石 國民革命軍總司令

李濟 國民革命軍總參謀長

白崇禧 行營參謀長

唐生智 國民革命軍前敵總指揮

張發奎 葉挺 攻湘第一路軍

何 鍵 劉興 攻湘第二路軍

胡宗鐸 攻湘第三路軍

陳銘樞 攻湘第四路軍

這一班人，在蔣介石的革命歷史上，總佔了重要的地位吧！這一班人總算得北伐的元勳，蔣介石共同舉義的患難朋友吧！老天爺，我們且查查歷史，如今這一班人那一個沒有受過蔣介石的排除？那一個沒有受過蔣介石的攻擊？雖唐生智張發奎仍然擠進蔣介石懷裏，作點有位無實權的官，然李濟陳銘樞則是與蔣勢不兩立了？這就可以看出蔣介石的情義，看出他的人格！

(五) 反蔣陣線

蔣介石北伐最後期的成功，是在民國十七年。十七年的時候，到了北伐第四階段，那時候蔣介石是總司令，而參加北伐的軍隊在七十萬以上，共分四集團，集團總司令及軍長，在五十以上，我們且看看這一批蔣介石完成北伐的功人，後來與蔣介石的關係怎樣。下列是一張北伐第四期的作戰軍隊表。我們且看看如今有多少是擁蔣的？多少是反蔣的？

十七年北伐第四期參加作戰之軍隊

總司令及第一集團總司令蔣中正

第一軍團總指揮 劉峙

第一軍軍長 劉峙

第四軍軍長 繆培南 前在廣東反蔣現雖合作不過表面團結而已

第九軍軍長 顧祝同

第十軍軍長 楊勝治 已死

第二軍團總指揮 陳調元 現雖依蔣却很無聊

第十七軍軍長 曹萬順 十七年被蔣撤職

第廿六軍軍長 陳 焯

第三十七軍軍長 陳調元

第三軍團總指揮 賀耀組 後改方鼎英 被蔣免職反蔣

第二十七軍軍長 夏斗寅

第三十三軍軍長 張克瑤

第四十軍軍長 賀耀組

第四十六軍軍長 方鼎英 反蔣

第四軍團總指揮 方振武 十八年被蔣拘押於南京開釋後廿二年吉鴻昌在察垣一同反蔣現仍努力奮鬥

第四十二軍軍長 馬文德

第四十七軍軍長 高桂滋 十九年前半年在山東反蔣現雖調駐陝北而心中仍是恨蔣

第三十四軍軍長 阮玄武 十八年在安徽反蔣現仍恨蔣

第四十一軍軍長 鮑 剛 十八年在安徽反蔣現仍恨蔣

總預備隊總指揮 朱培德

第三十一軍軍長 金漢鼎 被蔣免職反蔣

第三軍軍長 王均 已死

第二集團總司令 馮玉祥 十八年在豫西反蔣 第二集團人物現雖與蔣携手然亦不過是無可奈何

第一方面軍總指揮 孫良誠 全 右

第三軍軍長 孫良誠 全 右

第四軍軍長 馬鴻逵 全 右

第五軍軍長 石友三 全 右 以後幾度反蔣現仍反蔣

第二方面軍總指揮 孫連仲 全 右 以後投蔣受騙隊伍在江西分散極其恨蔣

第一軍軍長 韓占元 全 右

第十四軍軍長 秦德純 全 右

第廿二軍軍長 馮治安 全 右

第三方面軍總指揮 韓復榘 全 右

第六軍軍長 韓復榘 全 右

第八方面軍總指揮 劉鎮華 劉鎮華背馮投蔣取得地位現已逐漸失寵在安慶頗屬怏怏蔣幾次想消滅其

第二十三軍軍長 劉鎮華 隊伍而未下手

第二十六軍軍長 劉茂恩 全 右

第二十八軍軍長 萬選才 全 右

第九方面軍總指揮 鹿鍾麟 十八年在豫西反蔣

第二軍軍長 劉汝明 全 右

第十八軍軍長 鹿鍾麟 全 右

第二十軍軍長 龐炳勳 全 右

第二十七軍軍長 王鴻恩 全 右

第三十軍軍長 劉 驥 全 右

騎兵第一軍軍長 鄭大章 全 右

第三集團軍總司令 閻錫山 十九年與蔣戰於中州 第三集團人物亦是與蔣敷衍合作

第一軍司令 商 震 全 右 商震背閻投蔣並加入藍衣社已非閻派人物

第二三聯合軍司令 楊愛源 全 右

第四軍司令 傅存懷 全 右

第五七聯合軍司令 張蔭梧 全 右

第八軍司令 譚慶林 全 右

第十二軍司令 徐永昌 全 右

砲兵司令 周 岱 全 右

第四集團軍司令李宗仁 十八年與蔣戰於湘鄂

第四集團人物現仍反蔣所謂合作者爲取得蔣之金錢暫時休

息整頓也

第七軍軍長

夏威 全 右

第八軍軍長

李品仙 十八年隨唐生智在河南反蔣

第十二軍軍長

葉琪 全 右

第十三軍軍長

白崇禧 十八年與蔣戰於湘鄂

第十九軍軍長

胡宗鐸 全 右

第三十軍軍長

魏益三 十九年與蔣戰於中州

第三十六軍軍長

廖 磊 十八年隨唐生智在河南反蔣

第三十七軍軍長

周 燾 全 右

獨立第一師師長

羅啓疆 全 右

獨立第八師師長

劉春榮 全 右

從上面的統計及圖表上，我們知道在第四期北伐的時候，北伐軍共有四集團，後來參加過倒蔣戰爭的有三集團以上。連蔣介石本人在內，共有集團總司令四人，而後來與蔣誓不兩立，做了倒蔣領袖的就有三個人，一位是馮玉祥，一位是閻錫山，一位是李宗仁。四位總司令之中，只有蔣介石是不「倒蔣」。參加北伐的軍長共有五十六個，後來「倒蔣」的却有四十五個人，佔了五分之四以上。與蔣介石曾共患難，同甘苦的人，却鬧成這結果，蔣介石的人格，更可知了。

民國十七年後，一切內戰是爲蔣介石一人打的，這話不是我們冤枉他的，蔣介石自己亦說過這話。在民國二十年十一月二十一日國民黨四全大會的第九次大會裏，通過恢復黨籍的時候，蔣介石曾說過這樣的話：「……各同志前以政治關係，開除黨籍，但實際上並未叛變本黨，反對攻擊者，係對我蔣某個人，故一切罪惡皆由我一人而造成。假使無我，各同志或不至於如此分崩離析，而帝國主義者亦或不至於如此壓迫，故對黨，對總理，我承認是有罪之人。而今懺悔，願犧牲一切，供獻於黨國，贖我罪惡。……」（見「國聞週報」第八卷第四十七期）

這種話可算蔣介石由衷之言。這是蔣介石天良發現的供狀。可惜這天良發現，只限於一刹那而已。事過境遷，他的「願犧牲一切，以贖罪惡」，又成了欺人的空言了。

（六）內戰的損失

上面我們所說的不過是內戰數量，內戰的責任，至於內戰的損失，我們還沒有提到。嚴格說起來，從民十七年到現在，內戰上的損失是無從估計的。上面蔣介石那兩句話「假使無我，各同志或不致於如此分崩離

析，而帝國主義者或不至於如此壓迫，」這就相當說明了內戰損失的數量了。

關於內戰的損失，第一步大家想到的是內戰上直接的與有形的損失。即在這直接的有形的損失上，已無從估計。內戰上間接的無形的損失，更不知從何算起。例如說：九一八事件的發生，東北四省的淪亡，國民黨及蔣中正總共斷送的失地八百四十九萬方里，這可算蔣中正內戰上間接的無形的損失。因為沒有國民黨連年的內戰，外敵就不能乘隙以入。沒有蔣中正連年的內戰，中國的國防必不致如此虛弱。又例如說，數年來中國的遍地災荒，經濟破產，這亦是國民黨蔣介石內戰的結果，因為『大兵之後，必有凶年』災荒是內戰必然的結果，沒有蔣介石連年的內戰，則政府可以注意民事，許多災荒可以事先預防，人民可以安居樂業，人民的農工商業不受兵匪的影響，經濟亦不致於破產。這些都是間接無形的損失，這筆賬是算不清的，簡單一句話，今日中國的內憂外患，中國的國弱民貧，都是內戰的結果，都是國民政府與蔣介石的恩惠。

內戰上無形的間接的損失，既然無從算起，我們再來看國民政府與蔣介石在內戰上直接的與有形的損失罷！這個損失，蔣介石自己說過一段這樣的良心話，他說：

「……乃統一未久，而變亂旋生。十八年桂系叛亂於前。張馮稱亂於後，幾經討伐，粗告平定。於是閩逆錫山復挾馮玉祥以自重，表裏為奸，取求無已，招集流亡，聚謀反動，於是十九年五月之大叛變，亦係軍閥集團之最後掙扎，顛將士用命，人心所歸，東北奉命入關，討逆劇戰六閱月，戰線數千里。中央與逆軍相持於前方之兵力，合計過於百萬，濤署出征，卒平大難，而寄生於軍閥庇護下之擴大會議，亦隨之崩潰，國家遂得重告統一，中央乃克謹遵遺囑，召集國民會議，以奠永久和平統一之基礎，自國民革命軍北伐，迄於討閩馮軍事告終，我革命將士之死亡者，已達三十餘萬人，傷者且倍於此。民衆生命

財產，直接間接由戰爭而受之損失，何可勝計？國家財富之耗喪，更無論矣。……」（見「國聞週報八卷十九期國民會議蔣介石演說詞」）

這裏，蔣介石說「自北伐迄閻馮戰爭，革命將士死亡已達三十萬，而傷亡倍之」。這就是說蔣介石方面的兵士死了三十萬，傷了六十萬。我們知道，蔣介石在內戰上是勝利的一方，倒蔣失敗的各方面，他們的死亡，他們的受傷人數。當然又在蔣方之上。姑假定失敗的一方，將蔣介石的數目加一倍，亦是死了六十萬，傷了一百二十萬了，照此計算，民十五年對民十八年，在內戰上已經死了九十萬，傷了一百八十萬了。倘我們把時間計算起來，從民十五年七月起，到民十八年閻馮戰事結束，共一千三百餘日，在這一千三百餘日中，因為國民黨與蔣介石的內戰，每日平均死的人為七百，平均每日傷的一千四百。誰無父母，誰無兄弟，我們小民真又有什麼罪孽，要這般無辜的被殺傷，被屠戮！

在中州戰爭的時候，天津大公報有一篇社論，驚嘆蔣介石時代的內戰的損失，原文轉錄如下：

『外人之譏訕中國者，常謂中國內戰等於定期操演，曾如所云可謂世界最昂價之操演矣，億兆金錢，數萬生命，一剎那間化為淡烟炮灰以去，世界任何軍國主義之國家，無如此浪費而豪奢者矣。』

然近年之經驗，乃證明中國軍事確因內戰而有進步。其規模之大，攻守之勇，傷亡之衆，犧牲之壯烈，每經戰役，程度愈增，如近日隴海之戰，南北軍事家，皆稱爲空前未有之激戰。較之十六七七年之戰役又是一番氣象……按此役特色有四點：其一，攻守雙方，皆發揮最大之努力。查甯軍對隴海取攻勢，始於五月十三日。其攻擊最烈期間，爲五月下旬之十日：尤烈者爲二十三、四、二十七、八等日，波浪式總攻一日可達七八次，前仆後繼，行動勇敢。而豫東一片沙壤，守者徒賴壕，以抗強敵之來攻。計自五月十三

日至此，已歷時一月，寧軍卒未能取蘭封而總退焉。則守者之頑強，固中國內戰史上所罕見也。其二，因戰况激烈，故死傷之多，固為空前所未有，過去諸戰役中，死傷逾萬即為最大戰爭。乃此次隴海之戰，死傷合計竟有數萬。其各方傷亡確數，故斷非業新聞者所能知。但據滬電所傳，傷兵運歸者，不下二萬餘，據最近由寧滬北來者談及南京有一次運回傷兵五千人，南京病院不能再容，故分佈各處。至反蔣軍方之損失，固不可詳，但間已相當重大，不過守者之損傷，自較攻者略少而已。其三，行軍器之應用，以此役為最多。其尤顯著者，為飛機之參戰，與其對飛機之防守。中國過去諸役，飛機只供偵察威嚇之用，乃自去冬以來，成為實際戰爭之武器，其破壞力之大，殊足驚人。然守軍方面，其所以適應環境減少飛機效力之設備，亦參行之有效。現料中國軍隊，今後必日益重視空軍，武裝之現代化已為必然之趨勢矣。總合最近各種情報，觀之中國兵士之犧牲精神，在此役表現尤多；攻守之耐久力，亦俱進步。單以兵士之勇敢論，揆諸任何國家，殊無遜色，即兵士技術，亦大體優良，而其優於外國軍隊者，則為安於惡劣之給養，忍勞耐苦，絕對服從。嗚乎！吾人所不勝悲感者，此等數十萬忠勇健兒，皆良民之子弟，國家元氣之所寄也，當十七年南北統一之初，豈不曰革命業已成功從此努力建設乎？乃糾紛橫起！大戰又成，一月之間，而數萬健兒犧牲其生命，或成殘廢之人。至於武器消耗，皆良農血汗之資。此數旬來至少一萬萬元以上，又化為烟矣。其使人民犧牲至此，其所得之報為何如？……」

同時，我們要記到上面的數目，是民十五到民十八年止。從民十八到現在，國民黨及蔣介石的內戰，並沒有停止過。就以從前那死傷的數目來計算，每日死七百，傷一千四百，這七年的工夫，亦大有可觀了。從十八年到現在其日數為二千七百。每日死七百，就有一百八十九萬了，每日傷一千四百，就有三百三十八

萬了。

這數目驟然看起來似乎太大。其實不然。我們下面亦很粗率的統計。我們隨便挑了兩個月（民二十三年三月八日至五月十三日）把這兩個月蔣共戰爭的死傷數目集合起來，統計蔣軍，共兵，人民死亡共得一百二十萬二千三百人。照這樣算起來，每日平均死亡在一萬七千以上。固然這種數目不甚可靠，因為蔣軍對共軍的死亡，一定浮報，同時我們却應知道蔣軍自己死亡的數目，却隱報不少了，即或將全數打個八扣，每日死亡亦在一萬三千六百。即將合數對扣，每日平均死傷亦在八千以上。

上面所說的是生命數的損失，國民黨政府及蔣介石，他們因內戰而在財政上的損失，數目當然亦是驚人。關於這一點，我們在國民黨政府的財政上，說得很詳細，這裏用不着重複。我們只要再提一句，蔣介石的南京政府，共發了十四萬萬元的內債，而內債用途則百分之八十五又六零是軍政費。從這一點，我們就知道他在內戰上用多少錢了。這不過是個可查的數目，無賬可查的數目，該當又有多少？

在內戰上，蔣介石是很關綽的。他用錢的方法，是手面很大的，只要舉一件事，就可概見其餘。民十八年蔣與閻馮發生戰事，那時候張學良，有舉足輕重之勢。蔣介石派張羣吳鐵城運動張學良帶兵入關，蔣介石許給張學良的款，是四千萬元。第一張支票是一千二百萬元，這件事如今已成了社會公開之秘密。倘蔣介石天良尚存，他是不能否認的。有此一節，可概見其餘了。

上面是國民黨政府與蔣介石在內戰上的一筆總賬，在外戰上，他的成績，是全國民所知道的，那是等於零。他在南昌曾經下過命令，禁止軍人，抗日的。上海一二八戰事，蔣系的軍隊只八十七與八十八師勉強參加過戰事。在華北方面，蔣系的軍隊只徐庭瑤的一軍，曾經參加過戰事，對外參戰的軍隊，與他打閻馮的

軍隊比較，不及三十分之一，蔣介石北上對外參戰的軍隊，不過佔他南昌打共黨的軍隊二十五分之一，至於財政，更不必說，熱河告急的時候，政府假說抗日，張學良在北平主持其事，張學良向南京政府要錢，第一次所給的爲一百萬，與當年蔣馮戰爭時代相比，一張支票就是一千二百萬，相隔遠矣。

(七) 蔣共戰事之一隅

蔣共戰事，迄今已有七年之久，初由閩贛皖豫鄂湘打起，而打到滇黔川康青甯甘陝晉綏，打了一大半個圈子，則兩方該是死多少人，尤其晉省數月的廝殺，中外報紙紀載，皆謂白骨成山，則死亡數字，更當驚人，現據大公報蘭州航信，謂甘省魯大昌等部隊，傷亡極鉅，此『極鉅』之中，數目應不在少，目下共產軍已經大聯合，預備以全力奪西北，蔣介石將自己親信隊伍，屯留在後，而以西北雜軍，及張學良之東北軍，供前線犧牲，該各軍爲避免犧牲，聽匪猖獗，據大公報蘭州航信，匪將各地秋禾，能割者搶割，不能割者，一律焚燒，眼看殘冬將到，人民無以爲活，非全體餓死不可，此是何等慘聞，共匪除了幾個首領，其餘多屬脅從，倘南京政府對農村有救濟，對百姓有安頓，人又何苦從匪，因普通皆苦於虐政，不能安居樂業，拚着一死，故致從匪，固非共產主義之煽動，乃是爲生計所逼，不得不走上揭竿一途，猶之歷史上黃巾赤眉，全因政治黑暗所逼出，南京政府仍不設法從根本安撫，仍在一面造匪，一面剿匪，將見整個西北，摧毀於蔣共戰事，雖百年亦難恢復矣。茲錄其在東南初剿共時之筆記一則，藉作舉隅以記蔣之罪狀：

自三月八日起至五月十三日止，中間六十七日，勦赤官兵，赤軍，及人民傷亡總數爲一百二十萬二千三百九十人。

三月八日紅軍被浙保安團擊斃三百餘。

三月十四日贛紅軍傷亡七八千以上，陣前死尸三千餘具，中央軍亦傷亡近千。

重慶二十日電，官軍傷亡逾千匪倍之。

中央社南昌三月二十一日電，匪三十七團傷亡枕藉生還無幾，

南昌二十一日電，清溪之戰斃匪二百清溪無恙。

福州二十二日中央社電，北路軍與匪激戰匪傷亡七八千以上。

中央社長沙二十三日電，斃匪百餘。

中央日報長沙三月十七日通信，斃匪六七百。

大公報重慶二十四日電，勦匪軍傷亡八百餘，匪則過之。

中央社南昌二十四日電，南路軍斃百餘。

中央社長沙二十三日電，瀏陽勦匪，斃匪百餘。

南昌二十五日電，斃匪二百餘。

二十三日，川勦匪軍傷亡數千。

三月十五日長沙通信，斃匪二百餘名，

三月二十七日申報稱，川中石龍之戰，官兵斃三千餘，以飛機炸斃匪兵四千以上。

二十七日長沙電，匪傷亡散失二千以上，

三月三十日時事新報，閩北斃匪數百名，

三月三十日中央社電，河南斃匪二百。

三月三十日中央社電，官兵傷亡數百。

三月三十一日中央社電，贛閩邊匪，亡四千以上。

四月一日漢口電，官軍亡二百餘人，匪死五六百人。

四月三日申報，贛南斃匪四十餘人。

四月五日時事新報，傷斃二百餘。

四月六日津益世報，斃匪三百。

四月七日時事新報，贛匪傷亡二千餘，官軍傷亡二百餘。

四月七日時事新報，斃匪千餘名。

四月八日大公，南路斃匪八九十人。

四月十一中央報，昭化發現屍坑一百二十餘處，軀骸纍纍約二萬人，官軍仰攻時死傷數千人。

四月十二時事新報，鄂南毛家舖斃匪二千餘人，辛舖斃匪四千餘名。

四月十二晨報，南路斃匪三百餘。

四月十四申報，江西殲匪數百。

四月十五中央報，廈門八十三師斃匪數百。

四月十五時事新報，川匪總數死八萬以上，人民被害總數百萬左右。

四月十六大公，斃匪數百，官兵陣亡營長一員，士兵五十餘人，

四月十六申報，豫紅軍傷亡二百餘，官兵亦有傷亡，

四月十八晨報，川官軍傷團長一員，營長三員，陣亡營長一員，連排長陣亡數十員，兵士一千餘，匪則數倍之。湘勦匪軍旅長受傷，斃匪千餘。

四月十八時事新報，南路斃匪千餘。

四月十九中央報，南路斃匪六七千。

鄂斃匪二百餘。

四月十九時事新報，川斃匪千餘。

四月二十中央報，贛斃匪二百。

四月二十二大公，贛斃匪數百，官軍陣亡連長二員，又斃匪七百餘。

四月二十二申報，匪誤觸自設地雷炸斃百餘名，死民甚衆。

四月二十三時事新報，南路斃匪千名。

四月二十三申報，川匪陣地遺尸千七八百具。

四月二十四大公，南路匪傷亡六百餘，官兵五百餘。

中央報，南路斃匪逾千。

四月二十五時事新報，南路斃匪五百以上。

四月二十九晨報，南路匪傷亡二百餘。

川官軍一日之間傷亡二千以上，匪當倍之。

四月三十世界，贛廣昌斃匪六千以上，官兵傷亡九百餘。

五月六日中央，死傷匪百餘人。

五月十三津益世，閩斃匪二百，贛亦斃匪二百餘。

(八) 西班牙內戰或將重演於中國

蔣之內戰理由，認爲鞏固中樞，完成統一，反蔣卽反中央，反中央卽反蔣，路易十四所謂朕卽國家，於蔣有焉。這種氣概，當然爲人所不容，當然祇有發生亂事，有人說蔣現在已經覺悟，很曉得因內戰招致國家不幸，特一面以虛懷的態度，與北方馮閻合作，一面以最大的忍耐力，消弭兩廣異動，尤其對於李白，再三容讓，值得稱許，從此可以真正安定，再不致有內戰發生，豈知此種見地，祇是看到外表，馮閻之投蔣，在馮爲暫時棲身，在閻爲利賴接濟，非心悅誠服，（馮前致陳銘樞電有云：『我無本錢，』此可知其用心，現居南京，外間比爲劉備依曹，一有機會，馮必出走。至於閻與蔣合作，爲六百萬元之代價，此人人所知）。兩廣之順蔣，在粵係誤於陳濟棠庸才，在桂係以外無應援，孤掌難鳴，不得不將機就機，得蔣之三百萬元而和平，故現在粵省部隊，番號雖改，而各將領心理未安，桂省部隊番號雖頒下，而李白尙未實行接受，（仍是沿用第四集團名義指揮內部。）報紙雖宣傳白崇禧將與蔣見面，然延遲至今，未見白動身消息，恐見面永無期矣。蔣自用大批金錢，收買粵省得手之後，（據李宗仁對新聞記者講，蔣於廣東用收買費一千四百萬）本已派遣四十萬大軍，包圍桂省，預備獅子搏兔，一舉而消滅李白，因見桂省上下一心，無懈可擊，而又兩滇黔湘各將領，屢聯銜請命息兵，在黃埔開軍事會議時，即自己之腹心爪牙，如蔣鼎文胡宗南等，皆不慷慨激昂，恐冒昧用兵，惹出他之變化，動搖本身地位，才應允李白條件，從事和解，非所謂忍耐力也，是不敢打也。然蔣以李白無恙，必仍時時刻刻，設法擺佈，李白亦必妥爲嚴防，祇看再以何種題目，而鬧衝突，此一筆內戰，終將難免，且此中尙含有十九路軍編制問題，不啻爲內戰的噴火燄，茲說明其內容：

當十九路軍在淞滬抗日之後，轉調福建駐防，蔣因該軍享內外盛名，就極其嫉忌，要餉不肯發，要武器不肯補充，該軍將士，未免驕而且憤，適陳銘樞由海外歸來，挾宋子文等故意挑剔交通部，與招商局貪污款項之嫌，（陳致朱家驊函云，所用部局兩處款項，不敵大舅所吃公款萬分之一，大舅故掃弟面，宣揚於外，實令人氣憤）遂慫恿成立人民政府，欲自坐頭把交椅，蔣在南昌調雄兵五十萬進攻，並用飛機三百餘架轟炸，十九路軍在抗日凋殘之餘，整頓尙未就緒，勢孤力弱，何能經此壓迫，當然望風瓦解，而蔣之消滅該軍心願了矣。據當時香港循環日報，述此中真相云：『蔣光鼐蔡廷楷，雖因蔣之種種猜忌與壓迫，然仍想相忍以安，蔣光鼐並會親到漢口面蔣，表示服從，無奈蔣總認爲眼中釘，對該軍餉項，既扣留不發，對該軍在湖南採辦糧秣，及在塞外所購馬匹，亦一律攔阻，最後且令劉和鼎搶奪防地，該軍忍無可忍，遂起反抗，當反抗發生，蔣分遣幹員，携八百萬現款，收買師旅團長，並謂祇要脫離蔡廷楷蔣光鼐統轄，脫離陳銘樞李濟琛之人民政府，即改調地方，改變編制，各人位置，依舊無恙，其師旅團長多信以爲實，由張炎區壽年等通電降蔣，率隊移駐河南安徽，不料移駐之地，脚趾尙未站熱，蔣卽下令根本解散，於是張炎等始知受騙，懷恨深矣。』今幸得廣西李白之提挈，發憤成立兩師，其目的當然爲欲恢復舊有名義，與舊有基礎，蔣令其歸併於桂軍，而成立一師，夫豈所願，在李白既善意提挈於先，又豈肯惡意拘束於後，此一部份人，不得妥善安頓，卽是內戰之傳熱機。當人民政府成立時，盛傳與共黨締有妥協條件，現聞仍與共黨聯絡，組織人民陣線，共同倒蔣，如果屬實，則蔣必以國家陣線相應付，其將演成西班牙之內戰乎？是可懼者。

現今蔣介石嫡系兵力，究有多少，我們無從知其底蘊，外間相傳蔣有飛機五百架，部隊六十師，據南京軍委會所刊之『軍事雜誌』，時常露出材料，則知空軍番號到五十五大隊，每大隊轄五分隊，或轄三分隊，每

分隊平均以四架計算，則一大隊，共有十四架，統共五十大隊，則有七百餘架，其中戰鬥機爆炸機偵察機近逐機，當樣樣俱全。架駛人如何，雖不易明瞭，然意國技師，美國技師，所聘甚多，作內戰之一用，必優優有餘。至於陸軍，受軍委會正式番號者，全國共一百六十一師，（以最近粵省第四路軍番號爲止）而新編師暫編師在外，估計西南西北華北各省，估兵力一半，蔣必有直轄部隊八十師以上，依其所聘德國軍事顧問，所買德國新式武器，最低限度，又必有精銳部隊三十師以上。（蔣作賓劉文島皆曾在德經手聘顧問，購槍械，最近委鄧悌爲駐德武官，即是負責專門物色德之軍事人才，及選購新式槍械，全國隊伍，祇有蔣之嫡系部隊，分配有洋顧問，與新式武器，共產軍極喜同蔣之嫡系部隊作戰，其目的蓋在奪武器，共產軍之有新式武器，亦係得自蔣之隊伍。）有此龐大傢私，不用於外，而用於內，自可翹然稱雄，惟其將領，均經先後致富，罔肯拚命，數量雖多，亦奚以爲。小兒吹氣球，愈吹得大，愈破裂得響，今爲蔣盈滿之時，其能免破裂之期乎。惟蔣倒後，其部將必有學董卓餘孽之李催郭汜，而亂國家者，是又不可不懼也。

第二章 南京政府的軍事

第四章 南京政府的內政

國民黨執政以來，最令人佩服的，要算是巧辯的本事。滔滔的演說和報告，洋洋的宣言和民衆書，無非是甘言巧語，說得頭頭是道，最容易讓一般不用腦筋的人點頭稱是。例如說到外交，便說是帝國主義者之侵略，說到內戰，便說是反動派的搗亂，幾乎把一切罪惡都加在別人身上，而自己好像是一位水清玉潔的美好女子。好罷，我們就假定十年來所有的侵略，所有的內戰，都是由於外來的原因，都是無法避免，應當由別人來負責，國民黨不負這個責任。不過現在我們要來問問國民黨，爲什麼這十年來，政府裏這麼許多貪官污吏呢？他們的貪贓枉法，爲非作歹，爲什麼這等厲害呢？這些貪官污吏難道是天上掉下來的麼？爲什麼要容留他們在政府裏，在黨裏，不把他槍斃，監禁，罷免，而且反派他們作縣長，廳長，省委，部長，次長，院長，主席呢？難道帝國主義者命令你們貪污麼？難道反動派要求你們枉法麼？難道共產黨強迫你們爲非作歹，不許你們守法愛民，廉潔自好麼？把舅子表哥，兄弟叔侄，不管三七二十一，都用起來，這是誰叫你們做的呢？大官刮百萬，中官刮十萬，小官多少刮一點，刮得如今全國民窮財盡，家破人亡，這也是無法避免的麼？你們自己定的法律，自己設的官制，我們且不問好壞，至少你們自己總應當遵守，然而，你們自己不遵守，破壞得不像樣，這又怪得誰呢？來！南京政府中執政的先生們，請快來替我們劉阿斗解釋一個分明，我們感激你們不盡。

在國民黨還沒找出一種解釋以前，讓我們把國民黨十年來的內政，在此敘述一個大概。說起來這十年來貪贓枉法一類的事蹟，真是像牛毛一般，你想牛毛那裏能一根一根的去數？因此我們只能就我們耳聞目見的

隨便舉出一極小部分來考查一下。在我們沒有列舉事實以前，我們要聲明一句：我們在這裏所描寫的中國，雖然好像是一個貪污世界，但是我們並不說所有在政府裏的都是貪污，而沒有一個廉潔自好奉公守法的人。這種人是有的，我們所惋惜的是這種人實在太少了，而且在黨，在政府裏，沒有站在主要的地位，可以左右國家的政治。結果是奸佞當權，少數忠良，站在旁邊，不但無法挽救補過，反而被那些長於巧辯的人們，利用去當做點綴品，宣傳品去了。唉！

(一) 萬惡的一黨專制

國民黨政治的腐敗，最大而最根本的原因，自然是所謂一黨專政。一黨專政的意思，便是說：全中國的政治，由國民黨一黨來包辦，一般國民概不許參與國家的政治，除國民黨外，一切其他黨派，及做政治活動份子，一概在打倒禁止，甚至於監禁屠殺之列。當國難會議在洛陽開會時，汪精衛曾演說云：『哼！國民黨的政權，是費代價而來時，誰個不願意，也須費點代價，想政府無故而拱讓，是做不到的。』此可見國民黨專政的氣燄。又根據二十五年四月北平晨報『學園』所載，十年來全國志士，以反動罪名，遭明殺與秘密槍決者，在十萬以上，而監獄看守所反省院被囚繫者，亦有三萬上下，又根據二十五年十月十七日中央社電，法部發表六月末各省新監所反省院反動罪犯，逾千人，軍事機關拘留在外，雖其中不乏共產黨徒，然大多數皆因反對一黨專制而遭害，此是何等可悲可慘之事，我們知道中國現在有人口四萬萬六千萬，而全國國民黨正式連預備黨員也不過一百四十一萬有零。（二十四年中報年鑑）是國民黨員在全國人口數目之中，祇佔六百分之一份，請看下圖。

大家看了，可知國民黨員在全國所佔數目，是如何的微小。其實這一百多萬國民黨員之中，包括了八十幾萬不識字的黨軍士兵，及十幾萬海外華僑，這些人並不能算作真正的黨員。其餘的黨員，十分之九為鐵路海員及機關職員，也祇是掛個名，由民十五，民十七以後，因飯盤問題，才加入的。俗語謂「蔣家天下陳家黨」，彷彿認定陳果夫陳立夫弟兄黨羽甚多，且有絕大支配權。其實陳氏弟兄，亦不過仰承蔣介石鼻息，為蔣抬轎而已。至於真正老國民黨員，由同盟會出身者，因不嫌於蔣之所為，許多皆已窮措潦倒，落魄餓飯，現以嚴格而論，所謂「黨治」二字，完全說不上，若提與德意志黨治並列，是羞辱黨治矣。然實際雖非黨治，而表面固是黨治。今可斷言曰「蔣治」，因蔣氏利用國民黨幾個元老，作招牌，壯門面，形成黨治之局勢，其內容則蔣自有其黨羽，自有其親信，乃假國民黨之名義以為統制，外間謂蔣有藍衣社組織，社員約十五六萬，從前西南方面，曾以此向蔣提出取締之要求，而蔣始終不承認有此組織，蓋一完全秘密團體也。蔣之敢於專橫，即恃有此輩爪牙，全國各省市及重要縣份，皆有其偵探機關，蔣每日皆能得全國各種情報，此輩爪牙，向以暗殺異己見長，在上海暗殺王樂平楊杏佛及史量才後，在天津暗殺白逾桓胡恩溥，惹下外交禍患，整個華北，幾為失落；自白胡案情出現後，此輩受國內外指責，稍為斂迹，因無事可作，在南昌打死了一個私娼大王徐王氏，在長沙又打死了一個私娼領袖賽珍珠。據其宣言，為行使新生活，整頓風化，而知其黑幕者，謂係爭風吃醋，此可謂滑稽劇也。但藍衣社組織，確實極嚴密，茲舉一證據，以概其餘，商震在廬山任軍官訓練團團長時，加入藍衣社為幹事，去歲任河北省主席，值自治運動發生，宋哲元為應合人心，有還政於民之通電，促商震表明態度，商有意贊許，不料接藍衣社警告，謂若附和宋之主張，當以社的紀律，立處死刑，商懼之，突以中煤毒抱病聞，此當為國人所記憶者。故今日凡藍衣社之任職官吏，不畏國法，而畏社

的紀律，此又一黨專制中之另一特色也。大家試想一想，在這種萬惡的情形之下，政治從何而清明？百姓從何而得到福利？

(二) 萬惡的軍閥專制

蔣介石既採用以黨專制的政策，國家政治，不許人民及有志者過問，於是十年以來，國家政治就落在蔣黨軍閥之手了。雖其中夾雜許多官僚，貴戚，黨賈，市僧，相繼爲奸，然大權總是受軍閥支配，軍閥幾可包辦一切，軍閥之出身最高者，爲保定畢業，其次是黃埔數月畢業。三大教程，猶未弄清楚，那能有政治知識，當然胡幹胡鬧，故現今形於上者爲軍閥統治，形於下者爲軍閥割據，在地方割據的基礎之上，成立一協調的分贓中央政府，分贓勻，暫可無事，分贓不勻，爭論即起，所謂調解，疏通，敷衍，聯絡，無日不在中央政府運用默籌之中，蔣黨極誇揚爲中樞穩固，殊不知此乃苟安的局面，即以中央而言，試問那一點有新式政治的氣象，行政院的內政部，是全國最高之內政機關，其關係何等重要，乃前以軍人黃紹雄作部長，弄得一蹋糊塗，甚至其同鄉會計，拐款一萬餘元而潛逃。黃去後，黃郛遙領部務。嫌內政部油水太少，不若交通鐵道兩部之有豐富收入，不屑於幹，讓兩個次長代理部務，兩個次長爲用人爭權，日鬧笑話。現又以蔣作賓任部長，蔣氏亦係軍人，因手腕活動，善於巴結，作了公使大使，又來作部長，自其就職以後，別無設施，首先規訂屬員見長官，必舉行請安問好之儀式，一時全國各報，傳爲話柄，內政部長人選如此，試問如何有良好的成績！其他各部，經蔣介石引用幾個市僧，如吳鼎昌張公權之流，就大吹爲尊重人才，不是一黨專制，詎知吳張二人，因替蔣介石行消公債籌畫軍費大有功勞，才使其作部長，且張公權以整個中國銀行，報効於蔣

，推讓於國舅宋子文，才使其由商場而轉入官場，不然，南京的官味豈是市儈容易嘗的嗎？除了各部，而行政府本身，亦有幾個學痞加入，不外因其劇奏美新，特爾酬庸，至於各省的省政府主席，統轄全省省政，關係亦極重要。今滿眼一觀，祇有江蘇湖北陝西山西，是文人主席，其餘皆是軍閥佔據，你看下面的一個表，就曉得目前的中國，完全爲軍閥的天下。

蘇鄂山陝，雖是文人當主席，然皆與軍閥有極密切之關係，如陳果夫楊永泰邵力子爲蔣介石心腹，趙戴文爲閻錫山股肱，此盡人皆知者，在軍閥宰制的各省，蔣介石猶以爲未足，還有甚麼綏靖主任，邊區司令，行政專員，憑着剿匪字樣，在地方可隨意派委縣長局長，可隨意槍斃士紳百姓，我們往日說北京政府的巡閱使鎮守使制度不好，豈知今日綏靖主任，邊區司令，行政專員，其行爲尤爲惡劣，國民黨本來是以『打倒軍閥』相號召，並且先總理孫文曾經說過：『北伐之目的，不只是推倒曹錕吳佩孚，尤其是要防止曹吳的繼起人。』目前不但舊軍閥變成了忠實同志。（如陳調元等）而且蔣介石所培養的一批新軍閥，貪贓枉法，殘民以逞，比起舊軍閥，還要高明些，還要厲害些，大家試再想一想，有此萬現象惡之，政治又何從而清明，百姓又從何而得到福利。

（三） 破天荒之浪費公款

南京各戲院，酒館，旅店，及夫子廟茶社的門口，總是掛機關牌子的汽車，停成蛇陣，而用機關汽車迎送少爺小姐於學校，供姨太太兜圈子，出風頭，更是司空見慣，據二十四年十一月上海『金鋼鑽報』小統計，南京各機關，每年所消耗的汽油費，約二百八十餘萬元，（航空署在外）此是何等驚人浪費。最可歎者，馬

超俊接任京市長之第一期，首先就是添購新式汽車二十餘輛，以便職員乘坐，交通次長俞飛鵬的太太，且以庶務不供奉流綫型新汽車，而擊其耳光，此誠開官場之新紀錄，然猶一端也，試再叙其浪費之大者，官殿式的考試院，在北極閣下，佔地極廣，孰不指爲莊嚴堂皇，但是那位院長戴傳賢，吃了飯，不做正經事，祇是一天到晚敲木魚，唸佛號，一會兒跑到西安去提倡甚麼民族掃墓，一會兒又跑到杭州去參加時輪金剛法會，對全國災民，不聞有何佈施，對青海的大金瓦寺，則獨力捐助鉅款祈福。這種舉動豈非荒謬，最近帶了公款二十餘萬元，到歐洲遊歷一遭，其留的成績，是送了一串佛珠，收一名德國義女，其私人行爲，我們姑且不論，單言其考試院的浪費，考試院自成立以來，舉行了兩次高等考試，合共取了兩百零幾人，而其開支，則在四五百萬元以上，平均考取一名及格人員，需花費至兩萬元之多，而這兩百零幾名及格人員，應該如先總理於光緒二十年上太子太傅文華殿大學士中堂李鴻章書中所言：「人能盡其才」了。這兩百人是否人盡其才呢？我們且看考試院秘書處致考選委員會公函中所附周道邦等（被取人）條陳謂：

「兩年來第一屆高考及格之依法任用，承薦，試署，實授者祇三十四人。內已遭罷免者十人，現在任用中者不過二十四人。如行政院分發試署學習者五人，教育部六人，財政部五人皆有備員之名而無任官之實。」

是第一屆高等考試結果，真正被任用者只八人而已。查第一次高考耗費在一百萬元以上，而結果只是爲八個人謀得位置。爲考取八個人而耗費一百萬，這種浪費，這種揮霍，真是駭人聽聞！記得第二次考試，戴傳賢還以親自封關，及與各考官唱和詩句相誇耀，這簡直是以國家之公款，作私人之開心，茲將國民黨政府中央各部院會，及直轄附屬機關，所任用公務員總數目，及考試及格人員之比較，列圖於下，國民看了，便可以知道國民黨所謂考試，是如何騙人的東西。

(四) 生殖器關係與同鄉關係超乎一切

國民黨治下之官吏既不由考試，那麼，由什麼條件任用呢？最要的便是生殖器關係與同鄉關係，超乎一切，茲先從最高部份說起。

(甲) 生殖器關係

長婿 孔祥熙——財政部長，行政院副院長，中央銀行總裁，中央委員，前實業部長等等（詳另表）

次婿 孫文（已故）——國民黨總理——子孫科——立法院院長，中央委員，前行政院長，鐵道部長，財政部長等等（詳另表）

次女 宋慶齡——中央執行委員

三婿 蔣中正——軍事委員會委員長，行政院長，中央委員，前國民政府主席，國民革命軍總司令等等（詳另表）

三女 宋美齡——前立法院委員

長子 宋子文——前財政部長，行政院副院長，現中央委員，經濟委員會常務委員等等（詳另表）

宋老太太

次子 宋子良——前外交部總務司司長，滬浦局局長，中英庚款會董事，國貨銀行總經理，中國建設銀公司總經理，現廣東財政廳長等等

三子 宋子安——滬江鹽運副使 農工銀行董事等等

（另表）

三子 宋子安——滬江鹽運副使 農工銀行董事等等

（另表）

（另表）

此外陳誠是譚延闓的女婿，邵元冲蔣作賓是連襟，張公權朱家驊是親家，如此之類，不勝枚舉，南京並有一個姨太太團體，凡屬閩人的姨太太，皆你來我往，結成乾姊妹，程天放得與陳果夫生關係，由江蘇省委一躍而爲駐德大使，雖由其迎合有力，亦由其太太與陳果夫內眷及與宋美齡聯絡有功，故凡閩人之用人行政，姨太太甚具勢力。

(乙) 同鄉關係

蔡元培	浙江
張靜江	浙江
戴傳賢	浙江
陳果夫	浙江
陳立夫	浙江
邵力子	浙江
邵元冲	浙江
朱家驊	浙江
黃 郛	浙江
玉正廷	浙江
俞飛鵬	浙江
俞濟時	浙江
趙觀濤	浙江

蔣介石
江 浙

（如此類之師長旅長廳長局長屬於浙籍者莫計其數）

外間嘗言，國民黨的政治，是江浙派的政治，其實江蘇人物，僅葉楚傖鈕永建吳稚暉張壽鏞等活動，爲數極有限，而所大行其志的，還是浙省人物。甚至上海金融幫領袖，流氓幫領袖，慈善幫領袖，與南京政權相勾結者，皆係浙省人物，往日漢高作皇帝，豐沛子弟，多得富貴，今日蔣介石掌權，當然其同鄉亦一致利達，譬如貴州財政廳長王徵聲向在杭州城站旅館當招待，駐皖農民銀行長毛以壽向在寧波妓院當龜奴，因與蔣同鄉，且有親誼，故出任要職，漢口人因陳希曾當公安局長，站崗警士，亦多換「阿拉」口音，深爲氣憤，嘖有煩言，警士曰，誰叫你們湖北不產生蔣委座，市長吳國楨爲圖巴結，謂其原籍爲浙省奉化，是攀龍附鳳中之一趣聞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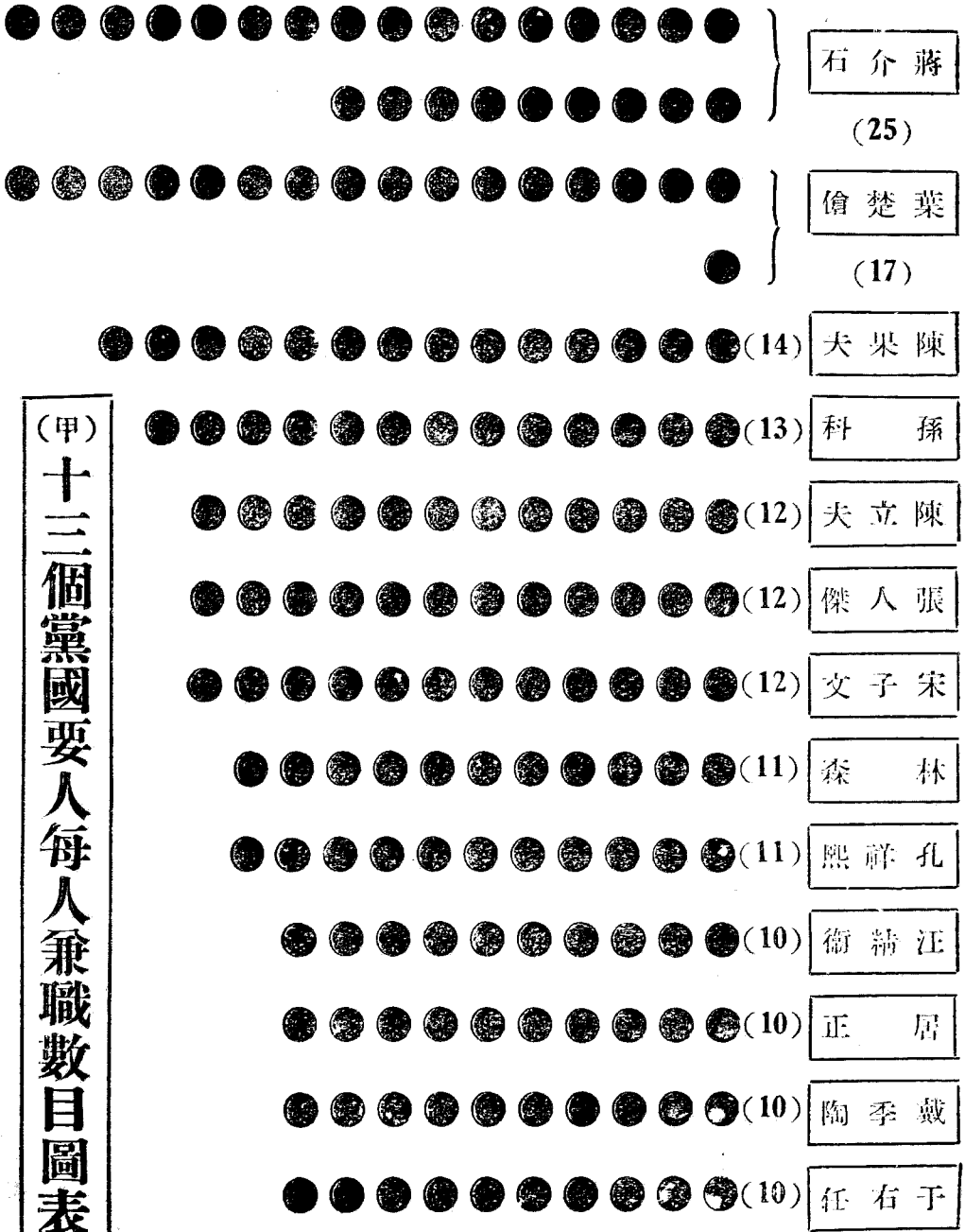
因爲中央是生殖器關係與同鄉關係富權當旺，各省自然照樣演進，統計全國大小機關，也不知有多少萬鼻子，多少萬姑爺，多少萬表兄弟，多少萬鄰里親戚，百姓脂膏，徒供若輩宮室之美，妻妾之奉，所譏窮乏得我而爲，大家試再想一想，有此萬惡情形，政治更從何而清明，人民更從何而得到福利。

（五）兼差數字駭人耳目

國民黨人曾經說過「我們以黨治國，是以主義治國，不是以黨員治國」。並且先總理有遺訓「黨員應立志作大事不要立志作大官」假使國民黨真個如此，那麼國民應該如何的敬佩，如何的擁護！不幸得很，事實是與國民黨人所說的恰好相反。十年以來，我們國民沒有看見國民黨的主義，（除了在紙上及要人們的嘴上以外），只看見所有政府的大官，（國民黨員所立志不要的東西），都被國民黨人完全包辦了，這種包辦的情

形到了什麼程度，恐怕一般人還不十分清楚。據我們的統計（而這個統計並不十分完全）蔣介石汪精衛宋子文孫科葉楚傖等十三個高級黨員便佔據了一百九十八個官位，平均他們每人所兼的差事，在十五個以上，前此蔡元培自覺兼差太多，有點慚愧，登報辭卸，而繼起響應無人，可見國民黨領袖把持飯盤之緊了。其中獨蔣介石兼差共二十五個，如行政院長，軍事委員長，國防會議總裁，禁烟總監諸職，皆是重要非常，以一人任一職，猶難應付周到，如何能以一身兼任，蔣並非天資睿智，人人知道他的出身，是由流氓，是由交易所，當岑春萱在肇慶組織軍務院時，經由李根源說項，委充上校參謀，岑春萱深爲鄙視，不安於位，怏怏走滬，當日充一上校參謀，猶無本領，今又何能以一身兼國家要職，祇有假手嬖倖，胡鬧一陣，至於汪精衛宋子文孫科葉楚傖等兼職，那更是憤事誤事，因爲手腕魄力才具，又皆在蔣之下，除了多位置私人，多抓搶金錢以外，其成績不外爲禍國殃民。汪氏作了幾年行政院長，試問有一點政治工作，可以看得上眼嗎？刺客的手槍，未將他打死，讓他逍遙海外，坐享南京匯去之高額醫藥費。（據二十五年十月各報載南京匯汪醫藥費一萬五千餘元）人神應爲之不平，然兼差者，尙在大言自誇，如葉楚傖對人談云：『祇要大計拿定，兼差並不覺累。』（見本年七月南京之新報）眞所謂臉皮厚矣。而蔣介石最近並於婦女頭髮之形式，裙褲之長短，旗袍開叉之高矮，都要親自過問。拍馬之流，譽揚爲世界三傑之一，不錯，希特勒孟梭里尼本是一身都是兼差，處處干涉人民行動，但彼能揚威國外，在世界作獅子吼，蔣則何如，祇見其對外慚怯，對內蠻狠，謂爲世界奸賊之一，或者相稱。然兼差人物，亦有一部份專在拿公費，拿薪水，如居正每月由其同鄉職員陳明，照料蓄積公費薪水到四五千元，即送往銀行存儲。居正囚在上海警備部時家中分文無着，今由院長兼差，未滿五年，聞已在各銀行存款有三十餘萬元，再兼差兼下去，只有水長船高，居正如此，其他之要人若林森張靜江于右任，當亦同類，茲將十三個要人所有兼差，列記圖表於下：

(甲) 十三個黨國要人每人兼職數目圖表



(乙)十三個黨國要人所兼職務名稱一覽表

蔣介石

黨職、中國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常務委員、兼副主席、中央執行委員會委員、中央政治會議常務委員、兼副主席、中央政治會議委員
黨史史料編纂委員會委員、中央黨部教育文化管理委員會委員、中國童子軍總會會長、中央黨部華僑捐款保管委員會委員、建築中央黨部籌備委員會委員。

政職、國民政府委員、行政院長、全國經濟委員會常務委員、全國經濟委員會委員、導淮委員會委員長、總理陵園管理委員會委員、中央軍官學校校長、中央政治學校校長、中央航空學校校長、禁烟委員會總監。
軍職、軍事委員會委員長、西北剿匪總司令、國防委員會總裁。

汪精衛

黨職、中國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常務委員、中央執行委員會委員、中央政治會議常務委員、兼主席、中央政治會議委員、中央黨部華僑捐款保管委員會委員、中央黨部撫恤委員會委員、建築中央黨部籌備委員會委員。

政職、國民政府委員、全國經濟委員會常務委員、農村復興委員會委員長、總理陵園管理委員會委員。

孫科

黨職、中央執行委員會常務委員、中央執行委員會委員、中央政治會議常務委員、中央政治會議委員、中央撫恤委員會委員、建築中央黨部籌備委員會委員。

政職、立法院院長、憲法起草委員會委員長、全國經濟委員會常務委員、全國經濟委員會委員、黃河水利委員會委員、總理陵園保管委員會常務委員、中山文化教育館董事。

宋子文

黨職、中央執行委員會委員、中央政治會議委員、中央政治會議財政組委員、中央黨部華僑捐款保管委員會保管員。
政職、國民政府委員、全國經濟委員會常務委員、全國經濟委員會委員、黃河水利委員會委員、農村復興委員會委員、中國銀行總裁、交通銀行董事長。

孔祥熙

黨職、中央執行委員會委員、中央政治會議委員、中央政治會議財政組委員。
政職、行政院副院長、財政部部長、全國經濟委員會常務委員、全國經濟委員會委員、黃河水利委員會委員、農村復興委員會委員、總理陵園管理委員會委員、中央銀行總裁。

戴季陶

黨職、中央執行委員會委員、黨史史料編纂委員會常務委員、黨史史料編纂委員會委員、中央政治會議委員、中央政治會議法制委員會委員、教育文化委員會委員、中國童子軍總會副會長、現任黨務工作甄別審查委員會委員。
政職、國民政府考試院院長、總理陵園管理委員會委員。

葉楚傖

黨職、中央執行委員會常務委員、中央執行委員會委員、中央政治會議常務委員、中央政治會議委員、中央政治會議財政組委員、中央執行委員會秘書長、中央華僑捐款保管委員會委員、黨史史料編纂委員會常務委員、黨史史料編纂委員會委員、中央撫恤委員會委員、建築中央黨部籌備委員會委員、現任黨務工作甄別委員會委員、宣傳委員會主任、中央檢査新聞處主任。
政職、國民政府委員、總理陵園管理委員會常務委員。
軍職、國防設計委員會委員。

陳果夫

黨職、中央執行委員會常務委員、中央執行委員會委員、中央政治會議常務委員、中央政治會議委員、中央政治會議財政組委員、中央黨部宣傳委員會委員、電影事業指導委員會委員、中央黨部財務委員會委員、建築中央黨部籌備委員會委員、中央黨部撫恤委員會委員。
政職、總理陵園管理委員會委員、導淮委員會代理副委員長、導淮委員會委員、江蘇省政府主席。

居正

黨職、中央執行委員會常務委員、中央執行委員會委員、中央政治會議常務委員、中央政治會議委員、中央財務委員會委員、黨史史料編纂委員會委員、建築中央黨部籌備委員會委員、中央撫恤委員會委員。

政職、司法院院長、總理陵園管理委員會委員。

林 森

黨職、中央監察委員會臨時常務委員、中央監察委員會委員、中央黨部華僑捐款保管委員會委員、黨史史料編纂委員會常務委員、黨史史料編纂委員會委員、中央黨部財務委員會委員、建築中央黨部籌備委員會委員、中央政治會議委員。

政職、國民政府主席、總理陵園保管委員會常務委員。

于 右 任

黨職、中央執行委員會常務委員、中央執行委員會委員、中央政治會議常務委員、中央政治會議委員、中央政治會議財政組委員、中央黨部華僑捐款保管委員會委員、建築中央黨部籌備委員會委員、現任黨務工作人員甄別審查委員會委員。

政職、監察院院長、總理陵園管理委員會委員。

張 人 傑

黨職、中央監察委員會委員、中央政治會議委員、建築中央黨部籌備委員會委員、革命估務調查委員會委員。

政職、國民政府委員、全國經濟委員會委員、建設委員會委員長、黃河水利委員會委員、導淮委員會委員、總理陵園管理委員會委員、江南鐵路公司董事長、中央電氣公司董事長。

陳 立 夫

黨職、中央執行委員會委員、中央政治會議委員、中央政治會議財務組委員、中央組織委員會主任委員、中央宣傳委員會委員、電影事業指導委員會委員、中央財務委員會委員、建築中央黨部籌備委員會委員、現任黨務工作人員甄別審查委員會委員。

政職、國民政府委員、全國經濟委員會委員。

● 附 記

兼差之要人，本不止十三個，尚有邵元冲張繼李石曾等，無一不是兼差，無一不是月獲厚薪，張繼兼西京籌委會委員長數年，毫無成績。其太太向人言道：這原是中央調劑我們的兒女，到歐洲留學的費用，不能談機關的成績。這話確算脆脆，其餘二三等要人，兼三兩筆差事，則指不勝屈。

(六) 貪污爲世界所無

南京政府成立已是十年了。這十年之中，到底做了些什麼事呢？我們差不多可以總括的說：南京政府所做的便是一個好政府所不做的，而一個好政府所做的便是南京政府所不會做的。譬如說廉潔守法罷，這是一個好政府最低限度內，所應做到，所能做到的。因爲無論外患如何大，內亂如何多，無論國家如何弱，人民如何窮，做官吏的，絕對沒有要貪贓枉法的理由。而且在目前民窮財盡，國難當前的中國，更應該奉公守法，廉潔自好，那纔有站在人民的上面，做諸葛亮的資格。

誰也沒有想到國民黨執政十年，會把中國造成一個無法律，無道德，無紀綱的貪污世界。這十年中貪污案子，大大小小，真是打破了一切的紀錄。我們怎知道有這許多呢？一方面是根據於全國各地的報紙。大家只要打開報紙一看，貪污的事實，差不多是天天有。這是大家所知道的。同時我們是根據於監察院所收到各地人民控告官吏的訴狀。總計自二十年七月起，至二十一年十二月止，十八個月之中，監察院共收到訴狀六千零七十二件之多！（二十三年申報年鑑三一六頁）平均每月有二百七十六件。若是拿這個平均數來推算，那麼自南京政府成立以來，十年一百二十個月之中，應有訴狀三萬三千餘件！這三萬三千餘件貪贓枉法的事實，只是已經人民知道而正式控告的，那些已經人民知道，而因種種關係，人民不曾或不敢控告的，至少在兩倍以上，那麼十年之中，便可有九萬九千餘件貪污事實了。此外尚有無數隱藏在秘密之中，人民無法發現的貪污事實。這種人不知，鬼不覺的事實，少一點說，也總在兩倍以上。若照此數來估計一下，那麼南京政府成立以來，十年之中，中央及各地政府貪污事實，便可有二十八萬餘件之多！這個數目雖然不是十分精確

但是並不是我們憑空臆造，而是以上述可靠的事實作爲根據，所以應該認爲是足以代表十年來政治的實狀。這二十八萬餘件貪贓，枉法，瀆職，殘民的事實！便是國民黨在過去十年中所賜給與我們國民的禮品。

我們現將這裏所說的用圖表來表明一下：

(七) 彈劾是笑話

有人自然要說，國民政府不是有監察院嗎？監察院不是來彈劾貪官污吏嗎？那些被彈劾的，不是要受政府的懲誡嗎？不錯，南京城裏是有一個監察院，監察院是能彈劾貪官污吏的，如今我們且丟開那二十八萬餘件像牛毛一般的貪污事實不講，單說那些人民向監察院所提出之控告事件。說來可憐，監察院自二十一年七月至二十二年十二月，在十八個月只提出彈劾案二百六十八件，平均每月提出彈劾案十四件。所以在每月所收到二百七十六件人民控告書之中，有二百六十幾件是毫無下落的。這百分之九十五的控告書，進了監察院的大門，是好像石沉大海一般，泡兒也沒有一個上水面來。（參看甲圖）

那些由監察院所提出彈劾的案子是些什麼呢？被彈劾者之中，雖然也有幾員大官，但是百分之九十五盡是一些縣長，鄉長，典獄長之類。監察院院長于右任說得好：監察院只能打着蠅蚊子，不能打老虎。從這話裏，便可以知道所謂監察！什麼「五權憲法」之一！只是監狗偷而不是監大盜，察嘍囉而不是查巨魁了。查于右任下之監察院，每年用費幾近百萬。每年用一百萬元來彈劾幾十百隻政治蒼蠅蚊子，這種浪費，這種揮霍，比起戴傳賢之考試院。可以說是國民黨政府之雙絕。（參看乙圖）

(八) 懲誠更可笑

退一步來說罷；監察院所提出的彈劾案，雖然是爲數無幾，雖然是把老虎遺漏了，但若政府能將彈劾案認真辦理，給那些被彈劾的貪官污吏以真正的懲罰，那麼懲一警百，貪污的風氣也許要好一點。上面所說那二百六十八件彈劾案，其中貪贓，枉法，賣國，失地，違令，瀆職，殘民，害衆，鴉片，賭博，應有盡有。提出之後，都是照例『移付懲誠機關，依法懲誠』，誰知國民黨對於人民，是嘴裏喊着救國救民的主義，而手裏把刀對着你，對於貪污，是嘴裏喊着打倒貪污的口號，而手裏的刀，却深深地藏起來。因此所謂懲誠，等於沒有，而所謂彈劾，乃成了笑話。甚至於監委們聲調鏗鏘之彈劾大文章，也不許在報紙上發表，結果，只好把彈劾文張貼在自家大門木板上，讓幾十隻麻雀子瞧瞧。我們檢查政府公報，司法公報，及監查公報，知道上面所說那二百六十八件彈劾案，其中不受懲誠及無下落的（實即不予懲誠），佔了二百十四件（百分之八十）而其餘『依法懲誠』的五十四件中，只有十三件是撤職停用，算是最嚴重之懲誠。其餘所加懲誠，不外申誠，記過，或減俸百分之十，而爲期只幾個月。譬如一個人侵吞了十萬元公款，而所受的懲誠只是就他每月三百元月俸中扣去百分之十，一個月三十元，六個月一百八十元，結果那人還賺得九萬九千八百二十元，可以存在銀行，從此度其寓公生活。也算是受了政府的懲誠。彈劾本來是笑話，懲誠竟比彈劾還更可笑。

(九) 豺狼當道

大家要知道，不是太過不去的案子，監察院也不會提出來彈劾；要是沒有確鑿的證據，這些小心翼翼的監察委員，也不會冒險來提出彈劾。現在我們要將幾件比較重要的彈劾案，稍爲說一說。這幾件案子是超過了蒼蠅蚊子之列，可以說是豺狼案子了。我們列舉的用意，一方面是讓大家知道國民黨政治的黑暗無天，到了什麼程度，同時是用真憑確據來證明國民黨之所謂懲誠並沒有這一會事，而所謂彈劾乃是用來裝門面，騙人的東西。大家望下看罷：—

(一) 外交部長王正廷，『貽誤外交，喪失國土，』又『背黨辱國，肆行欺罔，』又『巧於趨奉，串通日商，壟斷麵粉，』經監察院三次提出彈劾，(各罪名乃監察院所定)。「王正廷任職數載，備極媚外取容，誤國喪權之能事，平日種種失敗，罄竹難書。東三省同鄉會代表往見時，該部長竟答稱：外交當局，祇知親善。聞者無不駭怪。」(監委高友唐彈劾文)王正廷「實屬喪心病狂，賣國媚外。認爲應從嚴懲處，以救危亡。」(監委李夢庚彈劾文)這案子雖然是「危亡有關」，但是一直到如今，王正廷從未受過任何之懲處，更說不上「從嚴」二字。

(二) 行政院長汪兆銘，投降軍閥，賣國賣身，甘言巧語，欺世罔民，幾次賣國協定皆由其簽定。監察院如果提出彈劾，自應就大題目上做文章。乃高友唐所提出彈劾文中僅僅說是簽定上海停戰協定，事前未經立法院通過，手續不合。這種刀筆吏腐儒的說法，本是可笑已極，而國民黨之最高監察機關(中央監察委員會)竟替該賣國主犯迴護，結果是：所謂懲誠一節「應無庸議」。

(三) 東北邊防司令長官張學良，喪失國土四省，熱河省主席湯玉麟，禍熱殃民，輕棄國土，華北第二集團軍總司令張作相，臨陣脫逃，喪師失地——這些無恥軍人的罪惡，已是婦孺皆知。但是國人皆曰可殺，而國民黨偏說是可嘉，非借重不可。(參考上面外交章) 所以監察院一次一次彈劾，請求懲誡，而南京政府懲誡他們的方法，便是請他們坐鎮華北，坐鎮武漢，坐北鎮西，或是統領軍符，名列參議。

(四) 海軍總長陳紹寬，次長李世甲，滬戰時坐視不救，與敵相通，已如前述。「尤奇者，海軍陸戰隊竟在閩省種煙，所有收獲，由陳紹寬李世甲瓜分，飽入私囊，陸戰隊不能荷戈衛國，而令其登陸種煙……不爲所當爲，而爲其所不當爲，皆干國之大法，黜之誅之，猶有餘辜也。(監察公報第十五期彈劾書原文)」。話雖如此說，陳紹寬李世甲不但沒有被懲誡，不但如今還在做部長次長，他們倆反而把提出彈劾的高友唐等，在報上臭罵教訓了一大頓，從此以後，那些監察委員也就不敢作聲了。本來是要懲誡貪污，結果是被貪污所懲誡！

(五) 吉林省政府委員熙洽，軍事參議院院長張景惠，「既不能守土衛國，又不能仗節死義……均以國家重要職官，爲叛國助敵之行爲，貽笑友邦，辱國莫甚……事實昭彰，罪在不赦，應即明令免職拿辦，以振紀綱。」(監察委員王平政彈劾文) 王委員和國民黨來談紀綱，你想好笑不好笑——無怪乎又是白作了一篇大文章。

(六) 軍政部次長陳儀參議王長春，在舉國仇日「長期抵抗」之時，竟代日本武官包雇飛機，密赴新疆，偵察邊地情形，王長春並爲護送，以堂堂軍政部次長，對於軍事上之秘密，應如何嚴密保守，乃竟甘作敵人密探，暗與便利。讀過西洋史的人，一定還記得在十九世紀末年，法國因爲一個軍人杜來發(Dreyfus)把軍事

秘密洩漏與德國，後來鬧得全國天翻地覆，政府也倒了好幾個。這次陳儀事件，恰好相反。除一紙彈劾外，陳儀王長春至今無恙。

(七)交通部次長兼招商局監督陳孚木與招商局總經理李國杰，私將該局七碼頭密向美商中國營業公司抵押借款二十萬兩，違法喪權。陳孚木除已接受賄款七十萬元，證據確鑿外，並希圖借款成功獲得佣金三百五十萬兩（監察公報十七期，中央日報二十一年十二月二十一日），這案子後雖經法院判處李國杰徒刑三年，但李國杰之上司，此案之主犯陳孚木，一直至今却仍逍遙法外，度其寓公生活。

(八)南京市市長魏道明與僚屬等偽造收據，舞弊吞款，據監察委員楊天驥審查報告：（監察公報十九期）：「以最低度計算，每月浮收已約有二萬八千元之鉅。上下朦蔽。浸至三年之久。」是魏道明同志所侵吞總數，已在一百萬元以上。以監察機關所在地，「禮義廉恥」喊得最多的南京，而竟有此種重大舞弊案發生，那麼，國民黨下其他各地，可想而知了。這案子「經法院偵查，魏道明縱屬舞弊，毫無疑義。」乃移交懲戒結果，南京政府竟認魏道明「應不受懲戒。」（懲戒書文）國民黨之官紀，紀綱，亦可以見一般矣。

(九)上海地方審判廳長鄭毓秀博士，是黨國真鼎鼎大名的女同志。據監委高友唐，「查鄭毓秀對於詞訟案件，一手包辦，為所欲為。始則以白為黑，繼竟無中生有。民事不能拘押，則以假拘押恐嚇之；刑事不問虛實，但有控告，則以拘押恐嚇之——均為詐財或脅迫和解之工具。其所詐之財，聞已在數百萬元。推檢中雖不乏自好之士，稍持正誼，即立與左遷，故苟且者無不俯首聽命，受其指揮。法院有「博士電話到，推事嚇一跳」之謠，乃紀實也。數年以來，上海人民因受鄭毓秀惡勢力所摧殘，傾家蕩產者不知若干人，負屈自殺者不知若干人，社會之道德陵夷，法院之資格掃地，皆鄭毓秀等所造成，（高友唐彈劾文）這位女同志的「貪

婪不法，『雖然經其他監委之審查後認為是『確鑿不移』，但是一直到現在，鄭毓秀仍是逍遙法外，也不知在什麼地方度其荒淫快樂的生活去了。

(十)故宮博物院長易培基，前違法私賣故宮金器總值七十四萬餘元，舞弊多端，經監察委員周利生查明提出彈劾，(監察公報十八期)并無結果。後又由周委員及江甯地方法院派人查得易氏偷換歷朝鳳冠，玉帶，蟒袍，珍珠，寶物二十箱，唐宋兩代扇面兩大箱，『價值幾萬萬元。』(時事新報二十三年五月七日)。幾萬萬元！這樣一個驚人的數目，這樣一個驚人的盜賊，真是古今中外盜竊紀錄裏所沒有的先例，不料國民黨政府不但讓易氏逍遙法外，不予拘捕正法，而據時事新報(二十三年五月八日)，『竟有一部分人作袒易論調甚力』云云。易同志，既然還有許多同志們在那裏保護周密，那麼，還是繼續努力罷！在當今黨國裏，偷竊得愈多，愈是安穩，愈無危險，愈受一切之保護。明白這一點的人，自然又不限於易同志一人。

(十一)安徽省主席陳調元。『三次主皖，罪惡山積。……縱兵庇匪，擅開煙禁，淫威所及，鷄犬不寧。各縣征額自三十萬以至百萬。人民迫於毒刑相率自戕者計宿縣五十二人，渦蒙，毫阜等縣各二三十人不等。亂令重於泰山，民命輕於草芥……巧立名義，橫征暴斂，名目層層，剝削節節。……』(安徽旅京同鄉會呈文)陳調元『違法瀆職，証據確鑿』(監委彈劾文)經人民多次告發，監察院兩次彈劾，又經四全大會允諾『本會絕對接受民意，將陳調元交國府查辦。』但是結果呢？『彈劾在案，迄未執行。』(監察公報第一卷第七十二期)陳調元一直到現在，不曾受過絲毫的處分。

(十二)江蘇省政府主席顧祝同違背約法，鎗殺記者，干與司法，違抗命令，種種不法，經監察院於二十二年一月提出彈劾，無下落，三月提二次彈劾，又無下落，五月提第三次彈劾，也無下落。九月提第四次彈

劫之後，一直到如今，據我們所知，仍舊是無下落。我們真不解：人生於世何事不可做，爲什麼一定要來當監察委員？這是何苦來，討這等的沒趣？

大家看了上面所舉的一些事實，雖然得到了許多不能忘記的印象，但切不要以爲窺見了全豹，因爲沒有登載在報紙上，也沒有向監察院控訴的事實，還不知有多少呢！一來是人民畏懼開罪官吏，不敢舉發，二來是一切貪污事實，本來盡在秘密中進行，若是手脚做得乾淨，一般人民根本便無法知道，更何能舉發披露。所以只有那些官職還不甚大，貪污程度還不甚高的貪官污吏，纔會露出馬脚，現出破綻，結果讓人民來控告，讓報紙來披露，讓監察先生們來提出彈劾。

(十二) 高等的貪污——今日之田成子

真正的貪污——高等的貪污——他的手段是高明的。他所貪的，不是幾百，幾千，幾萬元，而是幾百幾千，幾萬萬元。他貪污的經過情形，可以說沒有人能知道。就是有人知道，也沒有報紙能發表，因爲一切出納都受他屬下的檢查。也沒有監察委員能彈劾他，因爲所有的監察委員都要向他領薪水。也沒法院能審判他，因爲所有的法官都是由他委任；所有的法律是他的雇員，承他的命令所編製的，他所說的話比起法律還更有效力。更沒有機關能懲誡他，因爲一切的機關都是在他的下面。至於國家的收入，就是他私家的收入，他私家的支出，也就是國家的支出，這兩者是永遠分不開的。別人須要向他報銷，但是他不向任何人報銷。別人的賬目，他高興可以檢查，但是他自己的賬目，那只有上帝和他自己能檢查，實際上，他的賬目是和上帝一般，沒有人能夠知道在什麼地方，像什麼一個樣子。在這種情形之下，老實說，所謂貪贓枉法，根本上並不成立。請問讀者諸君：你能說秦始皇，西太后貪贓過嗎？你能說漢高祖，唐太宗，明太祖，曾經枉法嗎？

不只是如此。要是一旦發現了部屬侵吞了幾百千塊錢，這些高等貪污，便要怒不可遏，認爲非嚴懲不可。我們不是不時聽到槍斃貪污嗎？蔣中正曾因爲行營有一職員購物接受了兩千多塊錢的佣金，便把這小子槍斃了。此外各地軍閥也有不少效法蔣中正的。這樣一來，誰不說！你看！他在槍斃貪污！誰能想到他會貪污？他一天到晚，一年四季，都是在提倡『禮義廉恥』（如蔣中正之新生活運動）他到處說是要『剔除中飽』，要『涓滴歸公。』（如孔祥熙所召集之財政會議）多中聽的說法！多迷人的口號！於是乎大家更認他是國家的希望，民族的救星，一致起來擁護他，擁戴他。這樣一來，他的地位，便更加鞏固了。他的地位鞏固之後，從此他更可以爲所欲爲，予取予求了。

『田成子一旦殺齊君而盜其國，所盜者豈獨其國耶？並與其聖知之法而盜之，故田成子有乎盜賊之名，而身處堯舜之安，小國不敢非，大國不敢誅，十二世有齊國。彼竊鈎者誅，竊國者爲諸侯，諸侯之門而仁義存焉。』（莊子胠篋篇）

如今中國的田成子是誰呢？自然是蔣中正，宋子文，孔祥熙，孫科一門內親外戚。他們的貪污，他們的枉法，說起來，人民不曾正式控告，監察院不曾提出彈劾，然而誰不知道他們的家私，不是過萬萬，也是幾千萬。二十年六月二日何應欽等九將領，致電孫科有云：『或謂兄之毅然赴粵反蔣，雖種種托詞，然其重要動機，則純因經濟關係。蓋兩三年來，鐵道部搜集各路之欸，月逾二千萬，如何保管，如何用途，全屬秘密，向無報銷，兄欲一走了事，化公爲私，及行抵上海，預料粵變，深知足以影響市場，乃又由兄之外庫和豐銀行，大營公債之投機，不逾旬日，所贏已數十萬……証以往事，兄在廣州市長任內之聲名狼藉，在武漢時代，則蒞捲交通部及部府餘欸數十萬，從無報告，而劃入私囊。南京特別委員會時代，則利用財政部長之

職權，扣存李任潮所應領之庫券百萬，要求分肥，迄今尚不肯交出。凡此諸端，皆證據確鑿，人人皆知。」

（國聞週報九卷一期）

何應欽是國民黨要人之一，是內幕中人之一，他說的話，絕不會是虛構假造的，絕不會是不負責的。假定孫科是如此貪污，那麼孔祥熙，宋子文兩位郎舅，把持了中國的最高財政機關（財政部及中交三行），論期間，比任何人久，論經手款項比任何人多，論聰明，既不在任何人下，論操守，又不在任何人上，這兩位仁兄積財的成績，只有比孫科多，不會比孫科少，這是顯而易見的。

至於蔣中家的家私有多少呢？說一句老實話，我們並不知道，也無從估計。恐怕是除蔣中正宋美齡兩人外，沒有人能知道，也沒有人能估計。我們所知的是蔣中正正在上海做交易所時，還是一個窮光蛋。以外我們還知道蔣中正正在南昌初提倡『新生活運動』的時候，南京有一部分黨員曾經提議檢查並登記全體黨員的財產。這提議被蔣中正知道了，他便赶快打電報到南京，說是此事萬萬不可行。他為什麼不願意讓黨員和國民知道他的家私有多少？為什麼不肯把個人財產公開？這自然是因為他覺得有不能公開的理由。這個不能公開的理由是什麼呢？國民大家不妨猜一猜。

從前監察院對於中央官吏，尙敢說幾句話，自經彈劾顧孟餘的鐵道贓款不成，反被汪精衛抬出『黨紀』二字以相恐嚇，於是各監委噤若寒蟬，雖是監察院添設了幾個監察使，亦不在地方當成作官性質，每年徒消耗國帑罷了，故致衛生署長劉瑞恆於身兼七八要差之下，貪吞公款二十餘萬元，証據確切，經法院提起公訴，理應撤職送審，而劉竟安然無恙，在蔣介石袒護，固屬可恨，在監察院對此彰明較著之事件，猶不慷慨一言，則南京政府所喊的廉潔，真是羞人，記得監委高友唐病故後，（或云高係被蔣毒殺）上海新聞報爲文弔之，

有云『高某在世，尙能放空砲具諛諛之風，今空砲亦不易聞矣，』的確，近年來何曾見監委有所讜論，明末楊繼盛參嚴嵩十大款，雖送却性命，而其精忠，直震耀天地而不朽，今蔣介石罪浮於嚴，設有人參以十大款，豈不後先媲美，惜保生哲學，後人優於古人，數十監委中，竟無一個持正義以相拚者，而擁護領袖一名詞，反盛行於通都大邑。則田成子之盜國，將胡底哉？此中國人之羞也，噫！

跋語

編既竟，適接警訊，蔣在西安，被張學良所扣，生死不明，其國民政府總崩潰之時期至乎？蓋蔣爲獨裁者，蔣一遇害，其蝦兵蟹將，皇親國戚，自當起分化作用，不復有人再能領袖團結矣。且國民政府，早已徒具形式，隨蔣個人而爲活動，蔣一遇害，則是失却重心，不復有人再能提挈號召矣。國民政府成立已有十年，此十年中，雖以國民黨爲招牌，然不過供蔣利用，故其黨的機構，已腐朽不堪，而因對內貪污造匪，對外失地辱國，無一件功德結於人心，人民皆怨恨刺骨，蔣之下場，固早料其難得善終，必蹈歷代奸蠹之末路，今果然矣。現在南京人物，雖發號施令，強圖掙扎，而內部乖離，其何持久，遲早必各自分散，惟蔣平日專以扣留人見長，計自扣留熊克武，扣留許崇智，扣留李濟深，扣留居正，扣留方振武，扣留胡漢民，所有大小要人，遭其幽囚者，不知凡幾，今自身亦受扣留滋味，可謂報應不爽，但吾人重有憂焉，因蔣之罪惡貫滿盈，本宜扣留示懲，藉以清算其十年來之賬項，而張學良以聯俄容共爲背景，別具用心，則爲吾人所反對，吾人深懼中國蹈西班牙覆轍，今依張之行徑，是中國慘酷之內戰難免，吾人之恨蔣恨黨恨南京政府，實恨其獨裁黑暗，不合於民治，故詮述真相，以告全國，欲國人羣力返乎民治之途，非與蔣等有私仇而挾忿也。今張學良冒昧陷中國於西班牙之危險，其罪實無可恕，然遭此惡果，亦蔣之種其因也。故今日蔣之被扣留，及國民政府之將總崩潰，皆應有之歸宿，獨惜國家人民，至茲而更蒙浩劫，是則予所搵淚無窮者。惟有一顛撲不破之信條，即多行不義，必遭失敗，前此袁世凱負魄力才具，如果走上正路，決不致失敗之慘，今蔣之魄力才具，平情而論，實難多得，如果走上正路，亦不致失敗，而皆以私心而顛覆，則不如袁蔣者，可

以休歟？恐世之勢力家，猶慕效蔣之獨裁，繼起爲患，特於篇末揭出，大聲警告，並將庸報十二月十四日社論附錄於下，以供關心時局者之參証，藉以殿吾書焉。

張學良叛變事件

日昨警訊傳來，張學良突在西安叛變，中國國民黨現代之獨裁者蔣中正氏，乃爲張所扣留，生死不明，凶多吉少。在蔣氏個人之遇此意外，可謂七十老娘倒繭嬰兒，一朝竟敗於豎子之手。雖然，此亦蔣氏之所自召也。記者久已爲文有所言及，依最近世界之大勢，中國只有兩條道路可循，一反共，一聯共，別無其他取巧與兩全之法。反共本是一條光明安全之坦途，與日本共同防共，保持東亞之和平，乃尤爲中國圖存之要訣。而蔣氏愚昧，不知以國家之利害爲利害，僅於其私人獨裁權力上，患得患失，舉棋不定。親日固懼爲共黨所指摘，然不知排日亦仍是專替共黨造機會，而終不能爲真正共黨所容。蓋蔣氏與共黨，同一私心太重，從前蔣氏之革命也，武斷之言，革命必須由我來革。至於共黨今日之抗日，亦仍是套此老調，抗日必須由共黨來抗，實則不過假藉抗日之名，目的只在施行共產，奪取政權耳。觀乎近日間國民黨方在提倡舉國一致排日，上海共黨中之文化界權威者如沈鈞儒之流，即乘機主張推翻國民黨政權，改組人民陣綫國防政府，煽動罷市罷工，以制黨政府之死命，共黨之毒狠策略，殆已昭然若揭。此次叛變之張學良，前數月即盛傳其已投降蘇俄，勾結米毛等共匪，與新疆打成一片，赤化整個西北，以爲俄共作虎倀。今於其叛變之後，觀其通電中之主張，立即對日宣戰，改組現國民黨政府，明明與上海共黨沈鈞儒等之口吻相合。蔣氏既失着於先，遂終於墮入彼共黨之毒計中矣。雖蔣氏一人生死存亡，不足惜，國民黨惡貫滿盈，亦理應有此懲創，但從此召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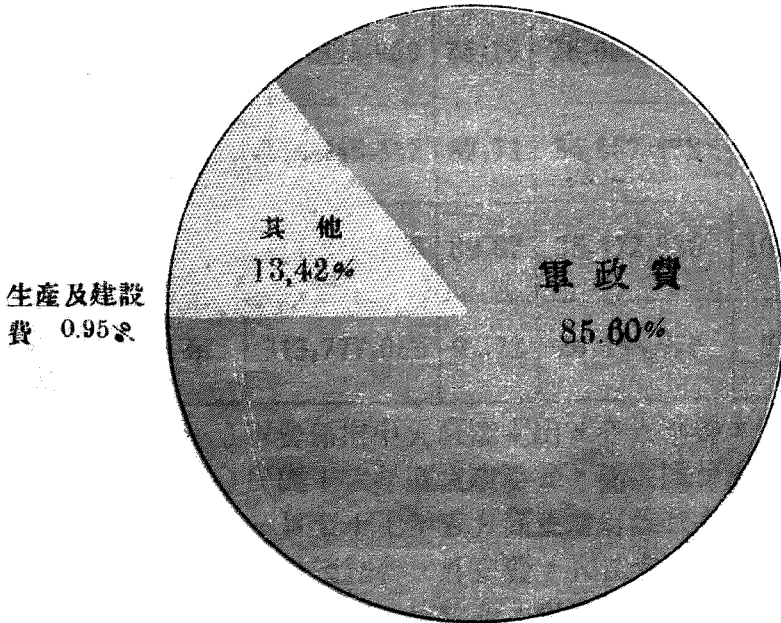
共禍，使中國西北全部，將盡爲蘇俄所有，卽西南與長江各地，亦必傳染甚易，變不可測，中國大半淪亡，東亞亦受威脅，推原禍始，仍實蔣氏一人所釀成，一死又烏足以蔽其辜乎？

若張學良之爲人，輕率浮躁，喜新好異，又心地險毒，不易窺測，半屬於紈袴公子之惡行，半亦由於紅鬍子狼子野心的傳統之惡性。其當年於父死之後，突在東北易幟，投降蔣黨，秉承黨府排日之策略以行事，致招來九一八之事變，失去其東北割據之土地，原可爲大受蔣黨之愚。不意其近年貌爲恭順，刻苦自卑，依於蔣氏膝下，奉命惟謹，而實則如劉季子入關，志不在小，乃遽以陰謀顛覆蔣氏，使蔣氏猝不及防此重大肘腋之變，殆又可謂蔣氏重復受此孺子之暗算。此中循環，若有天理，吾人殊不屑爲此等人評論是非。但張氏此次異動之背景，確係俄共，則其斷送東北之不足，又將以西北及全中國作投俄降共之禮品，要亦爲中國與東亞之最大罪人。茲願警告國人，萬勿輕信其主張對日宣戰之虛僞說話，以陷中國於紛亂。須知彼共黨之抗日，無非爲蘇俄作嫁，盜此名以實行共產而已。中國今日，惟有以反共爲最要之善策，不能再經共黨殘酷之擾害。而反共又必須與日本共立在世界及東亞之一條戰線上，方足有效，斷不能再在此時可以言輕率抗日，以墮入俄共之詭計中也。

至此事演變之結果，吾人亦有二種判斷：一爲國民黨之總崩潰，一爲中國從此將必有反共與共產二種陣綫之尖銳對立。彼國民黨近年來本已無所謂黨治，而只有蔣氏一人獨裁之治。今蔣氏爲張之所暗算，國民黨將如一盤散沙，不崩潰何待？然此亦是國民黨竊政，應得之報，無足矜惜。所慮者，國內共黨分子甚多，及此而捲入共產漩渦，四分五裂者，必不在少。國人如真知共禍可畏，反共爲宜，則乘此惟有堂堂正正，速樹立其富有世界性的反共陣綫，以決然與日方共同反共，惟反共方足以救中國，亦即是保全東亞，與日本

共榮共存。此種天經地義，國人從此非親切認識不可，而吾人所居之冀察及華北，尤忌捲入漩渦，有早行表
現其防共自治之正確態度之必要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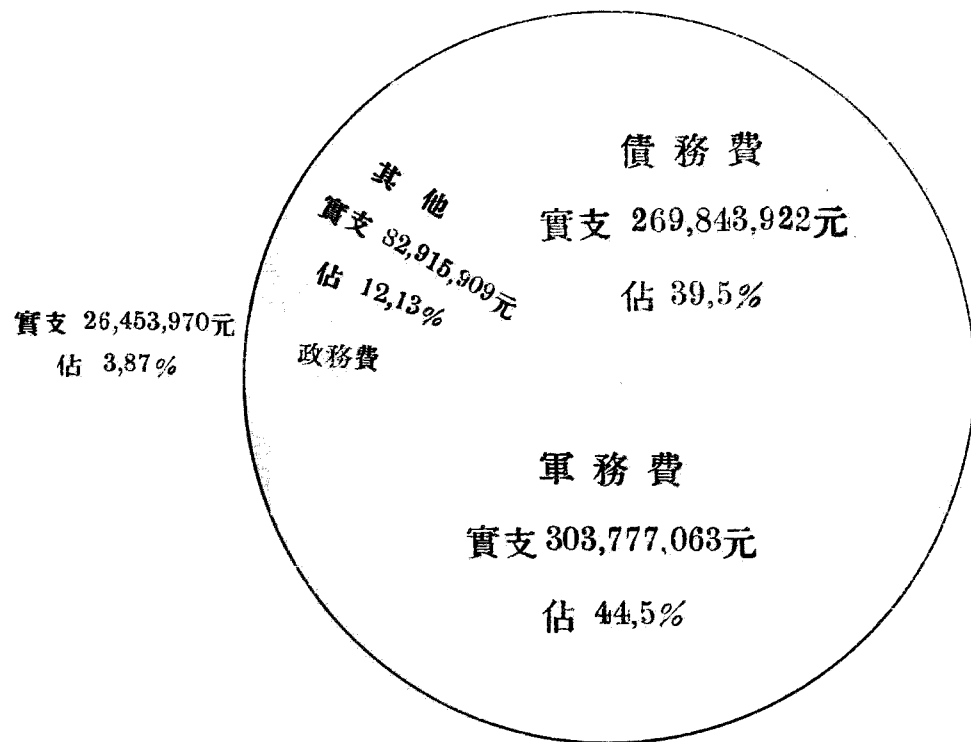
南京政府發行內國公債其用途比較圖



民國二十年度南京政府軍務費政務費
支出比較圖



民國二十年度南京政府各項支出
比較圖



南京政府所斷送之土地

與滿清政府失地比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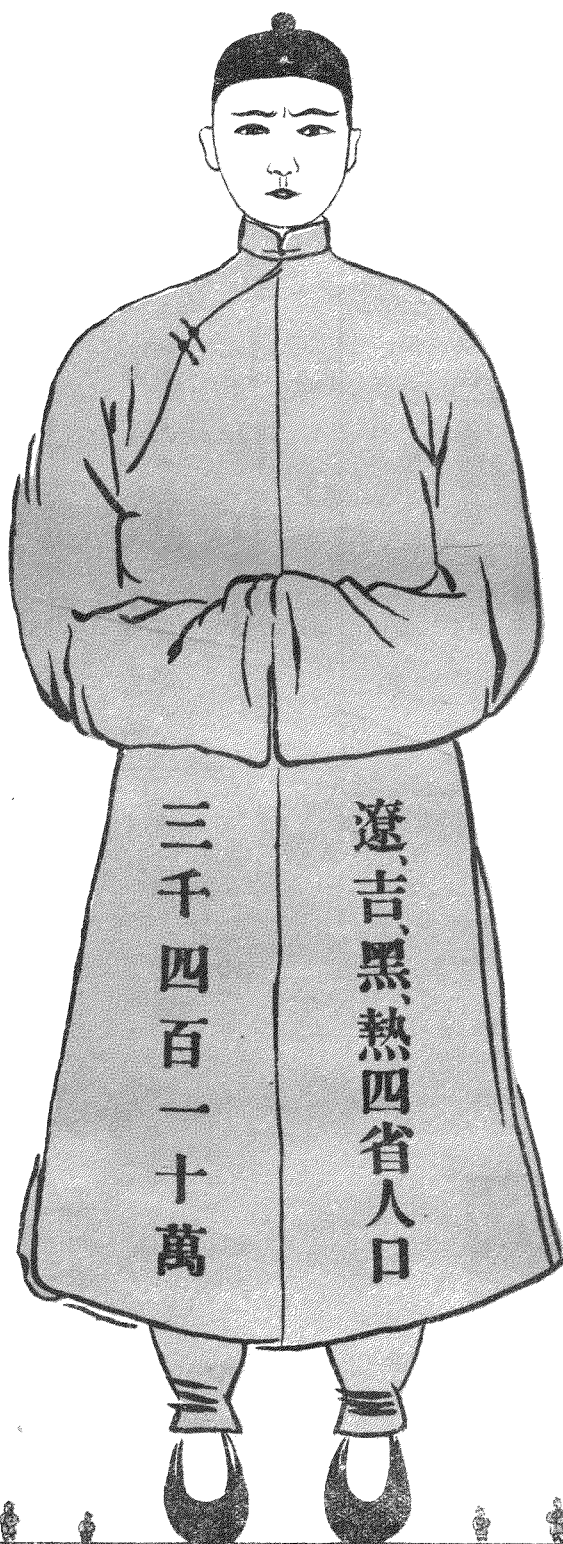
九十年來滿清
政府總共失去
國土六百九十
二萬五千五百
五十方里

(6,925,550)

九一八後兩年半
內國民黨政府及
蔣中正總共斷送
國土八百四十九
萬一千九百三十
四方里

(8,491,934)

南京政府所斷送之人民與全國最大城市人口比較



三千萬

二千萬

一千萬

五百萬



上海(三百萬)



北平(一百五十萬)



廣州(一百萬)



萬縣(七十萬)



南京(七十萬)



長沙(五十萬)



重慶(六十萬)



杭州(一百萬)



天津(三十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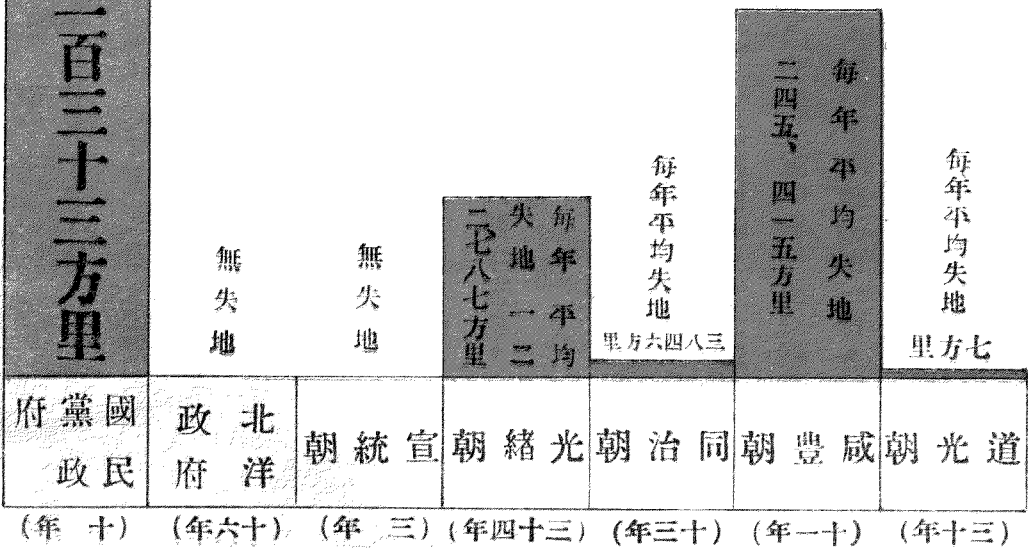


漢口(一百五十萬)

國民黨未執政以前之八十五年中，平均每年所失地不過八萬方里。國民黨與蔣中正執政十年中，平均每年之失地竟至八十餘萬方里！國民黨與蔣中正斷送國土之能力，可以說是比滿清和北洋政府增加了十倍！誰能說國民黨與蔣中正不是賣國的第一名能手呢？

近九十年中國每年平均失地比較

國民黨政府執政十年平均每年失地一百二十一萬三千一百三十三方里



(年十) (年六十) (年三) (年四十三) (年三十) (年一十) (年十三)

國民黨執政所失去之國土等於十六行省之面積



歷次失地面積比較

班洪
 (國民黨訓政第七年失去)
 1,800,000 方里

烏蘇里江
 以東(咸豐十年失去)
 1,300,000 方里

台灣
 (光緒廿一年)
 130,000

新疆西邊
 (光緒七年)
 89,000

琉球
 (同治十三年)
 50,000

雲南沿邊
 (光緒年間失去)
 315,400

香港及九龍
 (道光廿二年
 光緒廿四年)
 3,910

南新疆
 (國民黨訓政第七年失去)
 2,478,889 方里

朝鮮
 (光緒二十一年失去)
 800,000

安南
 (光緒十年失去)
 1,360,000 方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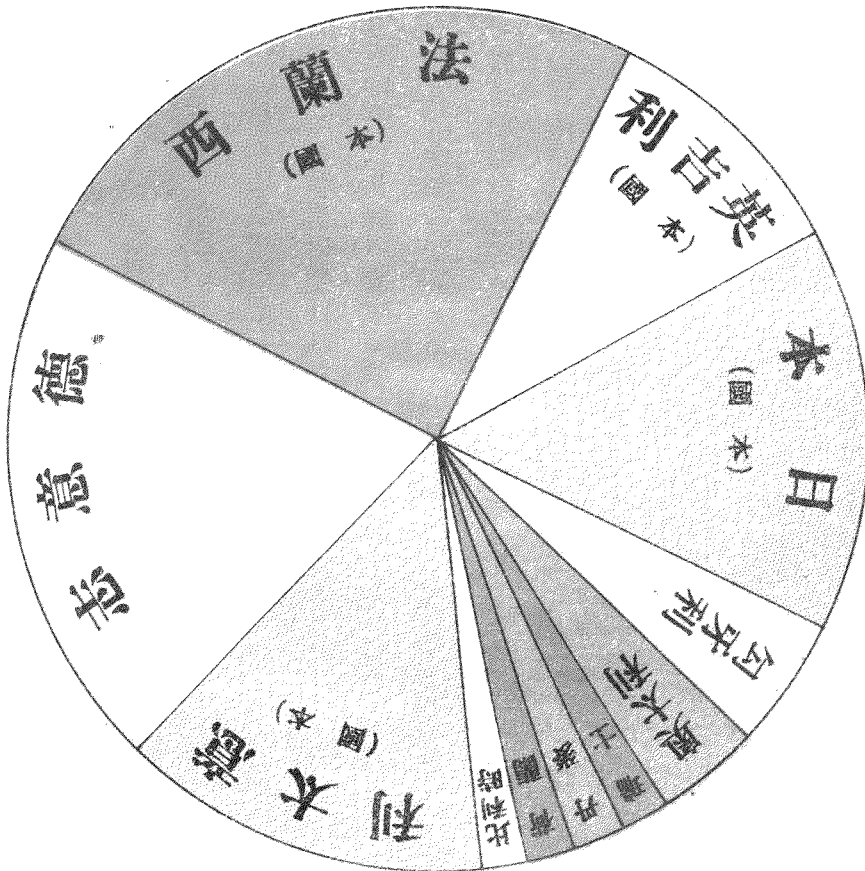
(九國)
 民國執政六年
 失去第島

黑龍江以北
 (咸豐八年失去)
 1,400,570 方里

東北四省
 及察北冀東
 (國民黨訓政第四年以後失去)
 4,218,045 方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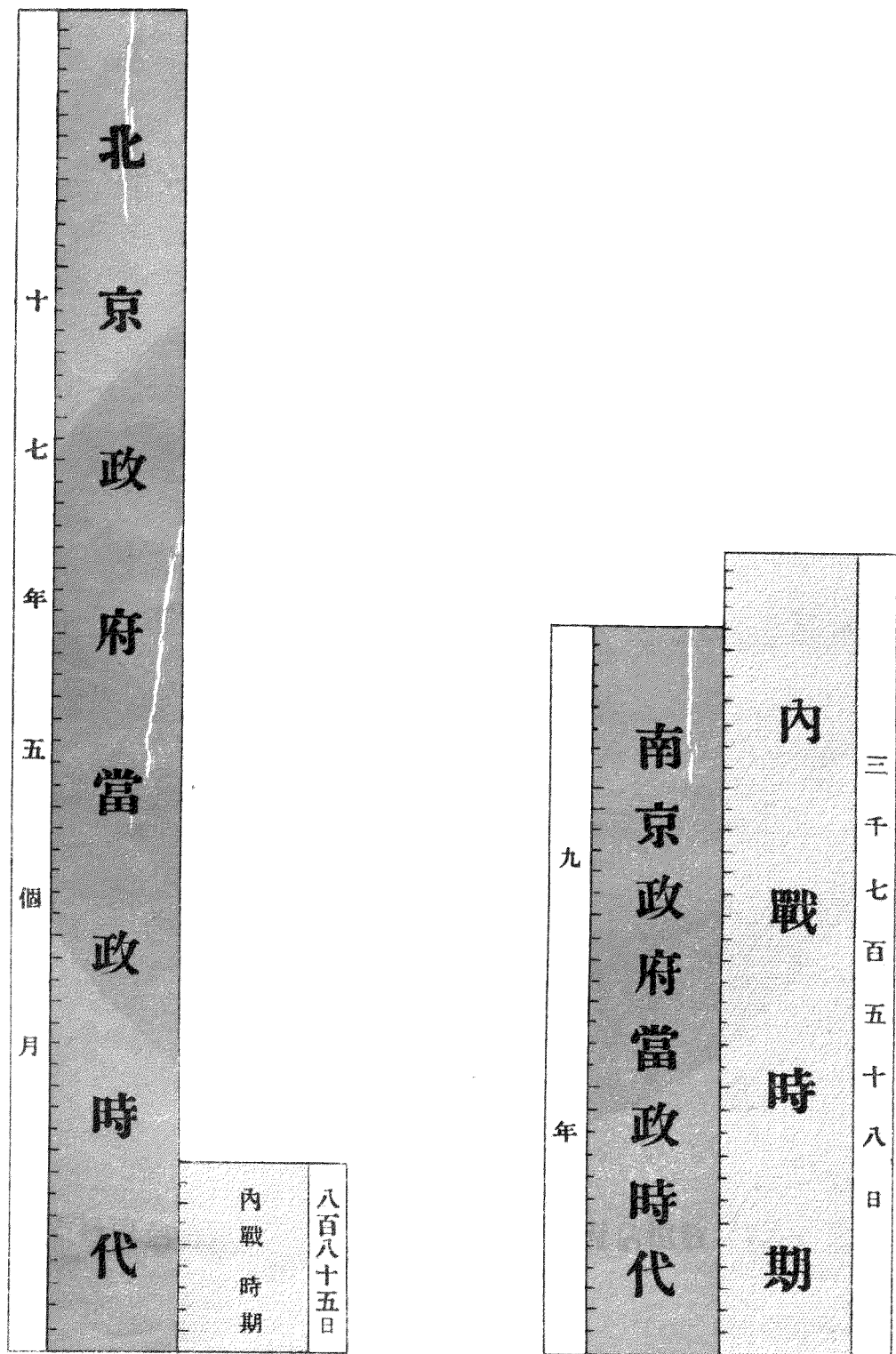
緬甸
 (光緒十二年失去)
 1,480,000 方里

國民黨失去之國土等於下列十一國之面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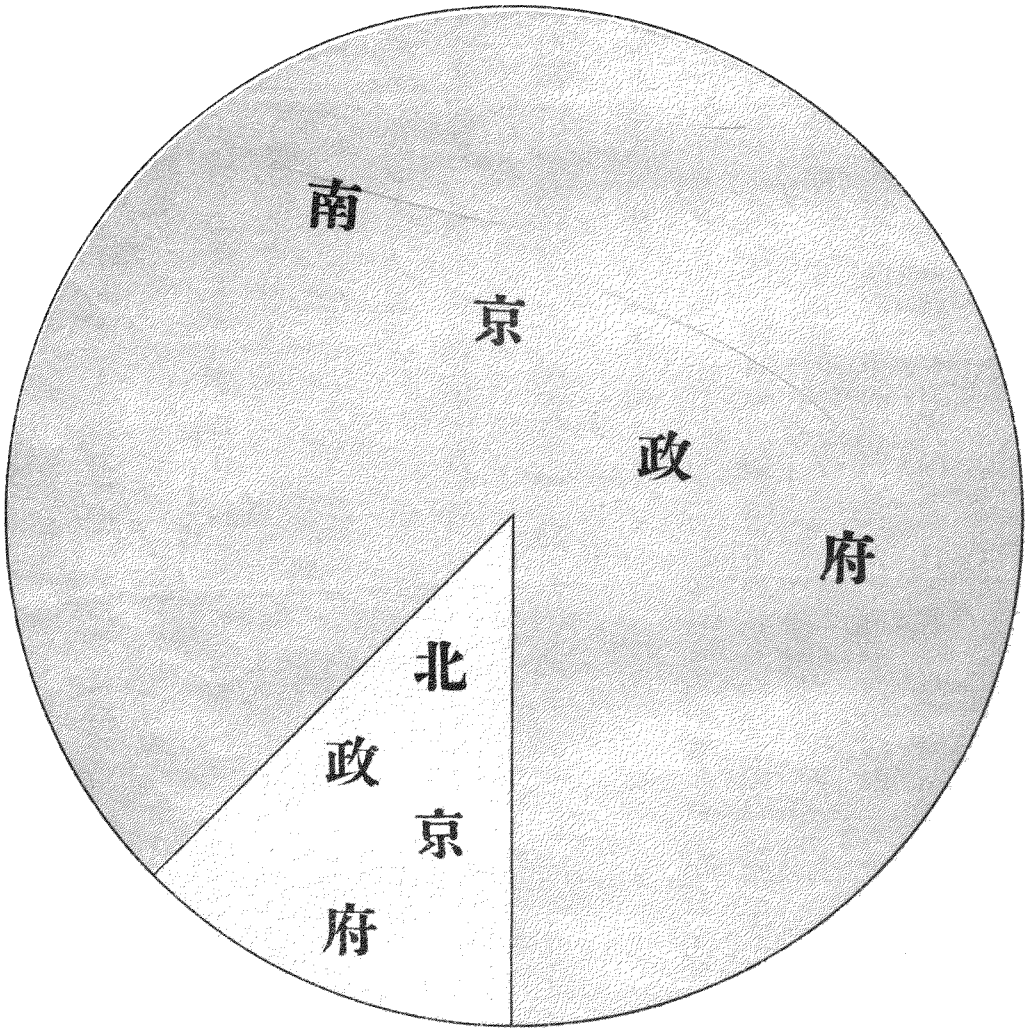


北京政府與南京政府當政時代及其內戰時期比較表

〔注〕表內每單位代表百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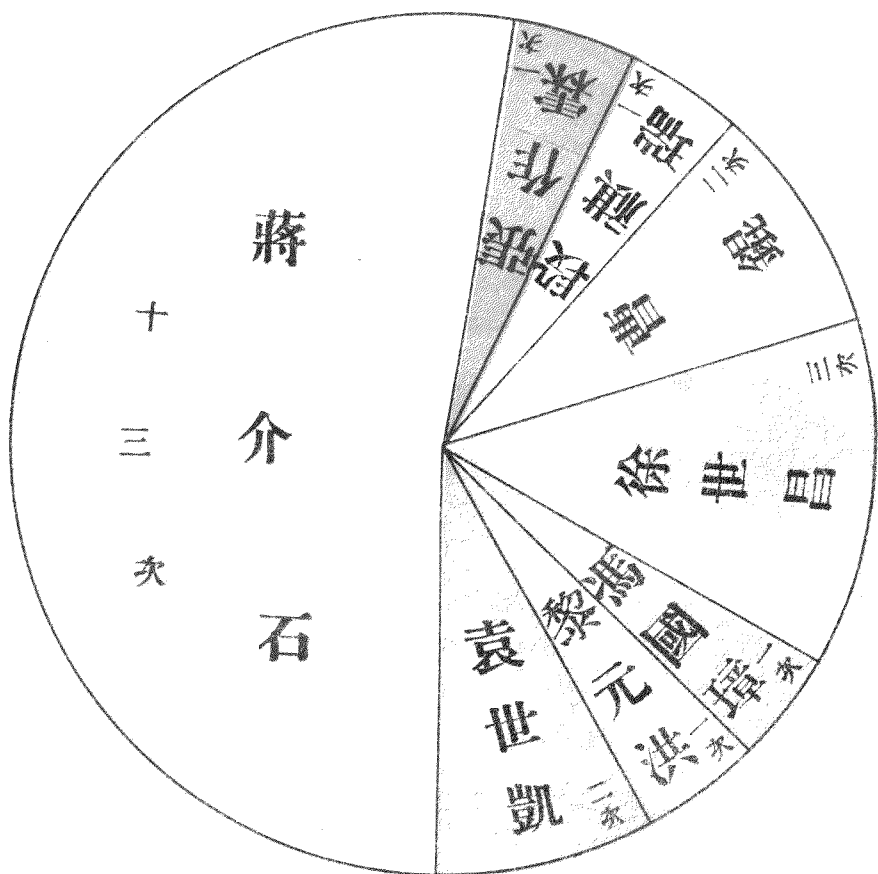
民國元年至現在北京政府與南京政府內戰時期百分比比較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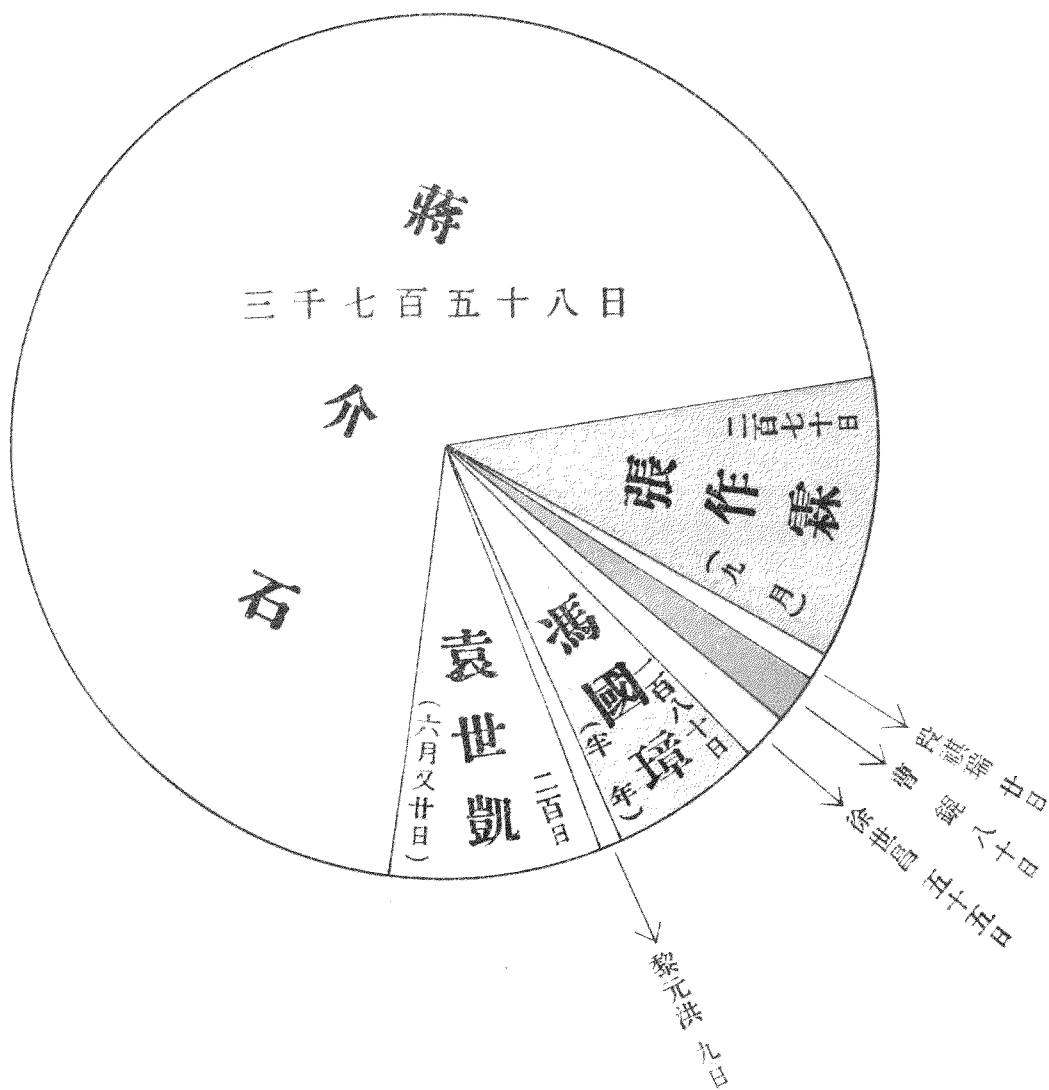
北京政府佔總數 17,8% 强

南京政府佔總數 82,2% 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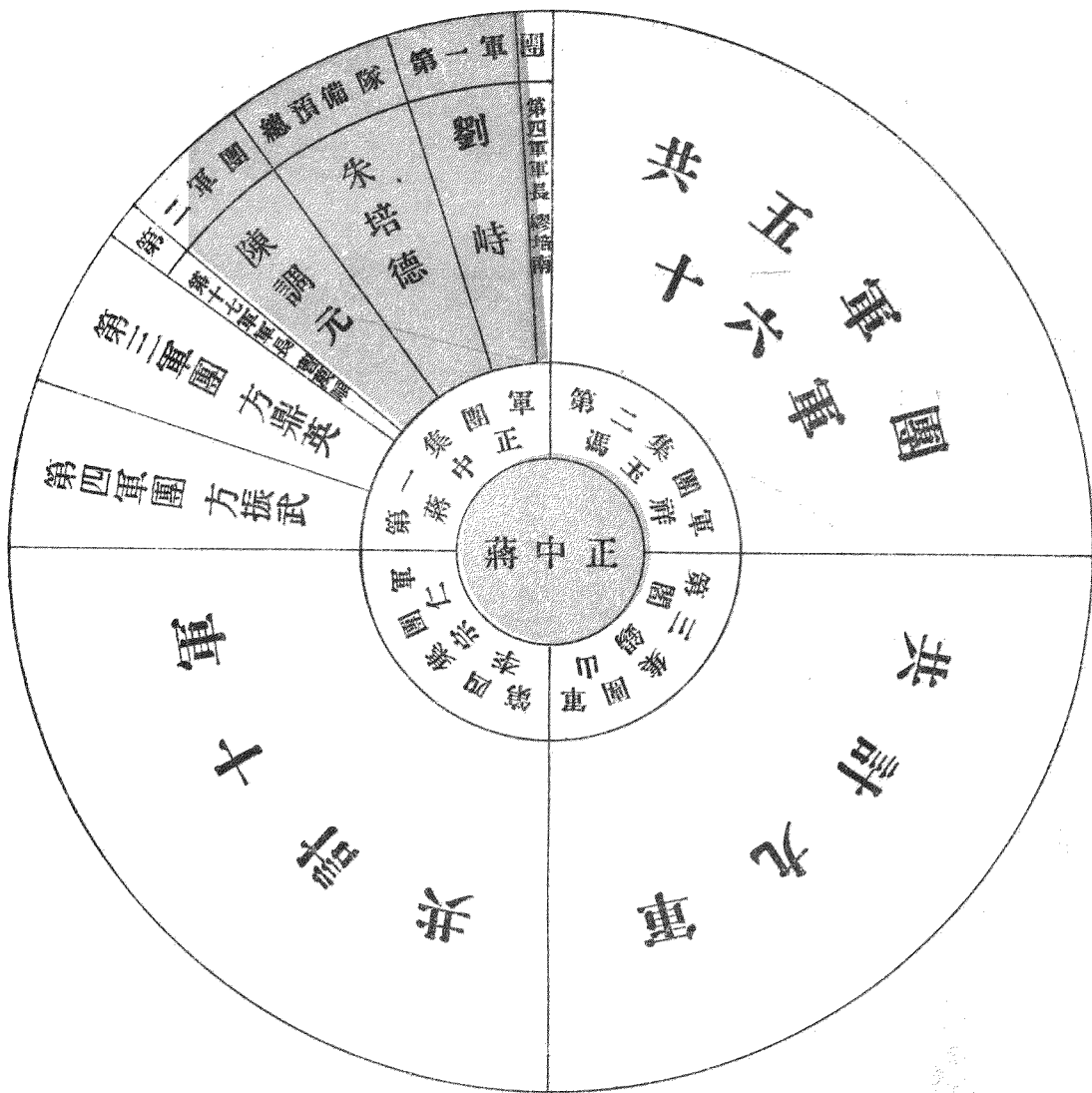
民國以來內戰次數比較表



民國以來內戰日期比較表



民國十七年第四期北伐軍北伐勝利後倒蔣擁蔣
之軍隊數目比較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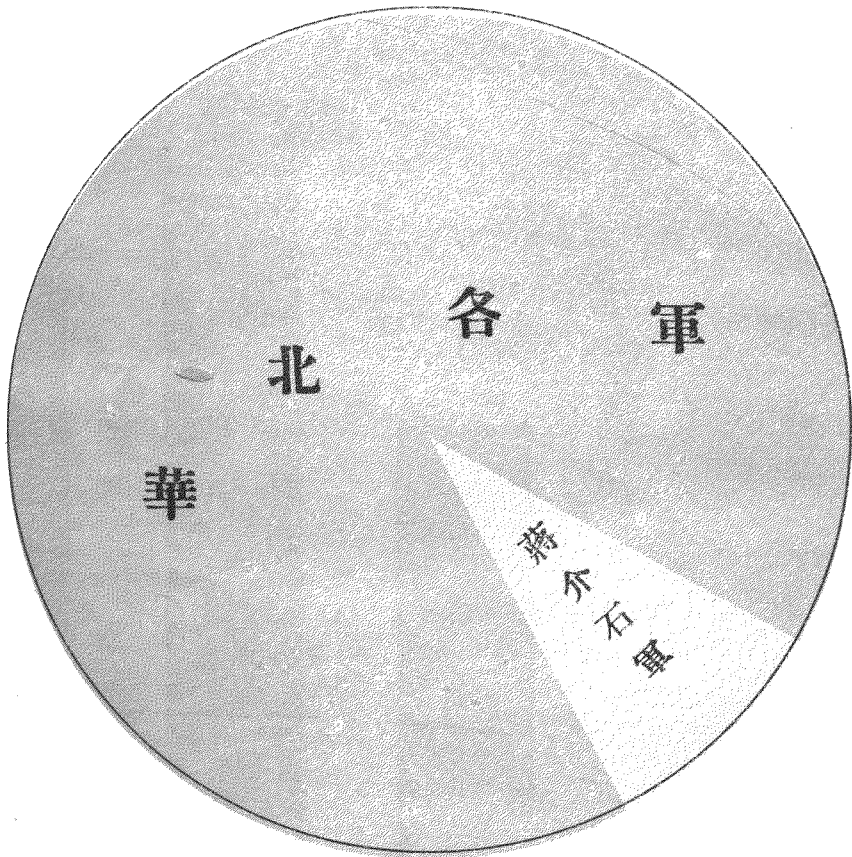


倒蔣軍隊
擁蔣軍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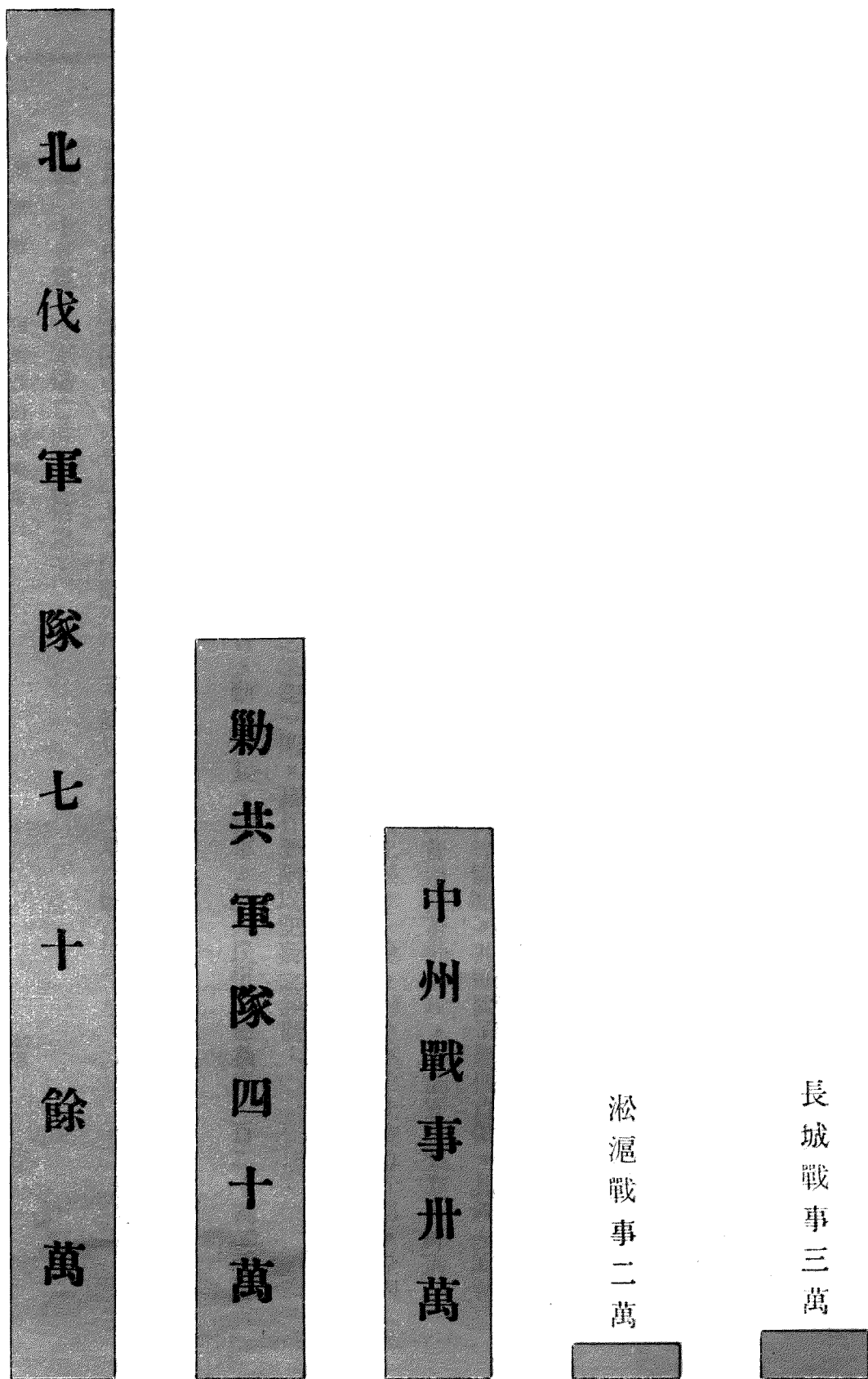
淞滬戰事十九路軍與蔣介石軍隊比較表



長城戰事華北抗日軍與蔣介石抗日軍隊比較表



蔣介石歷年參加內戰及抗日軍隊數目比較表



全 中 國 國 民

(462,152,874)



國 民 黨 員

(1,418,259)

(廿四年申報年鑑)

中 內

海 外 黨 部

一〇四、五五九人

軍 隊 黨 部

八七一、六一九人

省 市 黨 部

四四二、〇八一人

(包括鐵路海員及各機關職員)

非軍人統治省分

江浙
(驩家朱)

西山
(文戴趙)

西陝
(子力邵)

蘇江
(夫果陳)

遠綏
(義作傅)

東山
(築復韓)

肅甘
(忠學于)

爾哈察
(明汝劉)

南河
(震商)

北河
(安治馮)

夏寧
(達鴻馬)

川四
(湘劉)

南湖
(健何)

徽安
(華鎮劉)

疆新
(龍文劉)

西廣
(初旭黃)

東廣
(松慕黃)

北湖
(雄紹黃)

海青
(麟馬)

南雲
(雲龍)

州貴
(同祝顧)

建福
(儀陳)

軍人統治省分

中央 政府
 各 機 關 公
 務 員 人 數
 (申報年鑑)
 未經 考試 而 被
 任用 者

(46,266人)

(24人)
 ○
 第一屆
 及
 考
 試
 被
 任
 用
 人
 數

(203人)
 ○
 高
 考
 院
 兩
 屆
 考
 試
 等
 取
 錄
 人
 數

國民黨執政以來
官常與政績一覽圖

國民黨執政以

來十年內全

國貪污事實二

十八萬餘件

(根據人民

每月向南京監察院

控告官吏訴狀數目

估計) (參看前文)

被發現知道

部分九萬九

千餘件 (以

佔全數三分之一估

計)

人民

向監察院

控告部分

(以佔被發現部分
三分之一估計)

監察院提出彈劾部分

(佔控告部分百分之五)

政府與以懲誡部分

(佔彈劾部分百分之二十)

(申報年鑑)

(每月平均收到二百七十六件十年內)
應有三萬三千餘件

(圖 甲)

監 察 院 收

到 人 民 控 告

貪 污 訴 狀 數

目

平均每月二百七十六件
每年三千三百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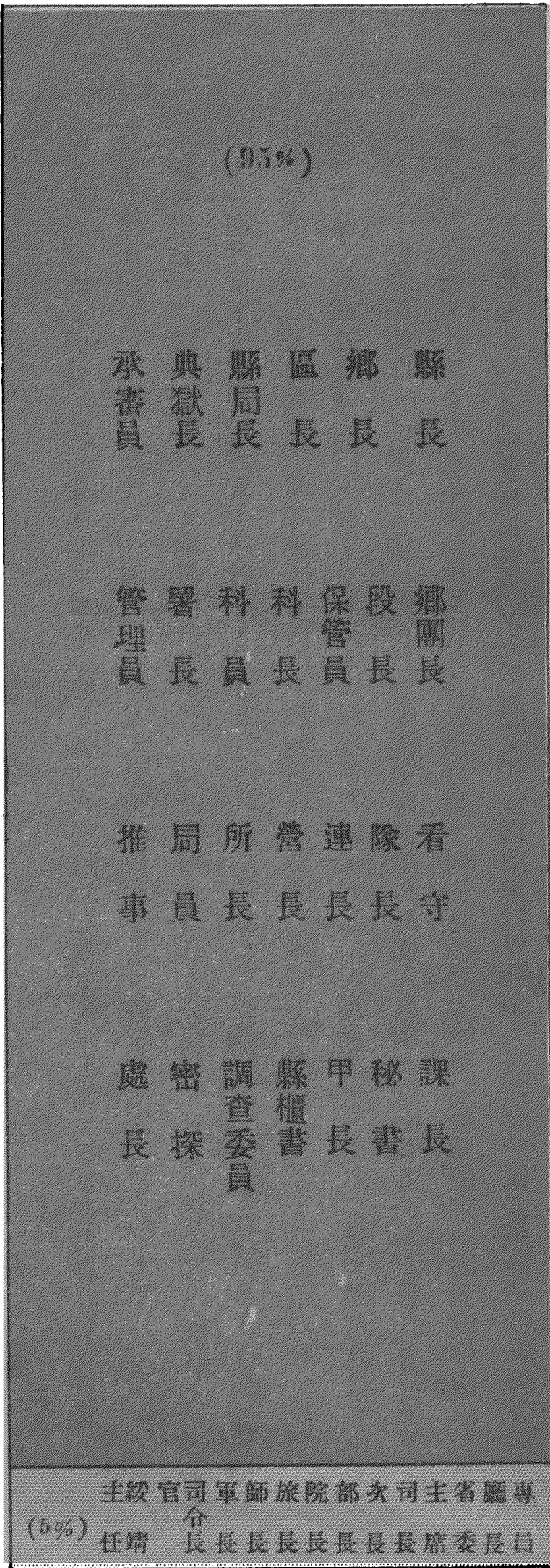
提出彈劾
平均每月十四件
每年一百六十八件

(百分之九十五無下落)

監察院所彈劾貪官污吏種類之比較圖

(蒼蠅蚊子類)

(老虎豺狼類)



(乙圖)

二十一年七月至二十二年十二月十八個月中

監察院所提出二百六十

八件彈劾案移交懲

誠之結果

(根據申報年鑑)

不受懲誠九件

撤職停用十三件

減俸 10% (二個月
至八個月) 十四件

降級七件

記過十件

申誠十件



移交後毫無下落二百零五件

監察院平均每月收到人民訴狀二百七十六件

(二十年三月至二十一年十二月共收到六千〇七十二件)



監察院平均每月提出彈劾案十四件

(二十一年七月至二十二年十二月共提二百六十八件)

懲 控
誠 訴、彈
之 劾、及
比 較

中央懲誠機關
平均每月依法
懲誠三件

撤職停用(最
重處分)十八
個月中十三件
平均每月不到
一件

